

真龙天子的七回轮转

——
祖龙

崔治平
著

真
龙
天
子
的
七
回
轮
转
——
祖
龙

崔治平 著

（由弟子自行制作）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9
第四章	57
第五章	63
第六章	85
第七章	102
第八章	114
第九章	125
第十章	151
第十一章	169
第十二章	189
第十三章	217
最后	217

前言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地球上本次人类的历史，应该从祖龙和一众高级生命创造人类开始。道家所谓“居灵阁”者，即在佛经之“光音天”上——于此“画人”后，天船载下，来到我们的空间。再给他自动化地敷上一层地球上“粗身四大”的粒子，便可大功告成也！

从前，佛经只准确地告诉了你们前半，《旧约》只笼统地告诉了你们后一块，于是人类便迷惑殊甚，无从索解，数千年来，恒堕五里雾中！

当然，这个“创造”，创造出来的只能是人类的躯体；人类的“灵魂”（姑言之）早已存在，且历亿万劫，永不刊灭！

这几千个“现代人”，才是我们的先祖，才是“真正的人”（“走出非洲”背后的故事就是这样）！

我最后再说一遍：

各种哺乳动物与你们无关；

各种猿与你们无关；

各种“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与你们无关！

光看长得像没有用，光看基因类似也没有用！大街上长得像的人有的是，并不都是你失散多年的表弟！

有趣的是人类出现的时间，请注意——为什么要在“近五万年前”？

如所周知：前溯 7 万到 1 万年，乃是气候史上的“最后冰期”。

由于世界各地冰川退缩时间并不一致，这次冰期的起始和结束时间迄今仍有争议。其上限有人甚至认为应从 11 万，或 11.6 万年算起。结束时间则更有 1.2 万、1.17 万、1 万、9600 至 9700 年等种种说法。我们以中纬度地区为标准，把它大致定在前 7 至前 1 万年，应该说，是基本能够获得学术界的认同的。

在有人类（本次人类）存在以来的这五万年里，距今 7 - 4 万年，是属于“最后冰期”的早期阶段，海平面下降约在百米。距今 4 - 3 万年（地质史上晚更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回暖，海水回升。距今 3 - 1.2 万则到了所谓“盛冰期”（最冷点在 1.8 - 1.5 万年左右），大洋海面下降最大值 150 - 160 米，大片陆架浅海裸露，极有利于人类迁徙！

在冰期里创造“现代人”的隐秘义，就在于此。

正是利用了冰期中海平面的大幅度下降，人类才得以大规模地迁徙到东南亚、澳洲、太平洋诸岛和南北美洲。

事实上，地球气候并不纯粹是一种自然进程。

来自更高生命的干预，能够使之发生剧变，譬如能够在极短时间内，使大冰盖融化，令海平面迅速蹿升一百数十米，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人类智能上的优异是天生的，创造冲动不可阻遏。因此，还在冰河期中，一大部分人群还在迁徙，另一部分刚刚稳定下来的，就已经开始了文明的创造。

可惜由于后来道德上的堕落，冰河期较低纬度上的文明种族，已经被上天摧灭无余！

这些扑朔迷离、难觅行踪的文明，可以称之为本次人类的第一波文明——较之我们在我们的“间冰期”，也就是一万年来，全球规模的大创造，他们自是显得比较次要。

迁徙并不是远征，实际上的迁徙，根本就是走走停停，但也不是漫无

目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暗中，牵引着各个“民族”，走向上天命定应许之地。

当然，在表面上，各个种群是受了邻人的压力，或是野兽的诱惑，又或是巫师的灵感指引，仿佛是完全偶然地，充填到了世界各地。

“偶然”地，四万多年前，一群又一群“现代人”来到了东亚大陆。他们或者路过，或者沉淀下来，并逐步融合——其中的大部分是蒙古人种，小部分是白色或黑色人种。

此后的中国历史到现在，也不能说是完全清晰了。近期的考古发现暗示，东亚先民的创造农业、畜牧业和陶、玉器等手工业，其时间可能远在今天我们教科书上所能判定的时间之前，因此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泛红山文化”的概念。但这段历史，由于不合题旨，请容许我们以后再说。

在很大比例的类地行星上，都有人类的创造——我们的地球只是其中恒河沙之一粒而已。

人道者，正如佛经所说，乃是五趣杂居之地也。

不光是人、鬼、兽类，许多的天人、天魔，甚至神、道、佛都要下界

轮回或修积。那么这时就要派人下界，去领导他们。

《尚书·泰誓》说得好：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历史上的所谓“真龙天子”，就是冲着这句“作之君”下来的。但是他们也有“作之师”的时候，以后的人类必会领教！

“真龙天子”一共四位：

左龙（祖龙）、

白龙、

黑龙、

西龙。

这原本都是他们的俗称，是宇宙中神灵和地球上高人们的叫法。他们其实各有其铿锵的真名，只是人类没有必要知道罢了。

每位天子都有自己的“文星”，作为第一助手——所谓“四大文星”是也。

都有自己人才济济的文武班子，往往还有神通广大的高人，受天所托、暗中襄助。打天下时，有时干脆神灵出手！

按照惯例，在每一次文明中，每位天子都要下来七次，称之为“七回轮转”，以领导人类。

按照通则，由人类的主要创造者“左龙”在地球的中心坐镇，这个中心就是世界“龙头”之所在。

在地球的本次文明中，世界的“龙头”就是欧亚文明带上的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主，包括日、韩、蒙三国！

其余三龙轮转，则可自择其地。白龙选择了中国，而黑龙和西龙，则选择主要在西方及阿拉伯和印度为王，各来中国，只有一次。

“真龙天子”者——宇宙最高生命，在人间之代表也，“居如大神，动如天地”，天国皆以“贵”字尊之。

所以在本次第一波，冰河期的文明中，他并不下来。早期部落时代和王朝草创，也不会下来——那时下来的大多是其他神灵。

直须待文明成熟，人口繁庶之后，他才会下来，开始他的七次轮转（这

也正如释迦牟尼佛和耶稣基督要择机降世一样）。

地球左龙七回轮转次序如下：

真龙第一转——武王姬发；

真龙第二转——秦皇嬴政；

真龙第三转——诸葛武侯；

真龙第四转——贞观天子；

真龙第五转——洪武皇帝；

真龙第六转——“顺、康、乾、光”；

真龙第七转——崔治平。

从上面这段我们可以知道以下三件事：

一、中国民间几千年来，所谓皇帝老儿都是“真龙天子”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大部分只是有大福报的凡人而已，有时也有一些神灵下界；

二、“真龙天子”并不见得就一定当皇帝；

三、有时的轮转是“连续轮转”——总喜欢在龙尾上，跳来跳去的“西龙”，就曾经连续轮转。他曾经化现“奥古斯都”，以及若干古罗马“皇帝”（我们中国人到哪儿都能看见皇帝！）。

1

左龙为什么要在商末下界？

这还得儿从殷商说起：

当年有娥氏女简狄生契，及长，为司徒；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

自此，其后嗣商族“宅殷土茫茫”。

十有四世，传至成汤（天乙），得伊尹、仲虺等大贤之助，洁己修德——“圣敬日跻”。感动了诸侯，感动了人民，也感动了上天。于是“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逐桀，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乃都亳，“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商多名王——《晏子春秋》曰：“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现在看来，这个“盛君”的名单，还可以加上太戊和盘庚两人。

考古发掘也证实：

持续五百数十年的殷商，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王朝。中华文明在此，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暴涨”。

虽较埃及和两河后起，但此时却已有赳赳然后来居上之势。正如《全球通史》作者所说，“在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工业上——殷商的青铜冶铸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从它的农业（余粮酿酒之多），畜牧业（祭祀用牲之多）（还能驯象），纺织业（包括丝织），建筑业（巨城），制陶（包括原始瓷器），制车（考古出不少战车），治骨，治玉，乃至文字、美术、音乐、天文、历法都能看到这一点”。

然盛极则衰，泰极否来，宇宙的辩证法（是老子而不是黑格尔式的）不可抗拒。

自武丁之子帝甲开始，衰败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史称：——“帝甲乱之，七世而陨”。

帝甲后嗣，商王武乙“射天”，慢神，被暴雷击死；

其子文丁继位。十一年，囚杀“周侯”、“周方伯”（甲骨文）、周“牧师”季历，与周交恶；

文丁之子帝乙，征东夷“人方”；

其子帝辛（纣）接位，再征东夷。

这位“商纣”，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荀子》形容此人：“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说此：“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而且：“好酒淫乐，嬖于妇人”。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帅哥，但酷嗜声色，好大喜功！

精力充沛、好大喜功的子受辛上台之后，果然是大展拳脚。

对外：穷兵黩武，倾其国力，继续征讨东夷各部落——甚至派出了战象队。

对内：则是大兴土木，“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财力不及，就残酷压榨臣属的诸侯、方国，厚敛本国百姓；滥征内外民力，继之以大量使用抓来的奴隶劳动。

有王如此，上行下效。

《尚书·微子》记载，“彼时殷商大小官员无不攘夺偷盗，作奸犯科”。

《尚书·酒诰》说他们是，整天不干正事，“不理民怨，荒湎于酒，腥闻于天。恶行种种，不及殚述”。

历史记载（辅之以考古），表明：

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是腐化堕落，日甚一日。

对于这种恶政，朝中正士和平民百姓乃至诸侯方国，当然要起来反抗；而殷纣的对策则是：重刑与征伐。

于是“小民方兴，相为敌仇”，诸侯怨叛，此起彼伏。诺大殷商，已是“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整个国家呈现出一副风雨飘摇的末世景象。

盛衰多相对，此衰则彼盛！

正当天下共主“大邑商”因内外矛盾激化，濒于灭亡之际，位于中国西部关中的“小邦周”却在悄然崛起。

2

殷与周的关系，类似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殷的始祖母简狄是五帝之一的帝喾次妃，而周之始祖母姜原更加牛叉，乃是帝喾正妃（元妃）。

史载：“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不久，生下了弃。

弃自幼以树艺为戏。及长，“遂好耕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于是“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因夏后氏政衰，其子“不窋”失官，奔在戎狄。

“不窋”之孙，“公刘”也。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百姓多徙而归之。人多则势大，“周道之兴自此始”！

“公刘”卒，其子“庆节”，立国于“豳”（Bīn）。

又八传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深受国人爱戴。

因避獯（xūn）育戎狄之攻掠，与其私属去豳逾梁，止于岐下。国人闻

之，扶老携幼，举国复归之。周边各个国家的人民闻古公之贤，亦多归之。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开始营筑城郭室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大雅·緜》（mián）说：以前的周人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处于只知道挖洞掏窑的落后状态；迁居之后则是，筑室周原，“百堵皆兴”，迅速建立起了壮丽的都城和宫殿。

见周之强，戎狄闻风丧胆，不战自退。

后世子孙赞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周颂·天作》

“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鲁颂·閟宫》

嗣后周克殷商，统一天下，追思先王筮路蓝缕之功，乃有祭祀岐山之举。（周易）

古公先有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后又与夫人太姜生季历（应该是四子）。

季历娶太任，生子昌，“有圣瑞”。

古公说：“我家后世必有勃兴者，是不是要应在我这个小孙儿姬昌身上啊？”长子、次子闻之，知道老父想传位季历以及姬昌，乃亡入荆蛮，让位幼弟。

古公卒，季历立，遵先父遗道，笃于行义。曾多次击败西戎，诸侯皆顺之。

商王文丁先是封他为西方诸侯之首的“牧师”，得专征伐。后见西岐日盛，如芒刺在背，又忌而杀之。

文丁杀季历。

季历之子姬昌立，是为西伯，也就是历史上极著名的圣君——周文王。文丁因杀季历之后，很快自己也死了。因此当姬昌发兵为父报仇时，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对手已经是文丁的儿子帝乙。

报复没有成功，周人的实力此时显然还远远不够。

但天下共主帝乙这会儿的日子也不好过——东夷的人方开始了叛乱。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帝乙主动选择了妥协，而这也正中姬昌下怀。

于是殷周两国开始了“和亲”喜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帝乙归妹”。

关于此事，数十年来聚讼不休，莫衷一是。

有人说帝乙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文王，有人说帝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文王。有人说这个女人被文王折磨死了，又有人说这个女人被文王休弃了（文王胆子也太大了！）——因为书阙有间，所以混乱异常。

本人更倾向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帝乙归妹”，指的就是太姒下嫁。

为什么？因为文王之父季历的正室就是这么嫁过来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显然是商王指婚，把挚国任姓之中女嫁给了季历，而这就算是跟殷商结亲啦。也正是这位夫人太任，生下了文王姬昌。

看来“和亲”这套把戏，古人早已玩的十分纯熟。殷商能够享国近六百年，靠的决不仅仅是武力征伐。

这一次商王帝乙的指婚对象换成了莘国。莘乃帝禹之后，启之支子初封于兹，其地在今陕西合阳。殷时或属畿内，或在王畿边上。但无论怎样，姬昌这次算是高攀了——因为有莘亦是商王至亲，当初商武王的正妃就来自有莘氏，两国很可能世为婚媾。就连大名鼎鼎的伊尹，也是以有莘氏媵臣的身份才见到商汤的。

莘君嫁女搞的十分隆重，《大雅·大明》叙曰：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侃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丕显其光。”

文王刚刚即位，上天就给他送来了新娘。这个“天”是不是也可以指帝乙呀？（“天子”作的媒？）

这位大国来的姑娘长的非常漂亮，简直就是一个天仙妹妹，这让文王和周人都十分满意。《周南·关雎》，据说歌咏的就是这位“窈窕淑女”！



图/太姒

日后，正是这位太姒王妃，为文王生下了十位王子，其中就包括武王

和周公两位伟人。在人类历史上，一连生下两位伟人的贵妇人好像也仅此一位！

“文王初载”在哪一年？

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曾经招致国内外专家们的激烈反对，由于许多历史疑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该怎样来严丝合缝地演绎这段历史。也许新发现的清华简，或者未来的某个发现会最终挽救我们，但在此之前，我们仍不免要加入些猜测。

假定断代工程的商周年表基本适用，则殷商方面：

武乙：前 1147—前 1113；在位 35 年。

文丁：前 1112—前 1102；在位 11 年。

帝乙：前 1101—前 1076；在位 26 年。

帝辛：前 1075—前 1046；在位 30 年。

岐周方面：

太王：无可考，但见过文王。听文王与吕尚说话的口气，好像那时文王已经明白事儿啦。

王季：因曾朝武乙于其三十四年，则至少前 1114 年已在位，死于前

1102 年。

文王接位于前 1099 年一崩于前 1050 年，在位五十年。

武王：前 1049 年继位一崩于前 1043 年，在位七年；前 1046 年登天子位，在天子位四年。

成王：前 1042—前 1021，年十三即位，前七年周公摄政，共在位二十二年。

文王：至少在武乙三十四年已生（前 1114 年），卒于前 1050 年，那么，文王死时至少已经六十五岁。以我推测，恐怕还要大几岁，但也不会大太多，因周公再封建时文王幼子尚少。

何以季历死时文王不即接位？是消息未到，还是内部有争执，或者文王的纪年有误？

“帝乙归妹”应在前 1099 年左右——“文王初载”嘛。此时文王已至少十六、七岁，依理推断，恐怕已在二十上下。

文王于前 1056 年正式称王，是为“受命元年”，“受命七年”崩。

武王于“受命九年”孟津观兵，“受命十一年”平商灭纣，十四年崩。若武王生于前 1096 年，则刚好五十四岁——合于《竹书纪年》。

文王有庶子，当然也有庶妻。在我想来，这个（或几个）庶妻，很可

能是太姒出嫁时带来的女孩。古时诸侯嫁女须以同姓娣侄或奴仆陪嫁，所谓“媵”也。文王当时作的是西伯，又由天子赐婚，岂有太姒无人陪嫁之礼？

太姒主内，而文王主外。

众所周知，周文王乃是天生的政治家，“内圣外王”的典范，标准的“三代之英”。

“文王之德之纯”，足可与上古圣王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比肩絮量。

仁民爱物、忠厚存心，乃是周家祖风：

公刘“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恩及草木。

太王是宁可弃位，自窜也不愿人民有所损伤。

至其三子——则“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

到了文王这儿辈，这种美德更加发扬光大！

对神：“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对父母：“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修己：“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端庄恭敬，善良而又光明；“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从不以暴力建立威信；“雝雝在宫，肃肃在庙”，所到之处，庄严而和谐。

他也因此才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在天子的朝廷上，文王更是“上贡必适，祭祀必敬”，让人挑不出礼来。

当然，作为真正的孝子，杀父之仇他是不会忘记的。

史载：文王继位之后，遵循后稷、公刘，祖、父之遗则，笃行仁政，崇尚道德。尊敬老人，慈抚幼少，惠爱黎民。发布政令总是先照顾鳏寡孤独、贫苦无告之人。

周国的税负很轻，“周人九一而助”，只纳九分之一的税额；而且山林水泽，任由百姓樵采捕捞；各个市场也从不征税。偶尔有犯罪者出现，也不株连家属。

虽然周国和当时的所有方国一样，也采取仕者世禄的继承制度，但文王极能礼贤下士。他为了接待贤能之人，常常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因此天下四方之士多往归之。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yù）子，辛甲大夫等人。

不仅如此，文王自己在国内也培养了大批人才，诗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整个岐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好一派融融君子之风！

文王宽以待人，“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闻过则喜，从谏如流。

对于自己则要求严格：他生活节俭，非常勤政，一有闲暇就穿上普通人的衣服，下田劳动，或者放牧牛羊，很少有君主们的田猎游乐之事。

三代封建，层层分权，天下并不只有一个中心。文王施行仁政，声誉日隆：“**鬻鬻（xìn）**文王，令闻不已”，终令各国诸侯和人民倾心归附，使得岐周小邦，数十年中，日益滋大！

这个时候帝乙已死，其子帝辛（纣）在位，而文王这时在殷商朝廷上已混成了三公之一。

另一位三公九侯有个漂亮女儿，九侯把她献给了帝辛。但这个女孩不

喜欢酒池肉林中，男男女女裸体追逐，白昼宣淫那一套。纣王大怒，一气之下把她杀了，并且无端迁怒，连带把九侯也剁成了肉酱。三公之一的鄂侯据理力争，纣王愈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鄂侯也杀了做成肉干。

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三公西伯姬昌哪敢再谏，只在暗中叹息罢了。

奸臣崇侯虎正在嫉妒文王，乃进谗言道：“西伯天天行善积德，已经把天下诸侯的心都吸引过去了，这恐怕对天子您将大大不利”！

纣王听了，认为崇侯说的有理，姬昌的确可虑。于是故技重施，把文王抓了起来，囚禁到羑里监狱。

对于羑里之囚的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有三年、七年，甚至还有六年等几种说法。

正是在羑里软禁期间，姬昌作出了一件震动天地的大事：写出了《周易》卦爻辞。

数百年后，孔圣人出，韦编三绝而赞易，写出了《十翼》，二者合编，《周易》遂为天下第一经。

文王之前已有古老的伏羲八卦传世，称为“先天八卦”，它以“乾坤坎离”定四正。文王则易之以坎北、离南、东震、西兑，给它们重新定了位，此所谓“后天八卦”也。他把八卦两两相叠，推衍为六十四卦，共计三百八十四爻。卦爻皆系之以辞，用来占筮。占筮的工具是五十根蓍草，后世则改为铜板、硬币。

《周易》之具体内容，网上尽有，恕不赘述。

关于《周易》如何解说，人类争论了足足有三千年之久，迄今互联网上仍是硝烟四起、口沫横飞！

本人不才，今天就为诸君在此做一最后了断。

各位网友若不嫌我冒撞，我就直说：

一、《周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答：文王之《易》是从宇宙信息库（藏识）中提取信息用的——当然由于后人的讲解、增益，它又成了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

二、文王《易》来自哪里？

答：文王《易》实际是来自天上——这是下层天国的高级生命所经常用的一种预测方式——这样可以节省能量。超级生命，直至最高生命有时也使用，但是他们更加常用的是直接使用神通去查找过去未来。

三、伏羲易和所谓《连山》、《归藏》又作何解释？

答：让它们先期出现就是为了给真正的《易经》下传打掩护。

四、文王《易》的准确度如何？

答：达不到百分之百。文王《易》并非天国的原文，为了迷惑世人，姬昌把它换成了人间的近似语言。加上后人有时曲解，准确度就更差些。

五、周文王到底是什么人？

答：此人乃超级生命降世，但没有消除记忆和神通，所以有通天彻地之能（说明见后）。

文王祖父古公本人就有预测能力，如此方能见孙有“圣瑞”而名之为“昌”；“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的精准预言，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幸的是，中国人民已被某一世俗教派彻底洗脑，基本上都成了废人，听闻真理，必会以为作者在这里痴人说梦！

我可以把《史记》原文摘来几段，谨供为数不多的有识者参考：

人类自诞生（近五万年前）一直到文明出现，基本上都处于先天原始状态的统治之下，能人异士层出不穷：

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聪以知远，明以察微”；

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大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这类例子，史书上多得是，上古酋长基本上由此类人充任。当然现在的中国人是啥也不信了——一概以迷信视之！

朱熹说：“一部《易》只是卜筮之书”，不要“弃卜筮而虚谈义理”！

周礼规定，用《易》占卜。在《左传》、《国语》中，《易》皆用于占筮。

——不正是因为它能“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吗？

那段名言说得极好：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於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於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我想我已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包括乾用九，坤用六）铺排开来，解释能力漫天极地，足以应付无穷事变？

——因为它是天上人间一致推崇的预测术啊！

那么，为什么丢几个铜板就能突破时空障碍，获取阿赖耶识中收藏的海量信息呢？

答案上段文字也已经给出：心诚则灵，感而遂通。

其实，宇宙万物都是有灵的——禅定修到法眼通以上的大德们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举个例子：

当代最顶尖的道家高人怎样卜算？

他和文王一样，是用不着使用《易经》的。

他用铜钱起卦后，会在眼前生起一幅完整的图像（“卦”者，“挂”也）。不仅如此，这个图像还会自动变化，从而预示出事物可能的发展轨迹。图像旁边往往配有说明文字，有时候干脆就是一首诗（四言、五言、七言等等）。

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他都可以卜算。

历史上的《推背图》，估计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人家也得儿改写一下，故意弄错一些也说不定。

这与世界各地用水晶球预测的高人有些类似，诺查丹玛斯的水平显然也很高。

总括一句：

易学机理深奥无比！

宇宙智慧不可思议！

3

文王被捕以后，家人和朝臣非常着急。

他们急忙找来了有莘氏的美女（估计是太姒夫人管娘家人要来的），骊戎的骏马，有熊国的九驷（三十六匹马加上战车），还有其他奇珍异宝。赶紧赶入商京，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献给了纣王。

这一下纣王倒被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姬昌何罪之有啊？于是不仅马上赦免了姬昌，检讨自己上了崇侯虎的当，并且把弓箭斧钺赐给文王，让他从此可以随意征伐不服从的邻国，不必再请朝命。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自羑里脱归之后，文王姬昌的后福真是源源而至。

最大的后福是他遇到了一位绝顶的高人，并且拜为自己的太师——这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圣人、武成王姜子牙。

话说一向勤政的周西伯这天儿忽然感觉烦闷，非常想出去打猎。在打猎之前他卜了一卦，卜辞是：将要得到的既不是龙也不是螭（无角龙），

既不是虎也不是黑（一种熊），将要得到的是图霸称王的高级助手！

西伯大喜，立即出猎，果遇姜尚于渭水之南。

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以文王这种三代圣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能力，千年之内几乎不做第二人想，但与此人略一接谈，却感觉如同触电，几乎马上就要拜倒在地——哇塞，这儿老爷子可太厉害啦，简直就是一位活神仙下凡！其知识之渊博，见识之卓异，正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如蛟龙之不可测，如沧海之不可极，如宇宙之不可穷！

估计文王姬昌当时高兴得几乎当场就要昏死过去，镇定了好久，他才说：我的爷爷太公早就预言：“将有圣人到周国来，周国将因此而一统天下”！今天您真的来了吗？真的是您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家太公已经盼望您好久好久啦！

当即把老先生请上车，回朝，立即拜为当朝太师（首相）和自己的私人老师，主管一切军政要务；号之曰：“太公望”——我爷爷企望中的圣人！

接着是派出豪华车队，从东海之滨某某城某某市（日照？）的棚户区，千里迢迢接来老先生的一大堆家眷，并立即与之连姻，让自己的太子

姬发娶了老先生的小女儿邑姜，立为正妃。

这位姜尚姜子牙到底何许人也？

史册记载：此人乃东海（今之渤、黄、东三海）岸边人士，一介平民而已也。其先祖尝为四岳之一，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吕地（南阳宛县）。他本姓姜氏，或从其封姓，所以又叫吕尚。

吕尚家早就破落了，家里很穷。他早年曾在殷都朝歌屠牛卖肉，黄河渡口孟津卖酒。据说也做过殷商的官员，可能是品秩太低的缘故，同朝为官的姬昌根本就不认识他。

关于他的早年和中年经历，还有很多种传说：什么算过卦、卖过米、种过地、打过猎、放过牛、捕过鱼、学过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也难稽考。

总而言之，这是商末的一位下层平民，虽有自由，却无资本。每日胼手胝足，沐风栉雨以求一饱。常常混的穷困潦倒，朝不保夕；往往漂泊不定，颠沛流离。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此人却没有悲观沉沦，而是逆流而上，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修，正当商周交接，天下将

乱之际，终于蓄积起了惊人的能量——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雄才伟略、高瞻远瞩的潜在政治家、军事家。

正所谓：

“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据专家考证：齐太公生于商王武乙时期，一生经历了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和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七代；曾服务于帝乙、帝辛、文、武、成、康六代帝君。

太公遭遇文王，应为公元前 1056 年（受命元年）或稍前。彼时太公 70 左右，文王 60 左右，武王 40 左右，太公小女邑姜 20 以下。

但何以武王晚婚若此，却又令人迷惑不解？莫非周人三十而娶，而恰值文王被拘，世子不悻，故而未婚？或者世子前此已有侧室，只是未育，故而史籍不传？

孔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

尉繚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主而不

听，人人谓之狂夫。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

太公死时，已是周康王六年。《史记齐世家》：“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或言其一百一十余岁方卒，也未可知！

如果我们把本次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暂时抛开，那么在近五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几乎有四万年是属于“先天时代”。

我们若以农牧业的出现为“文明”，则可把二者并称为“先天原始时代”。彼时统治人类的思想是“万物有灵论”，统帅各个氏族、部落的则是“酋长——巫师”。那是一个“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时代，所谓“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旦有语，夕有语”。

许多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超能力直接交通上天，天神也常常下来，巡游省方。

农业文明开始以后，人类的私欲日增，先天能力渐渐减弱。高级生命也很少下顾，于是颛顼下令“绝地天通”的神话就诞生了——“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人和神之间拉开了距离，但仍然是以神为主，以神为本，属于“神本

主义”文化。

“神本主义”文化的最高峰，就在殷商。

正如《礼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史料和考古发现证实：

殷人好卜：殷商从上到下，事无巨细，先卜而后行。可以说是无日不卜，无事不占，极端宿命论的思想笼罩着一切；

殷人惧崇：日常起居，禁忌极多。简直是四处闹鬼，无处不崇，举手投足，动辄得咎，把自己搞得几乎精神分裂；

殷人好祭祀：祭祀之频繁，花样之繁多足以使现代人崩溃。祭典上杀羊杀牛杀狗杀人。凡有大事，如祭神祭祖，求雨求年求祛疾求长寿，乃至新居落成，陵寝告竣，必杀人以登闻；

殷人好杀殉：诸侯与商王一级杀殉，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一些是近臣姬妾，但大部分是抓来的奴隶。有青年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其杀戮方式：砍头、活埋、宰割、焚烧不一而足，真是惊心动魄，令人发指！

晚期的上层殷人，已经堕落为一个“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的野兽种族。他们“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四出征伐，把无数的苦难倾倒在周边的方国部落，倾倒在数十百万无辜的人民！

如何处理“天人关系”是古今思想界一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你倾向于以神为本，还是倾向于以人为本，其实最终都应该追求一种平衡，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信仰，极端倾向绝不可取。

有神论的确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主要用禅定中开发出来的各种功能），但由此走向极端也会变成迷信，变成对高级生命赤裸裸的侮辱。

象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每年杀人数千，日以杀殉娱神；
象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大搞宗教裁判所，到处搜杀女巫；
或者象现代的宗教极端分子，鼓吹杀戮平民，也能进入天园。

这不是肆意妄为是什么？等待他们的是地狱。

道德崇高的高级生命，岂会喜欢这种货色！

以人为本的立场更正确一些——但发展到极端也会变成邪说、邪教。

譬如，达尔文的演化论，胡说人类起源于猿猴，就是一种邪说；而那种在毫无深入研究的情形下，断然否定高级生命的存在，断然否定灵魂的存在，断然否定永恒道德的存在，整天鼓吹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思想体系应该叫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这是一种可怕的学说，仿佛瘟疫，曾经毁灭许多国家，迄今还在使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败坏。

总之：

神本的极端是抹杀人，一切为了神，人变得可有可无；

人本的极端则是抹杀神，斩断了自己的根，斩断了自己的神圣来源，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人同样会变得轻如鸿毛，贱如草芥！

在神本主义时代，理性的光芒也会不时闪烁。譬如商初的伊尹就经常说：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天难谶（相信），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

——诸如此类。

但睿智的贤圣终归是少数，蒙昧主义最终必定会卷土重来，占据优势，它集中表现在殷商末王子受辛的名言：——“呜呼，我不有命在天？”

高踞在大邑商宝座上的旧天子们深信自己“有命在天”，“荷天之宠”；潜伏在暗处，正准备战胜攻取、取而代之的新天子和群臣们却深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在在下看来：周初人们天命观之纯正，实非前后世代之所能及：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

光明伟大的上帝，象太阳一样照临着下土；他监察着天下四方，关心着人民的疾苦。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上天监视着下方，天命已经属于文王。

“天监有周，昭假于下。”

“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笃生武王，保右（佑）命尔，燮伐大商。”

“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时迈（按时巡视）其邦，昊天其子之。”

“上帝是依，无灾无害。”

.....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正如伟大的屈原所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图/周文王像

在周初的四位巨人中，文王的政治思想因西晋永嘉之乱，今、古文《尚书》相继散佚，保存下来的很少，但其“敬天”、“明德”、“慎罚”以“怀保小民”的主题思想十分清晰。

在政治实践上，文王作为人君先“立仁于己”——“古之政，爱人为大”（孔子），“治世莫若爱民”（宋·王昭素）；然后躬行仁政：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谦让（七教也），使得境内：“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朴，男恧而女贞”，境外：“来远怀众，仁名远播”，天下之民归之若流水，连很多奴隶都逃过来了，以至文王不得不颁布“有亡荒阅”的法令。

“划地为牢”，“泽及枯骨”的爱民故事，流传至今！

文王深明天道，深谙宇宙的辩证运动。以下《易经》的卦爻辞足以说明这一点：

“潜龙勿用”；

“亢龙有悔”；

“大人虎变”；

“君子豹变”；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有孚光亨，利涉大川”；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

（不能把握时机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有备无患）“劳谦君子，有终吉”。

在新发现的《保训》中，文王谆谆告诫嗣王，要：“自稽厥志（自我省察），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不要违背老百姓的愿望），厥有施于上下远迩（才能普济万民）”。

告诉武王，古昔圣王的施政秘要就是一个“中”字，要“建中于民”，要以中道治国。

灭商之后武王真的也要“归中于河”——迁都于黄河中游，“莅中国而抚四夷”，是不是受了文王的暗示呢？



图/周武王像

武王姬发作为思想者显然不及文王、周公和太公三位来的声名显赫。但他的思想非常明澈：

“惟人万物之灵；”

“天矜（怜悯）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惟天阴鹭（保护）下民，相协厥居；”（使他们和睦相处）

“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虽有周亲，（至亲）不如仁人；”

“亶（诚实）聪明，作元后，（天子）元后作民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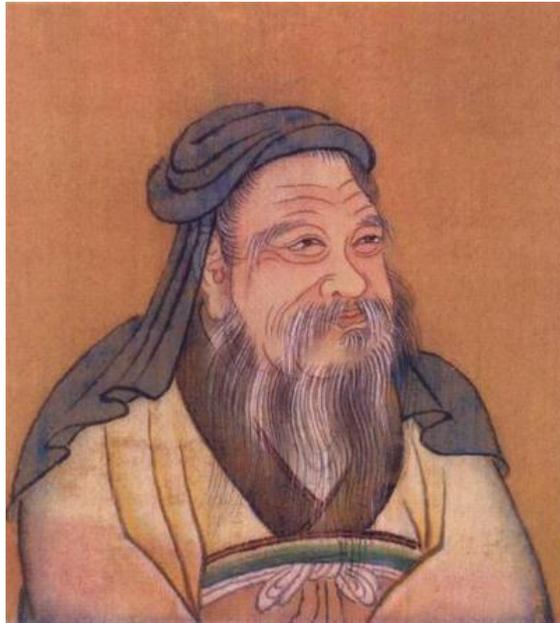
“惟天惠民，惟辟（君主）奉天；”（以安民也）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抚育我才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敌人。

——民本主义的立场何等鲜明！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概而言之，这就是一次从“神本”到“人本”的急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公姬旦。



图/周公旦像

这是一位让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拳拳服膺的伟大历史人物，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尊之为“元圣”。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那么在两千年的三代封建社会中，周公旦就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奠基人。没有周公，儒家简直就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百家争鸣”似乎也无从谈起。因此汉唐以降，明清之前，历朝都是“周孔”并称——魏晋之际的嵇康就是因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而被诛杀。

东征之后，周公第二次大分封，制礼作乐，不仅开启了有周八百年璀璨辉煌、仪态万方的礼乐文明，并且为嗣后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调。

我国上古文献遗存甚少，而在《尚书》和《逸周书》中，有关周公的记载是最多的；在诸子百家的追述中，周公也往往在唱主角。

旧说《周礼》（周官）《仪礼》两书为周公所作，谓之“周公致太平之迹”，“非圣贤不能作”，太史公司马迁就持此说。

近人则痛诋之，以为文辞不类，不够诘屈聱牙，必是战国时人伪托。他们显然忘记了，司马迁本人就经常改写古文，把它改换成通俗的汉代口语。战国诸子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古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普通人又怎么会擅自写出这样两本书来，且又如此的精详周密、和谐典雅？

《周礼》和阐释它的《礼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吉凶军宾嘉”五礼兼具，影响深远，直迄清末，成为历史上第一部

完备的制度纲领。

孝悌仁爱、温文敦厚是周公的天性——“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

（《史记》）他把自己宽裕温柔的个性，把周人浓郁的血缘亲情贯注在周礼中。“善继人之志”，“成文武之德”，提倡“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祀德纯礼，明元无二”。缔造了西周这个令孔子和后儒推崇备至的理想社会，把中国第一个文明时代（三代）推向了巅峰——自己也成了儒家最高的人格典范。

周公“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其论列九德：“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明刑）”——法治乃其末也，并非今人所说“德法并重”。故后世汉宣帝刘询以：“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抢白太子。

周公的思想博厚高明，兹举数例，可见一斑：

“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

“若保赤子，唯民其康乂（康乐安定）。”

“民情大可见，小人（小民）难保。”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与民利者，仁也；为民犯难者，武也。”

“王欲求天下民，社设其利，而民自至。”

“德以抚众，众和乃同。”

“维明德无佚（失也），佚不可还（失去就找不回来）。”

“肆惟王其疾敬德（现在王要加紧推行德政），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王该用美德去向上帝祈求长久的国运）。”

“惟命不于常（天命无常），汝念哉（你要小心啊）！”

殷商“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天非虐（并非上天虐待下民），惟民自速辜（是人的罪恶引来了灾难）。”

罚过：“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周公深得文王真传，追述其父：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在昔文考，躬修五典（五常之教），勉兹九功（慎不可犯的九种过错，如：淫巧破制，荒乐无别等等），敬人畏天。”

周公行政：“老弱疾病，孤子寡独，惟政所先。”“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士归之。”“关市平，商贾归之。”“分地薄敛，农民归之。”

周初三圣之树立，正如《中庸》所赞：“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对于我所说的道家高人卜卦，眼前会出现图像，很多人表示怀疑。那么请参考科学奇才尼古拉·特斯拉的经历：

“如果有人对我说出一个词，那么这个词所示意的物体的景像，便在我的眼前生动地浮现出来，有时候我都无法分清，究竟我看到的是否真有其事。这使我万分难受和焦急。我请教那些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的研究人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令我满意地解释清楚这种现象……”

特斯拉推论，这些景像并不是幻觉。每当夜阑人静之时，他曾见到过的丧葬或者别的叫人心悸的情景，便在他眼前活灵活现地涌现出来，如果他把手伸过去，这种景像也还是留在空间里纹丝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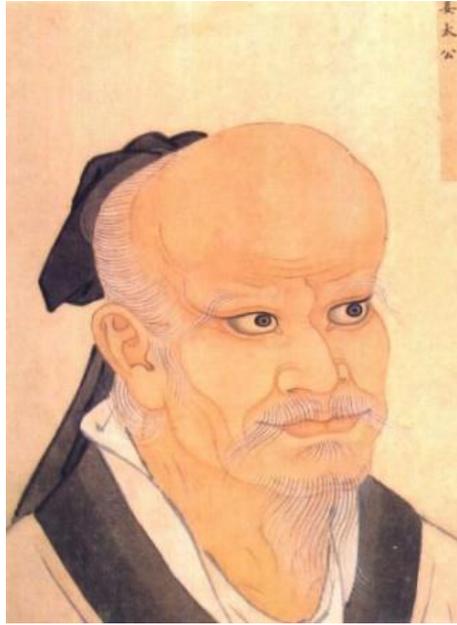
——道家真人的功力更加强大，所以图像全是活动的。

古语说的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文王姬昌的长处在于知天道、擅政经，但在军事上和谋略上则相对短板。本来嘛，天性如此仁厚的一个人，你让他整天研究怎么杀人，怎么颠覆敌国，他肯定不会十分在行。

我们之所以后来也把他尊为军事家，是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

生猛的军事天才——吕望。



图/吕望（姜尚）像

吕望在当时和后世都十分牛叉，后世的儒、法、道、兵、阴阳、纵横甚至经济学家一致尊奉他，号称“百家宗师”。

实践表明，这确实是一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旷世奇才，全智全能，正如刘备得诸葛而分三国——“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

姜太公留下或者托名于他的著作很多。

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说：太公的谋略有八十一篇，不可以言穷其意；太公的言论有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其妙；太公的兵法有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其用。谋、言、兵共二百三十七篇，构成所

谓“三门”。

“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

兵法最早出现在黄帝时代，“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以立军制，以教战法。”“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以此观之，今日之《武经七书》中，三略、六韬都是太公所遗，司马法中也保存着太公的部分思想。

战国武学，齐国最盛，孙子和孙臆显然受到太公极大的影响。吴起的老家卫国左氏邑在山东曹县，战国魏人尉繚相传是鬼谷子的高足，而鬼谷先生正是齐人。

游说失败，苏秦从自己家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周书《阴符》”，估计也是太公的遗作。

我们当然不是说，现存的《六韬》和《太公兵法》、《太公金匱》、《太公阴谋》残篇等等都是太公本人的手笔，而是说这些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在西、东两周是如此著名、如此权威，广

为人知，相信很难有人敢去伪造。

综合所有遗编，太公的思想可以简括如下：

一、存心：“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昌；日甚一日，寿终无殃。”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慎始与终，完如金城。”

“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人没有被大山绊倒的，绊倒人的都是小土堆。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绵绵不决，或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二、立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仁义道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治国必以爱民为本。要“爱民”、“顺民”、“贵民”。

圣帝明王，自己粗衣恶食，以存养百姓。“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故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

要“敬其众，和其亲（宗族），敬其众则合，和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

“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

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而治理（这个周公有异议）。

三、尚贤：“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所以要“举贤而上功”。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

对于贤士要“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使之名副其实。

决策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

显而易见，姜太公最突出的还是他的军事才能，要不怎么能立马当上三军总司令呢！

他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而精辟。

如果说《孙子》比较强调兵者诡道，比较强调智胜、兵胜，那么太公兵法则更加注重实力，更加注重仁胜、政胜。在这一点上，他更加接近吴起和商鞅（“凡战必本于政胜”；“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与近代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也相当一致。

太公兵法，可以说是一种阳性兵法，其来源我们最后再说。

论兵：“非德不昌，非兵不强。”治军必先经国，言兵必以政治为先，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强调“天人合发”——“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观人灾，乃可以谋”，但“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后代的革命家们真该向古人多多学习啊！

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大兵无创，以全胜无斗争于天下”。

治军：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将领：“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要以五材选将：勇、智、仁、信、忠。

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共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劳者皆息，将乃就寝。这样才能打造出天下无敌的“父子之兵”，才能“战如风发，攻如河决”！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

要以各种人才组成七十二人的参谋机关，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用人要“崇礼而重禄——崇礼则智士至，重禄则义士死。”“万人必死，横行天下。”

执行军法则“杀贵大，而赏贵小。”法不阿贵，赏不遗细——军法面前，人人平等。

攻伐：“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所不意。”

“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所以必须随机应变，要“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进攻要“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

具体的用兵方略、战法很多，什么山地战，泽地战，林地战，火地战；怎样用骑，用步，用车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武攻之外，尚有文伐十二法，确实比较阴损。乃是用奉承、贿赂、收买、离间、利诱等手段促使敌人骄狂自大，耽于逸乐，上下离心，内外解体。什么：“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等等等等，一句话：——“多方以误之。”

太公能预测，会望气，他说：“凡兴师动众，陈兵，天必见其云气，示之以安危，故胜败可逆知也。”

“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可降。”

“三军齐整，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徵也。”

——这种用兵境界早已超出了凡人，看起来《封神演义》的故事也并不都是空穴来风！

战胜之后，以道家无为之术，休兵养民：“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千万不要瞎折腾。

姜尚最超前的地方，还是他的经济理论。

他认为政治应该先于军事，而经济又应该先于政治。

衡量一个君主是不是合格，是不是优秀，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能不能把人民生活提高上来——“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

富国的关键在于“大农、大工、大商”——农工商并尊，谓之“三宝”。国无食不存，国无器不富，国无商不活，显而易见。

姜太公主张专业分工：“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要“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本末并举。

他为大周朝尤其是他亲自治理下的齐国，建立起了完备的经济制度，核心是——“九府圜法”。

什么叫“九府圜（yuán，钱币）法”？

《周官》的解释是：“泉府、大府、王府、内府、外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为天子九府。其职能是用行政手段，令钱币与布帛实物不断流通，使之聚散适宜，既无积滞，也无匮乏，务期富国裕民。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建立甚早的国家经济机关，实行着一种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财政货币政策。

这是不是跟“商人”学习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汉书·食货志》追述：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重一斤，钱圆函方，（圜又有圆义，函乃内孔），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以金为宝），利于刀（刀币收藏便利），流于泉（用钱来流通），布于布（用布分配），束于帛（用帛聚存）。

——这些对金钱布帛的规格、形制、计量、比价的规定，大大方便了交换与流通。

太公要求敛散以时，轻重有节，平抑物价，调剂余缺。以开源节流来防止“上溢下漏”。从而保证了两周的经济繁荣。

就国于齐之后，太公大力发展经济。

农业：田野辟，六畜旺，作物甚多，盛产禾麦。民人安居。

工业：多种工业发达，尤以冶铸和舟车制造著称。（轮扁为齐巧匠）最值得一提的是：齐国的丝织业极其有名。（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史称太公劝其女工，极其技巧而齐“冠带衣履天下”。后世汉人开辟丝绸之路，产品远销东南亚、印度、罗马帝国，其大部分丝织品依然出自齐地。

商业：天下人物归之，如水之就海，“繻（用绳子穿好的钱串）至而辐辏”，“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都临淄也成了六国中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如今日之巴黎、纽约，为世人所艳羡。

齐国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学术繁荣，很快就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最发达地区。

“以太公之圣，建国本”，真可谓硕果累累！

太公既遇文王，则天下形势陡变，套用李太白的一句话，叫做：

鱼水一唔合，风云四海生。

4

史载：文王脱羑里之难归国，“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阴谋修德的第一步是“献洛西之地”，以请求纣王除去炮烙（烙）之刑，形格势禁之下，纣王也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 N 步一定还有（太公的满肚子坏水岂有不用之理，呵呵），只是因为书缺有间，史无明文，我们也不便妄加演绎。

我们只知道文王在天天做好事，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与国友邦，增强军力国力。而纣王却在天天瞎胡闹，在宫内，整天开无遮大会，开展天体运动，减弱臣民体质。在国外，则再次瞄上了人口众多的东夷，倾其国力，整天跟人家死缠烂打。

这样一来，天下许多诸侯就开始背叛殷商，改投到了西伯的大旗下，岐周的势力因此一天比一天壮大。

虞（山西平陆北）芮（陕西大荔东）两国争田而讼，连岁不决，不去

找天下共主殷帝纣，却来找西伯裁决。

“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

对比之下，虞芮之君感觉十分惭愧，因说：“唉，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小人啊，可别到君子的朝堂上去丢人现眼啦！”——遂互让而退，同时成了铁杆的拥周派。

孔子说：“通过这件事来看，周文王的治国之道，恐怕是没有人能超过他了，不用命令人家就能服从，不用教育人家就能接受，真是难以企及啊！”（《孔子家语·好生第十》）

天下诸侯闻之，都说：“西伯才是应该承受天命的真命天子呀！”

彼时天降祥瑞，凤鸣岐山。文武群臣与众多诸侯遂推戴西伯登基，称王，而以“受命”为年号。

《诗经》所谓：

“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滨）；万邦之方，（典范）下民之王。”

后人考证此事发生在文王四十三年（前 1056 年？）。

文王仁厚，但决不迂腐，既已称王，与殷商决裂，且欲报杀父之仇、囚己之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称王的第二年，周军武力开始越出国境，四出征伐。

第一个攻击对象是西北方向的老对手犬戎，当时据说游牧在渭泾流域。这很可能是一次由姜子牙策划出来的长途奔袭，犬戎估计是遭受了重创，因此周初“犬戎氏以其职来王”，此一后顾之忧暂告消除。

第三年灭密须（甘肃灵台）。密须在岐山以北约七十公里，泾水上游。本来与周人并无齟齬，和平相处，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却突然间神经病发作，打起了周之友邦阮（甘肃泾川）、共（泾川北）两国的主意：“密人不恭，敢距（拒）大邦，侵阮徂（到）共。”——大概把这两个小国都给吞了，又利令智昏，不听劝告（好像古代的萨达姆！），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去亲征剿灭之。

这一回，周军采用了迂回战法，《诗经》记载：

“淠彼泾舟，烝（众）徒（军士）楫（船桨）之；周王于迈（往行），六师及之。”——百舸争流泾水上，众人摇橹船如箭，文王出兵去远征，六师（一万五千人）奋勇争先功。

结果密君被臣民所缚，献给文王。文王伐其君而吊其民，爱之如子，一如周之故旧。

其后文王要在此地建灵台，用以观天象、察妖祥、制正朔，又打算附建灵囿、灵沼，便民游观，与民同乐。密须之民风闻，皆踊跃前来，助工助力：“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成就了一段圣王治世的温馨佳话！

其后应该是向西南用兵——伐蜀（周原卜甲有之），但不知详情。

最后是伐崇，崇（陕西户县）乃殷商在中原西部的重要同姓诸侯，人口众多、兵力强大。周军倾其全力，配备钩梯、临车、冲车等专业攻城工具，经过两番苦战，终于灭掉了崇国，杀死了崇侯虎，报了十几年前崇侯进谗之仇。

依《诗经》的说法，“伐灭崇侯国”是遵照上帝本人的命令。正如在《摩诃婆罗多》中，阿尔诸那杀死他的对手，是奉了上帝奎师那本人的命令一样：

“帝谓文王：

询尔仇方（同你的盟友商量），

同尔兄弟（联合你的友邦），
以尔钩援，
与尔临冲，
以伐崇墉（崇国的城墙）。”

“临冲闲闲（临车冲车声势壮），
崇墉言言（崇国的城墙高又长），
执讯连连（捉来俘虏一串串），
攸馘安安（割下敌耳装满筐）。”

此一大战的结果是：岐周从此据有了渭水平原上的关中膏腴之地，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政治上则天下诸侯自此“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四方以无拂”——再也没人敢不听招呼了。

伐崇之后，文王在沔水西岸大作丰邑，将政治中心从二百多里外的周原迁至丰京。

文王晚年，居于丰京，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长江、汉水、汝水三大流域，天下的大部分诸侯已明确倒向有周，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

文王当时已实际控制大半个天下，殷商已极端孤立，处在覆灭的边缘上。

伟大的周民族的盖世英雄周文王姬昌，以仁德为旗帜，经过自己一生近五十年的赜蹶奋斗、艰辛努力，使僻处西北的蕞尔小国，一跃而驾乎天下万邦之上。

新都丰京，已隐然与作为“四方之极”的天下中心“大邑商”东西并峙。

5

研究人类历史，至少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种——现存史料与考古结合，大段描述加上分析推理。此种研究，网上多有——这是尊奉科学、崇尚唯物的近现代史学家们的标准工作流程。

说穿了，也就是就事论事。

第二种——在第一种研究的基础上，跳出井底、跳出地球，以天上的视角，以宇宙的视角，凭高视下、俯瞰一切。

这是一种野心勃勃的尝试，本人鲁莽灭裂、不知死活，决意在此文试用之。

然则前面的叙述，只是铺垫。古代的历史著作则大多介乎二者之间，象《世界征服者史》之类——既有现代人的务实描写，又有一些对于历史可能操纵者的揣测疑似之辞。但无论是谁，在有史以来的一切历史学家中，就我辈所见，好像尚未曾有一人，能够达到对于天命清晰透辟，可以完全明了的程度——在那里，历史将完全透明化。

当然，我们的要求恐怕是太高了些——这样严苛的要求，我们自己也很难做到。

在历史学界，宗教的大厦已经坍塌。

在占据主流、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历史学家们看来，宇宙的出现、人类的出现、文明的出现都是偶然的——我们寄身在一叶宇宙孤舟之上，逐波泛浪、随风飘荡。

一切的生死荣辱，一切的成败利钝，都只不过是物质运动的偶然结果（撞大运的结果）。

人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向谁边而去，更说不清楚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说到底，在这些人的心底里，人世间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幻、都是泡影、都是水月镜花，都是毫无终极意义的。所以，唯物吧，拜金吧，追逐感官享乐吧（当然为了名利人家不会这么明说）——这是我们人类在此短暂一生中，唯一该走的正路。

正是“井底的蛤蟆碗大个天”，这种历史观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井底

史观”或者“洞穴史观”。从小学到博士后，我们中国人从绝大部分历史著作中所能得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灌输。

在另一个极端，在处于防御地位上的，则是神学家们的宿命理论：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上帝在上，真主在上，他们是操线人，而我们人类只是木偶。

在我看来，真理在两者中间（真理常常选择站在中间）。

——真正的人类历史，既不是盲目的各种力量的胡闯乱撞，也不是完全由神定死了的，他是由无数个天人互动所交织构成的。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我们既不能抹杀人，也不该抹杀天。

从诞生到毁灭，定好了的只是大框架，勾画出来的只是草图。作为具体的填充者、绘制者，人类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汤武革命”的故事，在天国有许多版本。

因为观察者有许许多多，观察的角度也有许许多多，对比研究之下，你会发现，它们其实还是很靠谱的，因为大体上都是殊途同归、大同小异。

资料很多，与我们的历史记载常常龃龉难合，应该怎么取舍呢？

我们的原则，是“从大弃小”——一般说来，宇宙中层次越高的地方，对人类的观察越细致，判断越准确，但空间距离的远近有时也值得考虑。

中国有很好的史学传统，遗留的史料很多，对比天书上的记录，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实际上已经暗中做了取舍。

比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争，与新发现的史料矛盾，与上面的记录也不相符，我们就断然选择放弃。

我们很难另起炉灶、以我为主，因为这太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也没有多大必要。只要我们在上面的摘录基本上还是可信的（虽然支撑它的主要是传统史料），我们就应该坚持以人为主，而自居于拾遗补缺的地位。

下面开始我们的拾遗补缺，以人物串联。

主要是故事的几位主角：

一、商汤

这位与周武齐名的人物是天神降世，层次在天王之中（如佛经上所说的各层天主）。因奉天命下降，故能逐桀覆夏，“奄有九有”，开创殷商。

天上的白龙曾经分出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帮他，所以殷人尚白。

二、伊尹

“昔在中叶，有震（威力）且业（强大），允（诚信）也天子，降予卿士，实为阿衡（宰相），实左右商王。”

这位伟大的辅佐武汤开国的著名宰相也是来自天神，白龙的文星——白麟（应为龙旁）文星把自己的一部分灵魂给他输了进去，因此表现卓异。

三、武丁

天神，而且层次相当高，所以：“百禄是何”（荷），“四海来假”，（至也）中兴天下，号为极盛。

四、帝辛

天王（具体是谁就不说啦）降世。与历史记载相反，天上记录此人即位初期非常之好，待商国百姓亲如儿女，也十分勤政。

后来一位魔王出世，钻入了他的脑海，控制了他的思维。帝辛因此而性情大变，开始疑神疑鬼——怀疑亲属要篡位，怀疑臣子不忠心，怀疑百姓要造反，怀疑属国要叛乱，因此四出征伐、滥杀无辜。

但他还有天神的一面，所以仍然能力很强，百战百胜，举手投足，魅力四射。

后来入宫的妲己，的确正如《封神榜》所说，是千年妖狐夺舍，入美人之身。始则臭味相投，继则同恶相济。

估计天上机密有时也有所走漏，或者地上出了高人——我们常常听见天国机密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世间传来传去。

帝辛之世，正如一切末世一样，天灾不断：

时而山崩，时而海啸，时而酷热难耐，时而洪水泛滥。

加之政治腐败，战祸连绵，最终导致天下百姓陷入了流离失所、水深

火热的绝境之中。

五、太王 王季

此二人天人轮回，下来加燃料来了，由于生养教育文王之功，加上广施仁政，归天后层次迅速提升。

六、文王

文王本人来历极高，与左龙几乎不相上下，所以神通广大，任意出入一切天国佛土。在天皆尊称某某上仙（与电视剧里的称呼相似）。

他下世时没有洗脑（当然也没人敢主动来洗），他只是镇锁住了自己的一部分功能（免得破坏人间迷梦），故而深明天理、神机妙算。

其灵魂上天下地，来去自如。

文王降世，带下来了《易经》的大秘密，但含糊其辞，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用。

文王与武王在天上本是好友，两人关系极其亲密。上天众神大会，既已议决改朝换代之事。二人乃于私下商量，筹划各个具体步骤。最后

决定：文王先下，为自己的挚友开辟一条道路，奠定雄厚基础，正式开国之誉，则让与武王（真龙开国也是一种惯例）。

武王出生不久，文王即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为世子，表面的理由是仁者立贤不立长——储君将以临民也！

后来邑考因得暴病而去世，并非象后人所说被殷纣王和妲己联手杀害。

文王下界，众神欢送，伴有种种异兆。比如大地震动，天乐奏鸣，赞歌如潮，天花如雨。当时的凡人，虽然不能耳闻目睹其盛况，却也感觉天地之间好像忽然比过去明亮了许多。

古公颇有神通，见此孙儿来头如此之大，心知是圣人降世，兴我岐周，自然是老泪横流、喜不自胜，乃舍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径立文王之父季历为世子。

与人间史籍不同的是，天书（篇末给出来历）记载，文王小时候曾有几年学道的经历。这位道人师父（修行自古有之），其实是他自己在天时预先安排下来的，用来启动自己的几种超能力，并用来教自己学医。

季历乃明理之人，虽然舍不得儿子，却也并不干预。

文王即位之后，广施仁政，为族人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他自己则经常为百姓疗伤治病，为百姓占算（姜里之前就会）吉凶，为百姓驱邪赶祟（在古代这是正常的），甚至为死人踏勘坟墓，因此圣人之名远播，深受西岐人民爱戴。

文王少年丧父，事母太任至孝——盖其天性也，世世如此（不一定在地球上）。

文王以“受命”为年号。关于文王受命，乃至后代中外帝王受命之事，千古以来，广为传扬，国内国外，聚讼不休，迄于今日，并无定论。

——现在我们来彻底解决这个难题。

《礼记·表記》说：“唯天子受命于天。”

武王说自己的爸爸：“诞膺天命，以抚方夏。”

成王时的《何尊》说：“肆文王受此大命。”

《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后世帝王“受命”之说，亦史不绝书。

那么，什么是受命？

是神鸟衔来丹书，因此受命？

是占其妻太姒之吉梦而自以为受命？

是利用自己的超能力亲自上天受命？

还是干脆子虚乌有，组织编织谎言以欺骗愚弄天下百姓？

——答案是：这些都不对。

真正的受命，其实就是在灵魂离天之时，由天庭的玉帝，代表上天颁发一纸委任状、授权书给你。

得到授权的人可能层次比玉帝都高，但是玉帝代表的是他背后至高的天意。

授权一生有效，可能很晚才兑现（就像文王），得到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天子。

文武二王，离天之时都曾受命，所以有周开国二圣并尊，都算是开国之君。

以前，以后大的王朝，甚至包括汉末三国之君，在天上都曾经受命。地球上所有大的王朝都概莫能外——并不是说你不信他，他就管不着

你了。

没有得到授权的都是鹅毛飞箭，或者乱臣贼子，像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君主之类。因为地上人类有时恶业深重，所以魔王下界，恶鬼横行，灾疫流行，战火纷飞，此时“天下并无真主管”。出头者，多是一些沐猴而冠的草头天子——上面根本不承认他们。

什么是天子？

古代有几种说法：

一、天神之子：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说从尧舜开始，夏代、商代、周代、秦代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后裔。因此，这些君主都是名副其实的、血统意义上的天神之子，而他们经过世代的积累德行，做了天子，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平民，他的父亲都没有名字，就更加找不到他以前的世系。所以，司马迁对于他能够做天子非常不理解，猜想他大概是天派遣的大圣人，不然的话，不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取得政权，做了天子。

汉代儒者为了找到刘邦的天神血统，经历了近 200 年的努力。

最后，儒者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刘累的，曾经做过夏代的臣子。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天神血统的人。

刘邦之后，王莽、曹丕做皇帝，也都要把自己的血统上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二、感生帝：

“然而封建阶级统治者要证明自己有天神的血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之后由于天神观念的变化，黄帝等也不再被承认是天神，而只承认他们是人帝，即使能够找到黄帝的血统，也失去了意义。这时候，出来了感生帝说。

“感生帝说”是汉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世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感生帝说的要点是，皇帝的祖先，都是感受了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气而降生的。精气就是灵魂，也就是说，皇帝的祖先，都是得到了某位天神赋予的灵魂而降生的，所以他是天之子。

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正式把感生帝列为祭祀对象，至于五帝中哪一位是当朝皇帝的感生帝，则由儒者根据五行理论加以推算。”

三、天之嫡长子，天之元子：

“天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天为父，所以号“皇天”，地为母，所以叫“后土”。因此，凡人皆为天之子。按照宗法制度来说，只有嫡长子才有权力继承父的遗产，因此天子就是天的嫡传子孙。

宋代张载认为，天地降生了人，因而它是我们大家的父母。但是，皇帝是我们父母的宗子，即嗣子，大臣等都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人皆为同胞，所有的物皆为朋友。这样，不需要感生帝说，天子也有了合法的地位。

几百年后，明朝在改革祭祀制度的时候，取消了五帝祭祀，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因为关于天子有了新的说法”（见《百度百科》）。

我们使用的就是第三种说法，这也是唯一正确的说法。

真龙下界，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他们生下来身上的确有种种瑞徵，有“天子气”，是受命于天的，是上天委任于人间的代理人，亦是受天命约束的。

当然，这只是在古代；在民主时代，人人平等，这套等级制的东西，也就可以扔进历史博物馆了。

七、武王

祖龙主持创造现代人类之后，一直在天休闲。或者静居禅修，或者四处游逛，享受无边天家富贵，享受种种微妙天乐。

他的深心里其实也亟盼着再一次下界，拯救苍生、建功立业——天上所竞，无非功德。接受任务之后他很高兴，但也稍许有点担心。

普通天人下去轮回是极其痛苦的，一入红尘欲海，脑袋一洗，两眼一抹黑，从此沉沦恶道，每况愈下，再想回身，可就千难万难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人类根本就无法想象。

左龙（祖龙）与他们不一样，他的下界并不是去轮回，也绝不会就此沉沦。

只有短短几十年罢了，就当换一换环境，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是他在本次文明中的第一次下界，灵魂洁净，没有丝毫染污。

姬发出生的时候，同样有种种异兆，当时的文王、当时的修炼界人士立刻就明白世间发生了什么。

左龙把他的全部功力，各种神通都留在了天上，下来之后，一如常人。与常人不同的是：圣天子自有许多神灵暗中呵护。

不带神通的好处是，这样他可以积累更多的功德。

但真正的高人，骨子里还是与凡人迥然不同的——很多东西他在天上其实早就学了一遍。因此成为文王之子姬发之后，他比普通人更加聪颖，也更加喜欢学习。

他自小对人公正、志向远大，决意立公心于天下，拯万民于水火。

他当了几十年的世子，帮助自己的父亲，治理西岐，整军经武。

他的性格是平时非常温柔谦退，但有时也暴跳如雷，有点令人捉摸不定。

他的政治、军事才能都很高，文才则不如四弟周公。

八、姜尚

几千年来，大周朝的开国军师姜子牙的身上都笼罩着一层迷雾，这位

名高天下的历史人物显得神秘莫测——人耶？神耶？仙耶？佛耶？

翻烂了典籍，问遍了历代高人，答案终究是不得而知。

不是人家不知道，但是人家显然不想让你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乱猜、胡扯、瞎编呗！于是《封神演义》之类的神异小说也就出炉了。

现在我把姜子牙的真实身份告诉各位，免除诸君永久的迷惑。

此人是谁？

——此人其实就是我曾经提起过的，真龙天子的四大文星之一——尊号“左群文星”。

这是天界的精英，当然也不是下来轮回的。

左龙下界，他的文星在正常情况下也得儿下界，第一号助手嘛。

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才能，他的道术和左龙一样，实质上也是在天上时就已经学全了的。到地球上跟人再学一遍，只能说是触发灵机。

他和左龙学的都是那种天界的“阳刚兵法”——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左龙和他的文星的兵法，都是天上给予的，这种兵法比较刚猛。他每一次立国基本上用的都是这套兵法，比如历史上的牧野大战，平灭六国之战，五出祁山之战，唐太宗亲自指挥的几次战役，元末的鄱阳湖大战，北伐的部署，康乾打下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多次战争。

这种兵法最注重政治，注重民心。其次是练兵，打起来正兵为主，力求在主力会战中破敌。它比较直截，比较稳妥，花哨少些，适合创建庞大的帝国；缺点是有时会变得呆板。

在近代和现代科学家们中间，这种情况同样相当普遍。像尼古拉·特斯拉那样得到即时输送的倒是极少数人——这种人若是多了起来，地球这个考场也就透明了，考试也就没法进行啦。

殷商时期，学道之人甚多，有点象我们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的劲头。

姜尚从小就游历四方，好学深思，的确曾经学习道术（如一些书中所记），只是没有演义中所说那么富有戏剧性而已。他的慧根极好，正

气浩然，再加上上天的帮助，修到后来，已经能够灵魂离体，周游天际，能招天兵天将助战。

那是一个全民崇神的年代，朝廷和民间的许多大巫都有这种本领，没有人会感觉奇怪的。

九、周公 伯邑考

周公其人，经上记载，是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神灵。他的层次与这个世界的指导者——这个世界的佛祖十分接近。

周公性情温雅，品格高洁，曾拒绝兄长武王兄终弟及的多次请求。他考虑从一开国就给后代开个好头，确立宗法制度。武王不得已，方立己子姬诵为嗣王。

武王是龙性，忽大忽小、忽刚忽柔，不大稳定。有时怀疑自己，有时心灰意冷，而且已经确定打下江山就回去。所以上天派下姬旦，时时抚慰左龙，且为二次征伐，彻底解决殷商问题做好准备。

周公多才多艺，文才炽盛，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诗人。

周公虽然说自己能事鬼神，但我们没有看见说他有超能力的明确记述，

爻辞的写作也是归于文王的。

伯邑考

伯邑考是周文王姬昌的嫡长子，武王姬发的同母兄。其母太姒，是文王正妻。《诗经·大雅·大明》所谓：“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邦有子，侃天之妹”，赞美的就是美若天仙的太姒。

太姒与周文王生有十子，依次是长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郟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

据《毛诗正义》引《大戴礼》记载，文王十三岁时，生下长子伯邑考；十五岁时，生下次子姬发。

伯邑考早亡，并非被纣王烹杀。上天有记录。此即《大明》所说“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夔伐大商。”（“长子虽然早已离世，幸好还诞育了伟大的武王。皇天保佑并命令周武王，前去突袭、讨伐殷商。”）

《史记·管蔡世家》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

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伯邑考是天上的一个神灵，相当于一个低层的王爷，名叫殿桩。他是一个孝子，生性仁慈，不愿意诛杀罪犯，对称王称霸与治国平天下没有兴趣。武王则是精明能干，是非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诛的。武王得到了文王的智慧，故能成其大业，立定八百年大周天下。

伯邑考死后被上天收回，尸骨无存，回到了自己的正位上。

十、群贤

打天下，第一靠民众的支持，第二靠人才、精英的辅佐。

李自成、洪秀全拥兵百万，也算是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了，但为什么就是不能成事呢？——其中的关键就是缺乏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说句调侃的话：上天拿他当扫帚用，自然也不会给他降下多少能人。

屈原曾经说过：“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而周初人才之多，则为三代之冠冕，号称极盛！

《诗》云：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银河浩瀚广无边，星光璀璨贯云天。

文王长寿临天下，培育英才万万千。

精雕细琢出华章，黄金美玉现本相。

我王勤政永不倦，立纲陈纪治世间。）

——文王自己培养了大批人才，十几个留下姓名的儿子都相当杰出。

除了武王和周公，后来分陕而治的燕召公奭，也可能是文王庶子。召公治西方，巡行决狱，大公至正，深得民心。卒时，百姓为赋《甘棠》，怀其政。

文王同时也招徕了大批人才。

文王在丰，太公之下，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伯夷、叔齐、南宫括、史佚等辈，由于年代久远，更多的贤臣猛将则失

其姓字矣。

文、武、周、姜四大伟人并立一堂，更为千载一时之盛事，足令古今追慕！

所有贤臣，表面上当然都各有各的来路、来自五湖四海。但说到底，其实都是上天派下来，帮助文武二王打天下来的。

上天要改朝换代，必然会降下大批人才。

《红楼梦》的作者借人物之口所说甚是：“文、武、周、召，皆应运而生者。”

6

居丰一年，文王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圆满地完成，自己马上就要走了，因此叫来自己的爱子、太子姬发，嘱以后事。

他说：“唉！我已经很老了，就要走了。我告诉你我的治国理念，你把它传下去，传给我们的万代子孙。

我对自己的人民深仁厚泽，广施恩惠，对每个人都非常忠信而尊重。作为一个君主，我从不骄奢，从不浪费，从不淫于美色。你也看到了，我们的王宫，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是括柱（只刮皮）茅茨，非常简陋，以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人心）。

山林不到适宜的时候，不要进去采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可下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生长；打猎要有季节……总而言之，要顺天时以取物（天时）。

分配土地一定要人地相宜，地少人多，地多人少都不行……要均其地，均其力，均其财。要让农不失时，工不失务，商能通货，以富国裕民（地利）。

水旱饥荒，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来，平时不加以积聚储备，事到临头，如何能加以防备？……治理国家，储备粮谷最为紧要。要夺取天下，搞好经济同样最为关键”。

（大概在姜子牙的帮助下，文王时的周国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备，非常先进的经济制度。远比后代陋儒们的自由放任，小政府主张来得高明。）

最后文王说：“我的儿子啊，作君主你一定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人心是易变的，天下国家极多，人民到哪里找不到好的君主啊？所以你一定要真心爱民，勤勉治国，一定要恭敬虔诚啊！”

时机易失而难得，统一天下的机会来临时，一定要紧紧把握住。

数日之后，文王去世。

上天降下一道彩虹，把文王的真魂接回天界。为了迎接这位舍己救世的伟大神灵，无数的高级生命都来集会，来向这位道德的典范，带给人民光明与幸福的巨人，八百年大周王朝当之无愧的国父献上自己的赞美词句。

在周文王的领导下，周初的中华民族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宗教理论和制度上已全面成熟。

他是中国历史上，千年大黄金时代（周秦汉）的真正开启者。

回天之后，文王一面静养，恢复自己的体力，一面继续观察下界情形，观察历史的进一步演变。

文王在位五十年，崩逝之年，按照商周年表，应为前 1050 年——受命七年。

文王辞世，太子姬发登立，称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

这一年，姬发年纪应该在四十七岁上下。

武王与群臣为先君上谥号，曰“文王”。

按后出之《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显然是从文王反推回来的。

武王葬其父于毕原（咸阳原）——在今之长安县与咸阳之间。

文王称王之时，已经更订法律制度，制定了新的历法。已经追尊古公

与公季为王，号称太王、王季。

文王宽柔慈爱，对性格有时粗暴的己子左龙总是循循善诱，因此父子感情极为融洽。老父升遐，武王顿失依怙，心中极感悲痛，常常觉得一切都是空幻的，总是提不起精神。幸而有弟弟周公在，善解人意，时时来开导武王（见《逸周书》）。

武王继位，为纪念父王，仍然沿用“受命”为年号，虽然已经即位，对人却仍然自称太子发。

武王嗣立，以自己的老丈人太公望为太师，相当于后世的总司令，主管军事，号为“师尚父”。“师尚父”者，师事之，父事之，尊尚之也。勉强翻译过来，大概是：我伟大的象父亲一样的老师——自古人臣之尊，无以复加矣！

以自己的四弟周公旦为辅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理，主管政务。以召公、毕公（文王第十五子，姬高）为辅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

武王承继文王的事业，继续修德行善，整军经武，随时准备大举进攻。

姬发的性格显然比较急躁，手里有了父亲留给自己的五六万精兵，又

有太公望这样的军事天才为自己统军，再加上下面一大群如狼似虎的梟臣猛将，心里早已是有恃无恐。

父亲的丧事刚刚办完，还在三年服丧期内，姬发的军队就开始出击。

按照新发现的清华简的说法，武王在天命八年，即位仅仅一年，就率军消灭了黎（qí，耆）国。

黎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已在殷商的王畿之内，距商都仅有一百多公里。

周军长驱一千二百华里，一战而奔袭击灭之。

据军事专家分析：“西伯（殷商不承认周王）戡黎成功，就等于立刻占据了太行八陁之一的滏口径。此陁一失，则殷都安阳以北，已经无险可守”。据说殷纣王正因此一战役，而决定立即正式迁都朝歌（以前朝歌是别都）。

朝歌西北东三面山环水绕，可以凭恃，但南临百泉，仍是一马平川，门户洞开。

所以下一次，周军真正倾国远征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进攻路线，选在

了南面。

武王伐耆获胜后回国，在文王的宗庙中举行了盛大的“饮至”典礼。

武王和周公分别作诗，赠给伐耆的主要战将，自己的兄弟毕公。

大概在伐耆的战役中，毕公姬高有了什么失误，受到了批评，一直闷闷不乐，故而两位哥哥写诗劝慰他。

一、武王致毕公：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二、周公致毕公：

英英戎服，壮武赳赳，
崑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
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周公的第二首诗《蟋蟀》与今之《唐风·蟋蟀》文句格式十分接近，也是劝人及时行乐，但要好乐无荒的，可惜残缺的多了些（见新发现的清华简）。

武王伐耆成功，殷廷大震。

殷之贤臣祖己之后祖伊，跑去冒死进谏纣王，他说：天子啊，上天恐怕要终止我们的国运了！

能预测的高人和能预测的神龟，都告诉我们前途十分已经凶险。不是在天的先王不肯帮助我们这些后人呀！而是大王您的荒淫放荡已经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决定要抛弃我们的！我们以后恐怕连糟糠都吃不上了！

大王不敬天，不循法，搞得天怒人怨。如今的殷商百姓没有一个不希望大王早早灭亡的，他们说：老天爷怎么不赶紧收拾这个坏蛋呢！

——天命已去，大王将何去何从啊？

纣王回答说：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我的福命早就在天上定好了！

纣王虽然对臣子如此回应，其实自己心里也在打鼓，知道大事有些不妙。

他毕竟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呀，因此他作了两手准备。

一、迁都朝歌，利用朝歌处于太行山下，淇水以南，大河以西的地理形胜，砺山带河，据险以守。

二、尽量收缩兵力，集中东夷战俘，准备与来敌决一死战。

后日牧野大战，纣军人数如此之众，显然说明了这一点。

纣王的最大失误在于：他没有把陷身在东夷战场上的十几万殷军主力迅速抽调回来。非常明显，他舍不得放弃先王和自己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基本上已经打下来的这一大片疆土。

这支主力军队如果迅速回国，可能会吓阻住二、三流的军事家，估计也会给武王的进攻增加一定的难度；但若想真正战胜极其精锐的周军，只凭人多势众，显然是绝不可能的。

针对殷廷的向南龟缩至朝歌，武王和太公的策略是：再战伐灭邶国，一脚踹开了殷商的西南大门。

邶(yú)城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北依太行，南瞰沁河平原。所谓

北扼上党之门（以太行陁），南控虎牢之险，稍远则可以控制黄河渡口孟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邶方据说曾为殷商的陪都，纣王时封给了三公之一的鄂侯为侯国。鄂侯被纣王杀害后，族人离散南下，这个地方大概被殷商建成了一个殷都外围的重要军事据点。

周军占领此地，则在其伐商中途，已无任何阻碍矣，周军可以马不停蹄、兵不顿挫，数日之内，直捣商京，故而有现代学者说，伐邶成功则灭商已成定局。

后来武王封其次子姬诞（邶叔）于此，建立新的邶国，扩建邶城，以护卫预定建都的东都洛阳（今有邶郟故城遗址在焉）。

武王继位之后，开始营建镐京。

原来的丰京在泂水西岸，新建的镐京则移至泂水东岸，两地相去二十多华里。

营建镐京应该是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天下共主地位，而深谋远虑的结果。《诗经》所谓“貽厥孙谋，以燕翼子。”

诗曰：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武王占卜已成，营建新都镐京。神龟占定吉庆，武王建都成功。）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镐京里面建学宫，欲以文德靖天下也，则天下四方的诸侯闻此无不心悦诚服。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丰水东流注河中，这是大禹治水功。四方诸侯来会同，武王天下树新风——伟大呀武王！）

“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经此营筑，此后丰镐就成了西周时代近三百年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从文武二王开始，历代王朝建都于此者多达十六朝之多，建都时间在一千一百年以上。

周受命九年，周军开始举行规模空前的战前军事大演习——孟津观兵。

武王在毕地祭祀文王后，率领数万周军主力东出关中，行军数百华里，一直走到孟津，沿途检阅各地驻军。

居于周军中军的中心位置上的并不是武王姬发，而是载有文王牌位（木主）的战车。武王自称太子发，宣称一切行事皆奉文王遗命，并非自己专擅独行。他向司马，司徒，司空等受王命执符节的各级军官训示说：“大家执行军令一定要恭谨严肃啊。我本来是个无知之人，只因为父亲给我留下了你们这些有德行、有能力的臣子，所以才能东征西讨，纵横天下。我们要想完成先人留下的千秋大业，可是任重而道远啊，因此必须严肃军纪，赏罚分明”。

估计就在此时，武王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任命了前敌总指挥——自然由姜子牙兼任，演习开始进入高潮。

姜子牙左仗黄钺，右秉白旄向全军发布命令说：集合你们的部队，下船，一起开始划桨，不许掉队，掉队者一律斩杀！——周军开始演练横渡黄河。

武王的大船也开始渡河，船走到黄河中流，忽然有一条白鱼跳到了武王的船甲板上，武王大喜，俯身抓起它用来祭天（把它烧了？）——

因为白色乃是殷商之正色，白鱼跃舟象征着纣王即将脱离他的水——人民，上天显然即将把殷商的命运交到武王手里。

武王心领神会，自然要以鱼祭天，答谢苍天的眷顾。

船到对岸，全军扎下营盘。一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天上忽然有一团火从高空降了下来，直奔武王的中军大帐。在帐顶旋转不停，倏忽间却又变成了一只乌鸦，全身羽毛赤红，嘴里发出魄魄的鸣叫声。

——接二连三，见此灵异，全军大惊，从此深信武王和周军果有神助。

周军将要在孟津举行渡河大演习的消息，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传遍了天下（显然是有意散播的），天下诸侯不约而同率军前来会师的共有八百多位。诸侯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去讨伐殷纣王吧！还演什么习呀，我们现在就应该直捣商都！

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意，现在还早了点！

于是武王集合周军和全体诸侯的军队，发表了激昂慷慨的动员演说《泰誓》。

武王宣称：

人为万物之灵，上天设立君主为的就是天下万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天我小子姬发和友邦君主在这里“观政于商”，极感痛心。如果殷王受再不停止祸乱天下，残害人民的恶行，一旦上天批准，我们就要打到商都去！

武王与八百诸侯在孟津结盟而退，从此孟津也被叫做盟津。

孟津观兵的目的大概有三：

一、训练大军的渡河能力。

殷商时代中原属于亚热带气候，河水浩大。千军万马，尤其是几百辆、几千辆的战车，加上大量其它装备，要想渡过黄河真是谈何容易？——所以事先必须演练。

二、看看各地诸侯是不是真的敢来助战。

殷商毕竟是天下共主，武丁以来又是百战百胜，灭国无数，积威已久、凶焰炽烈。一旦追随武王，反叛不成，就是灭族亡家的命运，后果不堪设想。估计天下诸侯虽然大都痛恨殷商，但事到临头，却也未必都敢孤注一掷。

三、以强大的外在压力，震慑殷商，促其内乱。

孟津观兵的效果极佳，内乱果然如期发生了。

——虽然也预感到有可能会大祸临头，可是人的生活习惯不是一时半会儿说纠正就能纠正过来的。

殷王子受辛对于多少年来的淫乱生活已经十分适应，还是每天照常观看淫荡的北里之舞，倾听颓废柔靡的音乐，痛饮醇酒，然后与妲己等姣美妇人鬼混。他讨厌朝臣们整天直言进谏、说三道四的，干脆任用了一批费仲、恶来之类只会溜须拍马，欺上瞒下的无耻小人，布列要津。

祖伊奔告之，不听；

贤臣商容进谏，纣王予以撤职罢官；

大哥微子启屡次劝谏，纣王同样不肯听。

微子估计如果自己再呆在朝歌，必被这位油蒙了心的弟弟牵连，而一无葬身之地，只好孤身出走——纣王听说后，毫不在意；

箕子是殷纣王的亲属（可能是他的叔伯或兄弟辈），乃商之重臣，是

当时著名的一流占卜师和思想家，他也是屡次进谏，可惜纣王一概不听。

别人劝他说：“你也该出走了，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箕子回答说：“我若再出走，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来指责我们的君主，骂他是个昏君暴君了，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于是箕子再不上朝，披头散发假装疯癫，每天弹琴唱歌，自怨自艾——他显然希望殷纣王能够就此醒悟。纣王听说后，当时的反应却是大发雷霆，他命令把箕子关进监牢，每天罚他做苦工，予以惩罚。

王叔比干亦是当朝重臣，看见箕子进谏的结果，叹道：君王有此大过而不能以死力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也就彻底完了。于是直言苦谏，言辞激烈。纣王登时大怒，骂道：我听说圣人之心有七窍，人家都说你是圣人，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七窍！——喝令手下杀了比干，挖心剖视。

太师疵和少师彊见此，哪敢再谏，无奈之下，抱着殷商祭神用的乐器，一溜烟逃到了周武王那里。

在姜子牙的指导下，有周在殷商首都朝歌，建立起了庞大灵敏的情报系统。朝歌君臣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周国谍报人员的窥视之下。

孟津观兵几个月后，间谍人员回报说，殷商已乱，因为进谏，殷王开始罢斥朝中仅有的几个贤臣，引用奸佞小人。武王笑了笑，告诉他们，时机还不够成熟。

又过了几个月，谍报人员回报说，殷商更乱了，殷王越发的肆意胡行，贤臣们已经开始避祸出走，百姓们已经是沸反盈天了。武王说：还好，但时机还不算太成熟。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谍报人员回报说：殷王受已经杀了王叔比干，囚禁了太师箕子，殷商的百姓们满腔怒火，但是已经没有人敢口出怨言，议论朝政了。

武王听了，告诉谍报人员：不用再探了，这就是我们所要等待的战机——现在殷纣王这条鱼已经彻底离开了他的水——他的臣子和人民，这个天下共主现在是虚有其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力量可言了。

武王于是向全天下所有诸侯正式发出了对殷商的讨伐命令：“殷王受罪恶滔天，我们现在必须出兵予以惩罚！”

按照惯例，周国君臣开始占卜出兵吉凶。

意想不到的是，龟甲显示的征兆并不吉利。占卜之时，且有疾风骤雨

袭来、掀房掀瓦，弄的大家都很害怕。

姜太公急了，一胳膊把卜甲和筮草划拉到了地上，喝骂道：你们这些枯骨和烂草能知道个什么吉凶。我军是以有道伐无道，吊民伐罪，师出必克，根本用不着占卜——乃强劝武王。

武王也是胆识过人之人，只是碍于群臣而已。遂借坡下驴，当下决定立即出征。

7

公元前 1047 年 11 月 27 日，周军开始备战。

12 月 15 日，周朝的讨伐大军开始从镐京出发，告庙出征。

12 月 20 日，（殷历十二月癸巳）武王本人出发，轻车追赶队伍。

这是一支装备精良，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精锐之师，由三百辆战车，三千名虎贲死士，四万五千名甲士组成。文王的木主，照例置于中军。

从镐京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有周方国盟军开始加入周军行列。共计八百国之多，史籍特别点出来自汉水、渭水、黄河流域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以为例，大军沿着渭水和黄河南岸东行。

时值岁末，天气寒冷，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落地之后，半融半化，行军相当艰难。

晚上，岁星在东方升起，迎岁而进亦是兵家大忌。

然而，决心为天下百姓除残去秽，决心为自己的君主和人民战至最后

一息的周军，对此全然不顾，毅然冒死前行。

从镐京到孟津大致六百华里，周军足足走了一个月，平均每天仅行二十华里，除了道路崎岖，行军困难以外，显然他们一路上都在会合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诸侯援军。

下一年的正月戊午（前 1046 年 1 月 14 日），周军和全体盟军在孟津胜利会师。

冬季的孟津水浅易渡，联军以征调来的民船七十四艘，半天之内顺利渡河。

渡河后，大军集结。

武王向全军发表动员演说，号召全体将士打到殷京去，活捉独夫民贼殷王子受辛，拯天下苍生于水火，解人间百姓于倒悬。

彼时天又降雨，震雷掣电，周军兼程疾进，兵锋直指朝歌。

沿途商邑百姓，看到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到来，扶老携幼、夹道出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武王和周军热泪盈眶，感动不已，一一致谢。

周军总兵力约有十数万，战车四千乘，顶风冒雪，行军六日——“朝食于戚，暮宿百泉”，于殷历正月甲子日（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拂晓，赶到了姜子牙的预设战场牧之野，列阵以待。

此地北距朝歌七十华里，商周两军约定在此会战。

下了半夜的雪雨已经停了，冬季牧野破晓前的夜空，深邃如海、群星闪烁。

先秦史籍留下了大量关于武王伐商途中以及甲子日当天的天象记录，像什么“岁在鹑火，月在天驷”，五星出东方，彗星竟天之类，夏商周年表即据此而确立。但其中彼此矛盾之处甚多，真假莫辨。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也不便穷究。

按照约定，对面的殷商大军也开始一队队陆续抵达，并开始列阵。由于商军极多，达七十万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故其布阵，需要较长时间。

殷商的大军由纣王的禁卫军，普通部队，下属方国的军队——如奄、薄姑、淮夷之类（估计仍有数百个盟国），以及临时武装起来的战俘奴隶组成。

由于武王的伐商令是向全天下发布的，绝不可能保密，所以殷纣王从

已经基本收平并建立起了亲商政府的东夷前线抽调回数万部队，也是可以想象的。

东夷地域极广，绵延今日数省之地。俘获夷人据说在百万之上，故而七十万商军中，各种正规军，据我们揣测应在二十万左右，其余五十万大概就都是那些没有战甲防护的奴隶军人。

三代盛行车战，商汤灭夏的突击部队使用的就是战车，商末各诸侯国也都使用战车。我们根本无从想象贵为天下共主的殷商，竟然会没有战车——按照最基本的常识判断也该有数千辆之多。史籍不加记载，无非是因为这些战车丝毫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就像我们一提起二战之初，就会想到德国的装甲部队，其实英法联军的装甲部队战车数量更多些——可惜也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据说，殷商军队的战车都是两马拉动的。而周军由于密迩戎狄，便于学习，战车已改为驷马曳动，冲击力极强。

殷商的行都朝歌乃是先王武丁所筑，长六里，宽四里，三重城垣，外有深池——可谓固若金汤，也正如那句老话：“殷纣王的江山，铁筒一般。”

纣王没有下令婴城据守，以己之不可胜待敌，相反却选择了野外决战，

显然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仍然颇具信心（他没有想到这是错觉）——“性格决定命运”，诚非虚语也！

利用商军列阵这一短暂空隙时间，武王来到周军阵前，发表临战演说（誓师）。

武王左手拎着金黄色的大斧子，右手擎着用牦牛尾装饰着的白旗，用来指挥作战。

武王喊道：

“辛苦啦，西方来的将士们！

辛苦啦，我们各个盟国的君主和大臣们！

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各位卿士大夫们；

千夫长、百夫长——各位统军将领们。

还有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等各国的朋友们。请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现在，让我们来宣誓！

古语说得好：母鸡不能报晓，母鸡若来报晓，必定会招致家毁人亡。

不幸的是，现在的殷王受却只听妖女妲己的话，他废弃祭祀祖先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不报答上天的眷顾，任由国家的大政紊乱。

他蔑视自己的同胞兄弟，弃而不用，却专门纠集普天下恶贯满盈的逃犯，抬举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来作卿士大夫，让他们来欺压百姓，

祸乱商邑。

现在，我姬发恭谨地接受上天的命令，对此邪恶之徒，人间败类，必须予以严惩！

今天我们作战，要依靠军阵整体的力量。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与队友取齐一次——先生们，请努力吧！

每击刺四五次、六七次，也要取齐一次——努力吧，先生们！

希望在这商郊战地，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像虎豹、像熊黑一样，英勇无畏！

请不要阻挡殷商的士兵前来投诚，他们会帮助我们西方诸侯的。

一定要奋勇战斗啊，各位将士！——如果你们不努力，不仅军法不容，今天的我们还会遭到敌人的屠杀！

英勇战斗吧，各国的勇士们，我们的大周王朝就要兴起了！

任何人都不要三心二意，左顾右盼。

——伟大的上帝正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上帝临汝，无二尔心）！”

誓毕，武王回到大阵中间自己的指挥位置，准备决战。

武王的最后这句话，完全是真的。

经（天经）载：此时满天神佛都在观战——宇宙最高生命在许多超级生命的簇拥下，也在观战。

许多的天兵天将并且下来助战——有道之士用宿命通回溯，自可隐约看见当时的壮观场面。

在此之前，天上星宿一次又一次的演变，已经预兆了改朝换代的必然——武王必胜的旗帜早已多次出现。

——当然，今天我们这样解密，必然会引来许多现代人的大肆痛骂！

尤其是大部分现代中国人，在尚不发达的近现代科学和荒谬可笑的某种邪说的双重灌输下，已经变得如此的愚昧无知，以至在高级生命的眼中，他们已经是一堆垃圾，已经是一堆有待处理筛选的有毒物质了。

这种人以科学为崇拜对象，以科学为宗教——殊不知科学可能丝毫也无益于己。

科学在表面上的确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许多方便，许多舒适。未来科学甚至可能会给人类提供更多的东西，使人类过上神仙般的生活。

然而这真是科学带给你的吗？

你的一切快乐和幸福，难道再不需要用你的德来交换了吗？

古人步行、骑驴，而我们坐汽车、坐飞机。古人通讯用手、用吼，而我们今天用手机、用互联网。在表面上，是伟大的科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所以现代人类赞美科学、膜拜科学，以科学的尺度衡量一切。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

人们常说：“科学真是伟大呀，给我们送来了汽车、轮船、飞机等等等等”！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你比古人德多，在现代社会你同样很难乘上汽车和飞机——就像街头上的乞丐。

如果你的德更多些，可能你就会转生到更加发达的社会里，可以一按自己身上的电钮，就能在大气层内，瞬间转移；可以乘上飞碟，实现星际旅行；可以活上千秋万岁。

如果你的德再多些，兴许就直接化生到了天上，根本不需要劳动，在青山绿水中，住着七宝宫殿，倚红偎翠，衣服、饮食、各种影视节目，随意出现。

古人说得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没有人会以你的科学素养来安排你的命运的，都是看这个人的好坏。

一切的一切的关键，仍然在于道德。

在本质上，我们的一切幸福只与道德有关，却与科学无涉。

“有德者昌，无德者亡。有德者福，无德者祸。”

——而那个表面上似乎非常伟大的科学，实质上不仅不能帮助你，甚至常常会起到相反的麻醉和蒙蔽作用。

天兵下来助战，并不是拿刀拿枪，现出肉身，下来杀凡人——宇宙间哪有这个道理呀！那样一来，高级生命精心布置的大幻化网岂不是摧灭无余了，人类也没法在这儿学习、考试了。

他们下来助战，可以有多种方式。甲子日这一次，只是转变大部分殷军的思想，促使其临阵哗变，反戈一击。

很多历史事件，人类看不懂，感到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有神秘的外来力量的插手。

纣王把殷商的军阵部署成这样：

前面和中间，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士兵。估计纣王已然恩威并用，既向他们许下了战后释放，立功重奖之类的种种美好诺言，又胁之以兵威，备不住还用他们的后方亲眷挟持了一把。

后面，则是各个诸侯方国和殷商自己的真正主力，包括大量战车。

纣王虽然残害蹂躏外国和本国百姓，却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专制暴君一样，对于自己的军队倒完全说的上是情深意重，关爱有加。

这支军队因为享有种种特权，可以肆意在外奸淫掳掠，在内耀武扬威，因而心存感激，对于自己的君主，倒也相当忠诚。

各个方国的军队就不好说了，大抵是半心半意、摇摆不定，胜则勇如猛虎，败则怯如羔羊。

纣王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先用庞大的奴隶军团消耗对方，等到对方伤亡惨重，折损过半，锐气尽失，半死不活之际，再以自己的主力军团，骤然发动，予以猛击。

纣王其实还可以有以下选择：

一、把奴隶大军放在后面，用来装装门面、壮壮声势。但他一怕这些

人逃散，二怕这些人反水，把自己包了饺子。

二、不用奴隶兵，只以自己的本国军队和各个方国军队参战。但这么干，几乎是必败无疑——政治的失败，往往是军事手段所无法弥补的。

三、把自己的军队分成数支，分散在朝歌附近，粘住周军。自己则率军数万，婴城固守。周军攻城不下，粮草殆尽，必定退兵。此时再击其堕归，则即使不能予以全歼，也可将敌击溃。

当然，地球人都知道，高傲的天下共主殷王受是决不会婴城固守的，那样他这个自诩的上天之子颜面何存？

况且，因为百战百胜，他已经自诩为第一流的军事家，却没有想到真正高明的军事家，可能一辈子只战胜一次——只要是最关键的一次。

天渐渐亮了，武王和姜子牙仔细察看着几百米外铺天盖地般涌来的敌军，看着那绵延数十里的庞大军阵，看着那森林般竖起的旗帜戈矛，心中不禁暗暗冷笑——原来纣王并不知兵，前此之战胜，无非是以一己之小术，胜他人之无术而已。

按照预设方案，周方八百国联军的布置是：锐兵居中，选择中间突破，因此战斗力最强的三百辆戎车，估计全部集中到了大阵中间。这三百辆战车和战车上的甲士，应该已经根本不打算生还了——只要能冲破敌人的大阵，自己后面的联军主力就可以一拥而上，批亢捣虚，一战

溃敌。

当然训练有素的军队，完全可以临战变化，如臂使指。但变化今天似乎已经不必，殷纣王今天的部署，对于武王姬发和姜子牙元帅来说，真可谓正中下怀。

对方布阵完毕的信号终于传了过来。

大战开始了。

战鼓敲起来，隆隆的音波有如卷地的春雷，令人血脉贲张。

“呜呜”的号角吹了起来，响彻天际，动人心魄。

8

按照事先的安排，姜子牙元帅率领百名勇士，数辆战车，车步协同前去殷军阵前挑战。估计这是为了试探一下敌阵的坚固程度，以便选择突破口。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前阵的纣军纷纷向后退避，只有少数几位士兵上前接战，但立即被当场格杀。

姜子牙的几辆战车和百名勇士所到之处，纣军人仰马翻、四散奔逃。殷商的大阵，刹那间墙倒屋塌，波开浪裂，一片混乱。

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战场上所有的人，一霎时都开始变得头脑眩晕、目瞪口呆。

武王开始也呆住了。

这种情形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如梦如幻。

但转瞬间他就清醒过来，他举起手中的令旗，果断地喝令全军出击。

一波又一波战车挟着风声向敌阵冲去，有如滔滔巨浪。

顷刻间，殷商的大阵就开始土崩瓦解，尸骸遍地。

到处是人喊马嘶，到处是血肉横飞。

在阵前领军的少数商军将领和少数亲军卫士尚在拼死抵抗，但眨眼之间即命赴黄泉。

东夷的奴隶士兵们对于毁灭自己家园，杀害自己亲人的邪恶殷商早已恨之入骨，素蓄反叛之志。

在刚刚得到武器之时他们就已经在窃窃私语，跃跃欲试了。

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去投奔武王——因为文武二王的仁德之声早已传遍天下，令人倾慕不已。

就在这个著名的甲子日的早晨，东夷大众在阵前亲眼看见了伟大的武王，顶盔贯甲，搦斧执旗，挺立在大阵中央的战车上，威风凛凛，有如天神。

——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

——复仇的时刻、解放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

在武王的指挥下，西周联军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了过来。

在现在，就在现在。

一声反叛的呐喊在殷军的大阵中猛然响起，顷刻间，所有奴隶士兵的矛头，就指向了身后真正的殷军。由于事发突然，整个战场极度混乱。

所有人都在面面相觑，分辨敌我。

几秒钟后，联军和新的盟友开始携起手来，向后冲杀。

这下子，殷商的同盟方国的军队开始傻眼了，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

回过神来，认清大势，大部分诸侯方国的军队，选择了站在胜利者一边。不想反叛的，则四处奔逃、作鸟兽散。

大阵最后面的殷商军队刚开始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一脑子的浆糊，满脸的莫名其妙。

不要说别人，坐在战车上的天下共主子受辛本人也是同样如此。揉着眼睛、伸着脖子，看了半天，他才弄清形势，如梦初醒——赶紧挥军抵抗。

身经百战的殷军确是勇悍，个个拼死力搏，大呼酣战。

但以不到十万军队，抵挡五六十万如同下山猛虎一般的敌人，结果自然是勿须动问，可想而知。

在周方联军和奴隶军团、投诚方国军团的联手猛攻下，不到一个时辰，数万殷军已经尸横当场，血流漂杵。

纣王纵有拔山扛鼎之力、抚梁易柱之能，至此也已无能为力。

他只好率领剩下的数万殷军，或车或步，向着七十里外的殷都朝歌败逃。

姜子牙元帅，则率军在后紧紧追杀。

《诗经·大明》赞曰：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駟騶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

傍晚时分，纣王在朝歌外城的西南门——玉门的关外再次组织抵抗，这一次，他把所有的宫庭宿卫军甚至仆役们都拉了出来，投入战场。

这一仗打的十分惨烈，城关外面的苍河河水尽赤，留下今日血村之名，但最终结果还是失败。

不仅如此，联军还成功地抢占了玉门。

纣王无奈，率领残兵逃到鹿台。

鹿台在朝歌外城内，据说大三里，高千尺，饰以美玉，七年才得建成。此台乃是纣王藏财聚宝之地，亦是一座极好的城堡，易守难攻。

纣王逃到台上，向下俯瞰，看见无数的周军兵将已把此台团团围住，心知大势已去。虽然自己的军队还在各层顽强抵抗，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种垂死的挣扎而已。

纣王凭栏远望，感慨万千。

真想不到，殷商五六百年的大好江山，竟然会断送在了自己手里。

——这到底是为什么？

想来想去，不得其解。

事实上，一切专制王朝都会有盛有衰、有兴有亡，就像我们六道众生的身体一样。要想跳出这种恶性的周期循环，只能是实行民主制度——就如同一个人修炼有成，跳出三界，成了金仙或真佛，那时才可以长生久视，永不刊灭。

一切古代大国受制于有限的信息传播速度，无法施行民主，因此其败落衰亡都是必然的。

殷商立国五六百年，武丁之后，由极盛转而寢衰，实属天理之自然。

虽然道理如此，但是一个英明的领袖，坚持改革、立意振作、励精图治，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甚至暂时逆转这一必然的历史进程的。

纣王生当末世，不此之图，反而贡高我慢，拒谏饰非，肆意胡行，推波助澜——终于使大局糜烂，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经过殷纣三十年的拙劣统治，殷商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

对内则政治腐败，刑法酷虐，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导致民怨沸腾，亲贵解体，盟国离心。

对外则征战连年，泥足深陷，田亩抛荒，丁壮死亡，国力虚耗，天下崩叛。

加以贪心不足，不肯弃地东线，全师回防。终令周人乘虚捣隙，一战成功。

骄狂自大是纣王的天性，他到死也不肯反躬自问、检讨一下自己，反而唉声叹气，后悔当初没有亲手杀了姬昌。

望着鹿台四周暮色中依然青翠的群峰，

望着楼外萦绕着的五色云霞，

看着眼前、脚下这一大片富丽堂皇的宫观台榭，雕梁画栋，
听着楼下传来的，越来越近的喊杀声，兵器撞击声。

纣王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下令近侍堆起干柴、点燃。自己则穿上缀
满珠玉的宝衣，蒙着头，赴火而死。

——他终究是感到有些愧对先王啦！

在这同一时刻，在内城的王宫里，苏妲己和纣王的另一位宠妃也开始
寻找长绢，上吊自杀。

纣王的肉身死了，他的灵魂向上升腾，一分为二。

天王的灵魂，被一匹天马驮走，送入天界。由于他未能倾尽全力，抑
制恶魔，反而被魔王所控制，犯下大过，所以将要受到上天的处罚。
急于逃跑的魔魂，则被早已恭候多时天神捕获，押入地狱，承受酷刑。
但纣王之时殉葬人数大大减少，也算是这位魔君稍有慈悲之念，量刑
之时已经予以考虑。

妲己的灵魂也是一分为二，妖狐下地狱，正魂再入人道，但一生凄苦。

另一位宠妃没有记载，我们不敢乱讲。若按常理推测，此人没有多少

外力强迫，依然助纣为虐，估计命运也好不到哪去。

经过一整天的追击，八百诸侯和新近投效的数百诸侯，来到了朝歌城外。追击的大军大部分已涌入朝歌，正在与殷军鏖战。

诸侯们则止步不前，按照臣子的礼数在等待武王。

武王正在督责后军，他坐着战车，挥舞着白旗急驰而来，战车前后是一队队盔甲鲜明的护驾武士。

众诸侯见武王到了，纷纷下车，跪拜在地，武王见了，也忙作揖还礼——此君臣之礼也，上下名分，至此定矣。

在今天的电视剧里，我们看见外蒙王公首次觐见康熙皇帝，就有类似的关系转换的情节。

朝歌城门口的大道两旁，挤满了赶来欢迎的殷商百姓，人人都想一睹这位大名鼎鼎的天下圣王的真容。

武王的战车施施而来，他命令群臣向百姓高呼：“上天赐福给大家！”——祝福这些饱经苦难的人民。

殷商百姓们听闻此语，深受感动，纷纷跪倒叩头——他们亦已承认武王是自己的天子。

武王见此，赶忙跪拜答礼——此即君王以百姓为父母之意。

众百姓见武王如此谦抑，俱各大喜，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位真正的有道明君，君民之间，其乐融融。

武王的战车驶入城中，来到巍峨耸立的鹿台之下。正好纣王烧的半焦的尸体，被士兵们抬了下来。武王亲自弯弓搭箭，向他射击了三次，然后跳下车来，用“轻吕”宝剑象征性地砍了他几剑，最后用黄钺斩下他的脑袋，命令把他悬挂到大白旗上。

又找到纣王的两个妖妃，武王又射三箭，砍了几剑，然后用玄钺（黑色的大斧）斩下她们的人头，命令悬挂在小白旗上。

武王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古人的解释是：武王这是在为自己的祖父，自己的父亲报仇。

当初商王文丁囚杀季历，使文王成了孤儿，文王十分痛苦。殷纣又囚禁文王于羑里达数年之久，文王险些丧命。纣王且曾在那个玉门大肆

辱骂文王，骂的文王不敢抬头——这一切的仇恨，作为孝子，武王都深深地铭刻在了心底。故而即位之后，“夙夜不懈”，秣马厉兵，“而成甲子之事”。

当然，当时就有人认为武王做的太过分了，虽然两家有仇，毕竟纣王已经死了——这个人就是一直陪伴在武王身边的四弟周公。

屈原在《天问》中说：“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到击纣躬，叔旦不嘉。”

（对于武王到纣王自焚处砍他脑袋这件事，周公认为不妥。）

——这也反映了宅心仁厚的周公和有时非常暴烈的武王，兄弟两人的性格差异。

替亲人们报完大仇，武王出城，返回军营。

甲子夜，朝歌各处的零星抵抗终于全部停止了，大周联军完全占领了殷都。

9

第二天，乙丑日，举行开国大典。

首先下令整治道路，修复祭祀土地的社坛和殷纣王的宫殿。

到了典礼的时候，一百名彪形大汉扛着饰有几条飘带的云罕旗作为先导，武王的弟弟叔振铎摆开一队队插有太常旗的仪仗车紧随其后。周公手持大斧，毕公手持小斧，贴身保护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三人则手持宝剑护卫外围。进了城，来到殷社，武王站在大社南面，右面是黑压压一大片全副武装的大周和属国部队。

群臣和一千多位诸侯，则跟在武王身后。

毛叔郑捧着月明夜取来的一盆露水，卫康叔铺好了公明草编的席子，召公奭献上彩帛，师尚父牵来祭祀用的牺牲。

进行种种仪式后，主持祭典的尹佚展开祝文向神灵祷告说：

“殷商的末代子孙殷王纣（这时给他上了谥号），废弃了殷商各位先王的明德，藐视神祇不予祭祀，肆意欺压殷商的百姓，他的滔天罪恶

已经被皇天上帝知道了。”（所以上天命令我们把他消灭了）

——上面的话好像是对着陪侍在上帝左右的殷商先王们说的，下面似乎还应该有一段是直接面对上帝本人的诉说，然后是上帝的某种回应，这样才合乎逻辑——是不是史有阙文啊？

因此武王才拜了两拜，叩头至地，说：“顺从天意，革除殷商天下共主的地位，我姬发接受上天的命令，执掌天下！”

武王又拜了两拜，叩头至地，然后恭敬地退出大社。

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汤武也。”

《春秋繁露》说：“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

太史公说：“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武王既受命，（在人间）登天子位，马上就开始处理政务，发号施令（在殷宫？）。

他命令把殷商的遗民敕封给殷纣王的王子禄父，以延续殷商的祭祀。

他询问殷商的父老百姓，你们喜欢什么？你们希望我怎么做？

父老百姓言道：“我们希望恢复以前的圣王盘庚时代的政治制度。”

——于是武王命令禄父行盘庚之政。

因为殷地刚刚打下来，尚未安定，武王命令自己的三弟管叔姬鲜，五弟蔡叔姬度在朝为相，辅助禄父治理殷商。

对于殷商的各级官吏（很多，甚至大部分都是坏人），曾经考虑予以处理。

太公的建议是全部斩杀，不留后患，武王没有答应；

召公的建议是清理阶级队伍，一一甄别，除邪留正，武王也没有答应；

周公则建议干脆不予处理，希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武王同意了。

——武王显然是害怕这种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将会搞得殷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不利于来之不易的和谐稳定局面。

因此，此事等于不了了之。

虽然费仲和恶来已经死了，但是这些殷纣王时代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很危险的——他们很可能会发动叛乱。

——武王的对策是把广大的王畿一分为三，分置卫、鄘、邶三国，令管叔、蔡叔和八弟霍叔姬处分领之，以监视武庚禄父与殷之旧吏。

估计在这三个地方，都有一支屯戍部队。

武王命令召公把箕子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命令毕公释放被囚禁的老百姓和所谓罪犯；

命令在殷商贤臣商容所住的街巷树立标记，所有人经过的时候必须快步穿越，所有坐车的人到此必须下车步行（“士过者趋，车过者下”），以褒扬他的美德；

命令南宫括向殷商的百姓散发鹿台仓库里的钱财，发放巨桥粮仓里的粮食，命令免除债务，以赈济已经被殷纣王和他的狗官们打劫的一贫如洗的商邑人民；

命令南宫括、史佚公开展示传国之宝九鼎和各种宫中宝玉，任由人民参观；

命令闾夭给比干的墓培土筑坟；

命令大臣去找人装修箕子的宫殿（靖箕子之宫）；

命令恢复微子在殷商朝中的地位（微子已来投归）；

命令安葬阵亡将士；

命令主管祭祀的祝官在军中祭祀阵亡将士的亡灵。

接下来，是大封功臣。

若如《吕氏春秋》、《孔子家语》所记，则大封功臣早在上日。

据说，牧野大胜之后，武王兴奋过度，陷入狂喜状态。

克商，甫入殷都，他就开始追思古先圣王（他显然把自己也归入了这个行列），未及下车，他已经褒封神农氏的后代于焦；封黄帝的后代于祝；封唐尧的后代于蓟；封虞舜的后代于陈。

下车，又赐封大禹的后代于杞（要不怎么会有“杞人忧天”），立成汤的后代于宋以奉桑林之祭祀。

宋都于商丘，这里正是商人的老家，大商王朝就由此得名。

殷商的始祖契的儿子昭明开始住在商丘，昭明的儿子，始作乘马，第一个征服海外的相土也住在商丘（“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其后搬来搬去（八迁），到了几百年后的天乙成汤，又搬回了原地（从先王居）。据说商汤所住的南亳、北亳都在商丘。

武王所封的宋，封的是谁？——难道是微子？

——喜从天降，但受封者刚开始肯定是莫名其妙。

——谁说天上不掉馅饼？这不，武王伐纣之时，天上就掉下了一大摞牛肉馅饼！

前面这几位是不是功臣，只有天知道。

也许这几位先生的确跟着武王打进了殷都，但立没立大功，符不符合当诸侯的条件可不好说。——反正在那个重视血缘的时代，高贵的血统本身就是资本，人人都没有异议的。

关于封建一事，古书记载：“三日之内，与谋之士（策划伐商的官员）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里社、村社，25家为社，书名于竹策），庶士施政去赋（战士免除赋税）。

则封赐真正的功臣，也就在乙丑、丙寅这两天。

顺便说一句：对待殷人的做法，“使人行商之旧以复其位（行盘庚之政，官员复位），庶民弛政（对人民解除纣王的暴政），庶士倍禄（下层官员俸禄翻了一番）。

“分封”，就是封邦建国。封，甲骨文象人手植树于土上。邦，甲骨文象植林木于疆界之上。

总而言之，封邦建国就是划定疆界，植树为志，筑起中心城市，以此为中心建立城邦。

册封之时，典礼十分隆重。

天子要向受封诸侯颁布“册命”，“授民授疆土”，连带还要给他一大堆东西——象官属、卫队、奴隶、车马、礼器、仪仗什么的。

诸侯对天子，则有守土、勤王、随征、贡赋、朝聘等义务。

商初天下有三千余国，周初降为一千八百余国，其中四百余国为周天子所封，其余属于古老国家的延续。

现在很多国家到底是武王封的，还是成王、康王封的，已经搞不清楚了。

关于周代封国，网上有某学校辅导员晓亮先生的列表，最为详尽，转抄如下：

鲁国，侯爵，姬姓，始封周公子伯禽，（周公未就封）都于曲阜。存灭：获麟后二百三十二年，顷公二十四年，灭于楚。

蔡国，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叔度，都国于蔡，昭侯迁州来。存灭：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灵公十二年，为楚所灭；后十二年，平公复兴；成公十年，获麟后三十四年，蔡侯齐四年，灭于楚。

曹国，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叔振铎，都国于陶丘。存灭：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曹伯阳十五年，灭于宋；孟子时有曹交（曹君之弟），疑曹地既入于宋，宋以封其大夫，如齐封田文为薛公之类。

卫国，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康叔封，都国于朝歌，戴公庐曹，文公迁楚丘，成公迁帝丘。存灭：桓公十三年，入春秋；出公十二年，获麟后二百七十二年，卫君角二十一年，为秦二世所灭。

滕国，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叔绣，都国于滕。存灭：入春秋七年，始见《经》；终春秋犹存；《齐世族谱》：春秋后六世，齐灭之；今按《战国策》：宋康王灭滕。

晋国，侯爵，姬姓，始封武王子叔虞，都国于大夏，穆侯徙絳，孝侯改絳曰翼，亦曰故絳，景公迁新田，仍称絳。存灭：鄂侯二年，入春秋；定公三十一年，获麟后一百五年，静公二年，为魏、韩、赵所分。

郑国，伯爵，姬姓，始封厉王子友，都国于咸林，武公迁溱洧。存灭：庄公二十二年，入春秋；获麟后一百六年，康公二十一年，灭于韩。

吴国，子爵，姬姓，始封太王子太伯，都国于梅里，诸樊南迁徙吴，阖闾筑大城都之。存灭：入春秋一百二十年，始见《传》；又十七年，寿梦二年，始见《经》；夫差十五年，获麟后八年，灭于越。

北燕国，伯爵，姬姓，始封召公奭，都国于蓟。存灭：穆侯七年，入春秋，献公十二年，获麟后二百五十九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灭于秦。

齐国，侯爵，姜姓，始封太公尚父，都国于营丘。存灭：僖公九年，入春秋；简公四年，获麟后九十五年，田氏篡齐，迁康公于海上，又七年，康公二十六年，亡。

秦国，伯爵，嬴姓，始封伯益后非子，都国于秦，庄公徙故，宁公迁平阳，德公迁雍。存灭：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悼公十一年，获麟后二百六十年，始皇初并天下。

楚国，子爵，芈姓，始封颛顼后熊绎，都国于丹阳，武王迁郢，昭王迁都，旋还郢。存灭：武王十九年，入春秋；惠王八年，获麟后二百五十八年，楚王负刍五年，灭于秦。

宋国，公爵，子姓，始封殷后微子启，都国于商丘。存灭：穆公七年，入春秋；景公三十六年，获麟后一百九十五年，宋王偃四十三年，灭于齐。

杞国，侯爵，姒姓，始封禹后东楼公，都国于雍丘，成公迁缘陵，文公迁淳于。存灭：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闵公六年，获麟后三十六年，简公元年，灭于楚。

陈国，侯爵，妘姓，始封舜后胡公，都国于宛丘。存灭：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哀公三十五年，为楚所灭；后五年，惠公复兴；闵公二十一年，获麟后三年，灭于楚。

薛国，侯爵，任姓，始封黄帝后奚仲，都国于薛。存灭：入春秋十一年，始见《经》；终春秋世犹存，后不知为谁所灭；或曰齐灭之。

邾国，子爵，曹姓，始封颛顼苗裔挾，都国于邾，文公迁绎。存灭：仪父始入春秋，终春秋世犹存；后改国号曰邾；杜《谱》：春秋后八

世，楚灭之。

莒国，子爵，己姓，始封兹舆期，都国于介根，春秋初徙于莒。存灭：入春秋二年，始见《经》；莒于狂（其廷反）卒之年，获麟后五十年，灭于楚。

小邾国，子爵，曹姓，始封邾公子友，都国于邾。存灭：入春秋三十四年，始见《经》；终春秋世犹存；杜《谱》：春秋后六世，楚灭之。

许国，男爵，姜姓，始封伯夷后文叔，都国于许，灵公迁叶，悼公迁夷，旋还叶，又迁析。存灭：入春秋十一年，始见《经》，是年庄公奔卫；后十五年，穆公复立于许；许男斯十九年，为郑所灭；后十年，复见《经》；或云楚复封之；许男桔元年，获麟；战国时灭于楚。

宿国，男爵，风姓，始封太皞后。存灭：隐元年见；庄十年，宋人迁宿；后入齐为邑。

祭国，伯爵，姬姓，始封周公子，都国于祭。存灭：隐元年见。

申国，侯爵，姜姓，始封伯夷后，都国于谢。存灭：隐元年见；庄六年《传》：楚文王伐申；后遂入楚为申邑。

东虢国，姬姓，始封文王弟虢仲。存灭：春秋前，为郑所灭，为制邑；隐元年见《传》。

共国，伯爵，都国于辉。存灭：隐元年见，后地入于卫。

纪国，侯爵，姜姓，都国于纪。存灭：隐元年见，庄四年灭于齐。

夷国，妘姓。存灭：隐元年见。

西虢国，公爵，姬姓，始封文王弟虢叔，平王东迁时都国于上阳，其支庶留于故都者，为小虢。存灭：隐元年见，僖五年灭于晋；其小虢，

于庄七年为秦所灭。

向国，姜姓，都国于向。存灭：隐二年见。

极国，附庸爵，姬姓，都国于极。存灭：隐二年见。

邢国，侯爵，姬姓，始封周公子，都国于邢，后迁夷仪。存灭：隐四年见，僖二十五年灭于卫。

邾国，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叔武，都国于邾。存灭：隐五年见，文十二年，邾伯来奔；《传》云：邾人立君，则邾尚存也；战国时有邾阳君，《括地志》云：古邾国。

南燕国，伯爵，媯姓，始封黄帝后。存灭：隐五年见。

凡国，伯爵，姬姓，始封周公子，都国于凡。存灭：隐七年见。

戴国，子姓。存灭：隐十年见，不知何年灭于宋。

息国，侯爵，姬姓，都国于息。存灭：隐十一年见，庄十四年《传》：为楚所灭，为息邑。

郟国，子爵，姬姓，始封文王子，都国于郟。存灭：桓二年见。

芮国，伯爵，姬姓。存灭：桓三年见，僖二十年灭于秦；《竹书》作二年，今从《史记》。

魏国，姬姓，都国于魏。存灭：桓三年见，闵元年为晋所灭，以赐毕万为邑。

州国，公爵，姜姓，都国于淳于。存灭：桓五年，州公如曹；《传》云：度其国危，遂不复，后地入于杞，为杞都。

随国，侯爵，姬姓，都国于随。存灭：桓六年见，终春秋世犹存。

穀国，伯爵，嬴姓，都国于穀。存灭：桓七年见，后地入于楚。

邓国，侯爵，曼姓，都国于邓。存灭：桓七年见，庄十六年灭于楚。

黄国，嬴姓，都国于黄。存灭：桓八年见，僖十二年灭于楚。

巴国，子爵，姬姓，都国于巴。存灭：桓九年见，至战国时，灭于秦。

酈国，子爵，都国于酈。存灭：隐七年见。

梁国，伯爵，嬴姓，都国于少梁。存灭：桓九年见，僖十九年灭于秦，以其地为少梁邑；文十年，晋人取少梁，地遂入晋。

荀国，侯爵，姬姓。存灭：桓九年见，后为晋所灭，以赐大夫原氏，是为荀叔。

贾国，伯爵，姬姓，都国于贾。存灭：桓九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晋，后以赐狐射姑为邑。

虞国，公爵，姬姓，始封仲雍后虞仲，都国于夏墟。存灭：桓十年见，僖五年灭于晋。

贰国。存灭：桓十一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楚。

轸国。

郟国，子爵，都国于郟。

绞国。

州国，都国于州陵。

蓼国。

罗国，熊姓。存灭：桓十二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楚。

赖国，子爵，都国于赖。存灭：桓十三年见，昭四年灭于楚；《公》《穀》俱作灭厉，盖古厉、赖二字同音。

牟国，附庸爵，都国于牟。存灭：桓十五年见。

葛国，伯爵，嬴姓，都国于葛。存灭：桓十五年见。

於徐邱国。存灭：庄二年见。

谭国，子爵，子姓，都国于谭。存灭：庄十年见，为齐所灭。

萧国，附庸爵，子姓，始封萧叔大心，都国于萧。存灭：庄十二年见，宣十二年灭于楚，后仍入宋为邑。

遂国，妘姓，都国于遂。存灭：庄十三年见，为齐所灭。

滑国，伯爵，姬姓，都国于费。存灭：庄十六年见，僖三十三年灭于秦，旋入晋，后又属周。

原国，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都国于原。存灭：庄十八年见，僖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赐晋，晋迁原伯贯于冀，此后原伯见于《传》者甚多；或曰：迁邑于河南，至隐十一年《传》：苏忿生之田亦有原邑；当是两地，《正义》合为一，误。

权国，子姓，都国于权。存灭：庄十八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楚。

郭国，都国于郭。存灭：庄十四年，《经》书“郭公胡”；《传》：郭亡也。

徐国，子爵，嬴姓，始封伯益后，都国于徐。存灭：庄二十六年见，昭三十年灭于吴；徐子奔楚，楚城夷以处之，后仍为楚所灭。

樊国，侯爵，始封仲山甫，都国于阳。存灭：庄二十九年见，僖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赐晋，《晋语》苍葛曰：“阳有樊仲之官守。”知尚未绝封，盖迁于河南；昭二十二年，《传》有樊顷子。

鄆国，附庸爵，姜姓，都国于鄆。存灭：庄三十年，齐人降鄆。

耿国，姬姓，都国于耿。存灭：闵元年见，为晋所灭，以赐赵夙为邑。

霍国，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叔处，都国于霍。存灭：闵元年见，为晋所灭，后以赐先且居为邑。

阳国，侯爵，姬姓。存灭：闵二年，齐人迁阳。

江国，嬴姓，都国于江。存灭：僖二年见，文四年灭于楚。

冀国。存灭：僖二年见，后地入于晋，为郤氏食邑。

舒国，子爵，偃姓，都国于舒。存灭：僖三年，徐人取舒，后复见；至文十二年，楚子孔执舒子平，疑自后遂灭于楚。

弦国，子爵，隗姓。存灭：僖五年见，为楚所灭；宛溪氏曰：昭三十一年《传》，吴围弦；盖楚复其国也。

道国，都国于道。存灭：僖五年见，昭十一年，楚灵王迁之于荆；十三年，平王即位而复之，知此时尚存；杜注谓楚已灭之为邑，未详何据。

柏国，都国于柏。存灭：僖五年见。

温国，子爵，己姓，始封司寇苏公后，都国于温。存灭：春秋初，苏氏已绝封；隐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十二，温居一焉，不知何时地复归王；苏氏续封，而仍居温；僖十年，为狄所灭；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赐晋；至文十年女筑之盟，复见苏子；杜注：盖王复之；或云：自是迁于河南。

郟国，子爵，姒姓，始封禹后，都国于郟。存灭：僖十四年见，襄六年灭于莒；昭四年，地入于鲁。

厉国，姜姓，始封厉山氏后，都国于厉。存灭：僖十五年见。

英氏国，偃姓，始封皋陶后，都国于英氏。存灭：僖十七年见，后灭

于楚。

项国，都国于项。存灭：僖十七年灭项，后为楚地。

密国，姬姓，都国于密。存灭：僖十七年见。

任国，风姓，始封太皞后。存灭：僖二十一年见；至孟子时，犹有任国。

须句国，子爵，风姓，始太皞后。存灭：僖二十一年见，为邾所灭；二十二年，公伐邾，复其封，后复灭于邾；文七年，鲁再取之，卒为鲁地。

颛臾国，附庸爵，风姓，始封太皞后，都国于颛臾。存灭：僖二十一年见。

顿国，子爵，姬姓。存灭：僖二十三年见，定十四年灭于楚。

管国，姬姓，始封文王子叔鲜，都国于管。存灭：春秋前已绝封，其地属桧；桧灭，属郑；宣十二年《传》：“晋师救郑，楚子次于管以待之”是也；战国时属韩。

毛国，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叔郑。存灭：僖二十四年见；昭二十六年，毛伯奔楚。

聃国，姬姓，始封文王子季载，都国于那处。存灭：僖二十四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楚；庄十八年《传》：迁权于那处；则聃之灭，又在权前矣。

雍国，姬姓，始封文王子，都国于雍。存灭：僖二十四年见。

毕国，姬姓，始封文王子，都国于毕。存灭：僖二十四年见；春秋前，不知为谁所灭；毕万，其后也。

酈国，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都国于酈。存灭：僖二十四年见；酈本商崇侯虎地，文王灭崇，作丰邑，武王封其弟为酈侯；《竹书》成王十九年，黜酈侯；自是绝封，后其地复为崇国。

郇国，侯爵，姬姓，始封文王子，都国于郇。存灭：僖二十四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晋。

邠国，姬姓，始封武王子。存灭：僖二十四年见；《地名考略》：“隐十一年《传》：王取郇、刘、蔦、邠之田于郑。邠即武王子所封，据此则春秋初邠已并于郑矣”。

应国，侯爵，姬姓，始封武王子，都国于应。存灭：僖二十四年见，不知何年绝封，地入周，后入秦；《史记》：“赧王四十五年，客谓周最，以应为秦太后养地”是也。

韩国，侯爵，姬姓，始封武王子，都国于韩。存灭：僖二十四年见，春秋前为晋所灭，后以封大夫韩万为邑。

蒋国，姬姓，始封周公子，都国于期思。存灭：僖二十四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楚，为期思邑。

茅国，姬姓，始封周公子，都国于茅。存灭：僖二十四年见，后为邾邑；哀七年《传》：“茅成子以茅叛”是也。

胙国，姬姓，始封周公子。存灭：僖二十四年见。

郟国，都国于商密，后迁于郟。存灭：僖二十五年见，文五年，秦人入郟；盖自是南徙，为楚附庸；定六年《传》：迁郟于郟；则楚已灭之为邑矣。

夔国，子爵，半姓，始封熊挚，都国于夔。存灭：僖十六年见，为楚

所灭。

桧国，妘姓，始封祝融后，都国于桧。存灭：春秋前为郑所灭，僖三十三年见《传》。

沈国，子爵，姬姓，始封禹后，都国于平舆。存灭：文三年见，定四年为蔡所灭；后入楚为平舆邑。

六国，偃姓，始封皋陶后。存灭：文五年见，为楚所灭。

蓼国，偃姓，始封皋陶后。存灭：文五年见，为楚所灭。

偃国，偃姓。存灭：文六年见。

麇国，子爵，都国于锡穴。存灭：文十年见，不知何年灭于楚。

巢国，伯爵。存灭：文十二年见，昭二十四年灭于吴。

宗国，子爵。存灭：文十二年见。

舒蓼国，偃爵，始封皋陶后。存灭：文十四年见，宣八年灭于楚。

庸国，都国于上庸。存灭：文十六年见，为楚所灭。

崇国。存灭：宣元年见。

郟国，子爵，己姓，始封少昊后，都国于郟。存灭：宣四年见，终春秋世犹存；《纪年》云：于越子朱句，三十五年灭郟；今按《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犹有郟国，相去一百三十五年，《纪年》误。

莱国，子爵，姜姓。存灭：宣七年见，襄六年灭于齐。

晓亮先生这个统计表很详细，但也有不少错误。

如：表中说齐为侯爵，其实齐为公爵。从太公起，其后丁公、乙公、

癸公、哀公，历代都是公爵。

表中说鲁为侯爵，实际上众所周知鲁是公爵，周公旦，周公子伯禽皆称鲁公。伯禽子姬首称为考公。

陈亦非侯爵，而是公爵。武王灭纣，求舜后，得妣满，嫁以长女太姬，封为公爵。

其他的错误还有：

杞为侯爵，错，杞应为公爵，始封为东楼公；

郑为伯爵，错，郑实为公爵；

北燕国召公奭为伯爵，错，召公实为侯爵。

其他的小国，我们就不辩证了。

从上面这个表可以看出，武王当时应该还封了不少名君贤臣之后。像什么顛頊之后，太昊之后，少昊之后，伯夷之后，祝融之后，皋陶之后，厉山氏之后等等。武王灭纣，刚刚立国，需要收拾人心，故有许多勿望之福掷下——大馅饼到处横飞。到了成康之际，天下已经稳定，土地宝贵，人民稀缺，那些名人之后，蓝血贵嗣，恐怕也就无人予以理会了。

分封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土地是公侯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为附庸。

姬姓之国占大多数，文王的后裔十六国，武王的后裔四国，周公的后裔六国，再加上他们那些后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亲戚的一大堆所谓同姓，一句话——分封这件天大的好事，只要不是精神病和白痴，老姬家人人有份儿。

在所有真正的功臣中，师尚父第一个受封。因为他“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特赐国号为齐。齐者，与周天子齐平也——等于是野史上的所谓“一字并肩王”。

他的地方也特别大：“兼五侯地，尊勤劳也”，等于是一下子占了五个一等公国。

后代有很多人替太公抱打不平——武王怎么把自己的第一功臣贬到东夷去了，这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

其实东夷地方大了，而山东这一块，经济文化相当发达（有考古资料为证）——与殷商王畿几乎不相上下，并不是什么老少边穷地区。武王的至亲，弟弟周公不也封在山东了吗？怎么不见有人说三道四！况且太公本身就是山东人士，希望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是人之常情。

太公政经一流，极善治国，再加上自己的外孙成王赐予了齐国“五侯九伯（五等诸侯，九州之长），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历代子孙，缮甲厉兵，攻弱兼味，国势更是如日中天，无可比拟——终于率先崛起，成为了春秋首霸。

鲁为周公封国，封于少昊之墟——“奄”，地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其后伯禽打败淮夷、徐戎，成王命其“大启尔宇”（大大地开辟你的疆土），据说地方更增益至七百里。革车千乘，军力于天下诸侯中可谓最强。伯禽的后代子孙继续扩张，遂“奄有龟蒙（龟山、蒙山），遂荒大东，至于海邦”，“保有凫绎（凫山绎山），遂荒徐宅（占领了徐戎旧地）”，也成了一个大国。

除了土地和附庸小国，伯禽还得到“殷民六族”（都是有手工业专长的殷人家族），得到“大路”（车），“大旗”，夏后氏之璜（美玉），封父之繁弱（弓矢），以及各种“祝宗卜史”人员，“备物典册，官司彝器”。

由于周公之德，鲁国还保有郊祭文王的特权，以及全套的天子礼乐配置——所以后日孔子诞生、成长于鲁国，实非偶然。

卫国是在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设立的，封给了武王少弟康叔封。封地在殷墟，地亦四百里。康叔得到的是殷民七族（都是叛乱后被处置），

还有许多的宝器、仪仗。康叔在朝廷为周之司寇，且指挥“成周八师”，是周初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臣。

晋在山西，成王初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叔虞之子燮父时，改国号为晋。唐地乃夏朝故墟，由于成王宠爱其弟，叔虞受封时得到了夏之遗民“怀姓九宗”，还有“职官五正”等一整套完整的贵族官僚机构。晋之四面多戎狄，历代晋君次第并吞之，遂为大国。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乃是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所建。武王平定天下，寻找太伯、仲雍之后，仲雍的重孙周章早已在吴称君，武王因而封之。且封其弟虞仲于周北之夏墟，称虞国，列为诸侯。

出于对太伯、仲雍让天下的感激之情，周王室对吴国十分重视，常常有大批的赏赐颁下，考古发现亦有“彤弓”、“旅弓”，各种礼器，奴隶，殷人十七族等种种记录。这些对于吴国文化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譬如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延陵季子能够名震天下，以闲览博物君子著称，吴之嗣王能够雄踞东南，破齐灭楚，耀兵黄池，图霸中国，奖尊王室，与周王室的怂恿，鼓励是完全分不开的。

中原大国还有微子的宋国，北方大国则有召公的燕，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多谈了。

居殷之日，武王曾访问箕子，问以政治得失。箕子尽以从大禹王传下来的治国秘术《洪范九畴》（九种治国大法）相告，武王感其高义，援为师友而不臣之。乃封箕子于朝鲜，建箕子侯国，为周之外藩。

箕子率五千殷商遗民，东之朝鲜。见其仁德，当地土著亦欣然奉戴之。箕子以殷商旧制，均其田，一夫七十亩。以八条教民，慈以抚下，柔以驭民，政极宽大。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弊绝风清，人怀自励，朝鲜遂为君子之国。

箕子朝鲜传国一千一百余年，凋于卫满，亡于百济。

殷人尚白，故四年后，箕子素车白马以朝周。过殷故都，感宫室之倾颓，尽生禾黍，遗民之迸散，天各一方。家国沦亡，社稷丘墟，乃作《麦秀》以哀之，商民闻之，尽皆落泪！

箕子死后，归葬山东曹县——商丘远郊。

后来的高丽王朝为了纪念箕子开拓朝鲜的丰功伟绩，于公元 1102 年在平壤牡丹峰下为箕子建立了衣冠冢和庙宇，岁岁致祭。

箕子开国，为朝鲜历代王朝所公认。

金太阳上台以后，认为把一个中国人奉为始祖，乃是对伟大朝鲜民族的侮辱。于是，于1959年，他亲自下令铲平了已有千年历史的箕子陵。他命令转奉神话人物檀君为开国君主，写入国史和教科书——这位檀君据说是天帝之子，活了一千九百零八岁，在位整整一千五百年。箕子为朝鲜大君，建都平壤，据说也是他禅让的结果。

大封功臣之后，武王分兵四出，剪灭各地的附商诸侯，平定海内。

据说，周军灭掉了九十九国，制服了六百五十二国，割耳（等于斩杀）十七万七千七百余，俘虏三十一万多人。

大概受孟子影响，《史记》对这些都没有记载，但在春秋时代流行的《武舞》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武舞》的第二节，是灭商。

第四节，是在南方设立疆界（南国是疆）。

第六节，就是四出征伐，威震中原（“众夹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国”）。

所以，武王灭商之后，并没有立即收兵回营，他的军队还在全国各地扫荡了一番。

有人说，就是在这次大扫荡的逼迫下，留在东夷的攸侯喜带领着十几万殷军主力和人方、虎方等部族逃向了海外，东迁美洲。

毋庸置疑，美洲大陆的确有殷商的遗物，但估计那只是少数人、几条船所造成的行为结果，几十万人整体搬迁，在那样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再怎么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留在东夷的殷商主力，是被就地缴械了。几年后，在武庚的号召下，他们再次起事，最后被周公镇压。

克商后第四日，一月二十四日，戊辰日。武王在牧野战场祭天，追祀文王，颁布行政命令（立政）。

《礼记·大传》记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

克商后第十二日，武王登上嵩山最高峰天室山，举行盛大的封禅大典——“王祀于天室”。

则在几天前，武王已离开朝歌，南渡黄河。

站在“峻极于天”的嵩山之巔，武王诗兴大发，吟曰：

“於皇时周！

陟其高山，

墮山乔岳，

允犹翕河。

敷天之下，

哀时之对，

时周之命！”

武王鸣里哇啦，说的是什么？

翻译成现代话：

“啊，多么壮阔啊，我们的大周王朝！

登上巍峨的高山，

大山小山尽收眼底，

沅水（济水）淄水（在西周）汇入黄河。

普天之下，

无不包举在我的疆土之内，

承受我大周的天命！”

总而言之，武王在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下山之后，武王又一次祭神，祭祖，然后大宴群臣，犒赏三军（王乡大宜）。

最后一次祭祀，应该是在克商一个月左右举行的，据说连续进行了五天。每天都有歌舞，十分隆重，牧邑城内的牧室为此特意进行了扩建。

武王穿上天子袞服，接见了天下诸侯，然后率领他们祭祀了上帝以及太王、太伯、仲雍、王季、文王、伯邑考等人。

武王似乎对牧邑深有感情（毕竟这是他功成名就之地），后来由他的弟弟卫康叔指挥的殷八师据说就驻屯在牧邑。

10

武王撤军西归，已是早春时节。

绿草萌发，青春作伴。

武王一路巡视各个诸侯国，向他们颁赐了宗庙祭器，顺便也把传国之宝九鼎搬到了预备建立新都的洛邑。

大军是在汜水渡河西上的，至亳殷，改其地名为偃师。

武王应该是在三月中旬（按我们的现代历法算）回到镐京的。或曰：武王之出凡八十八日——“一戎衣而有天下”。

武王命令天下偃武修文、大兴教化，乃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告诉天下，我们再不要出兵打仗了。

然后他到祖庙去举行规模空前的大祭祀，各个邦国的侯、甸、采、卫各服诸侯都来助祭，陈设木豆竹籩各种祭器，奔走忙碌个不停。到了第三天，最后举行了柴祭祭祀上天，举行望祭祭祀山川，向天下宣布伐商建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武王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天上人间的一致赞美！

——从天上来说，这是上天的长子左龙创世后，在本次文明中第一次下界，千百万年前下界治世的经历都有些淡薄了，然而左龙一战而弭平四海，又安黎庶，为中华民族轴心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

这是上天高级生命安排扶持的结果，也是人间道家仙人暗中援手的结果，文王、武王、左群文星等人自身的功德和努力也十分关键。

经过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多少代人的艰辛奋斗，一个鸿运霞照，正气浩然，民心所服，万古传扬的伟大王朝终于建立。

这个王朝以仁义取天下，以仁义守之——布公心于遐迩，深得民心、顺合天意。

左龙以此功德，也换来了他自己下一世秦皇时代，广袤的疆土，和丰盛的享乐。

他自己的臣子就不用说了，他在这一世，与一批商臣也结下了缘分——譬如贤臣商容，感其恩义，下一世就转生为尉繚，扶保秦王。

诗人赞曰：

“於皇武王，
无竞维烈！
允文文王，
克开厥后。
嗣武受之，
胜殷遏刘，
耆定尔功。”

——伟大的周武王，他的功绩无法衡量！诚
挚有德的周文王，能把子孙的基业开创。
后嗣武王接受它，平商灭纣抑暴强，成就功业真辉煌。

又曰：

“绥万邦，屡丰年。
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武王诛纣安天下，年年喜获好收成。

天命在周不改停。

威武凛凛周武王，拥有朝士多贤能。

用来镇抚四方国，周家天下得安定。

武王光辉照天地，代替殷商坐朝廷。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尽心章句》）

《荀子儒效篇》曰：“遂选马而进。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厌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

《韩非子初见秦》曰：“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夜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

《吕氏春秋》曰：“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纣为擒。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顾炎武曰：

“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所以异乎曩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书序》言：“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纣之自燔；而亡其国也，在武庚之见杀。盖武庚之存殷者，犹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则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无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于此可见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风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为摇动，而必以封其遗胤。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故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封，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恐不平之意。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

上古以来，无杀君之事。汤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纣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纣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当时八

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无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不得已也，然后乃安于纣之亡，而不以为周师之过，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无余恨焉。非伯夷亲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其时异也。”

《多士》之书：“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亡国之民而号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诗经》中尚有《下武》、《时迈》等篇什，赞美武王。

在诸子百家，后代学者那里各种称叹揄扬，更是不胜枚举。

可以说，对于武王，三千年来，是颂声盈耳，异口同声，不期而然，不绝如缕。

然而，战胜归来的武王自己却是一副忧心忡忡，神魂不宁的样子——因为他心底里深知，打天下易，安天下难。

史载：“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

豳地在今甘肃宁县、庆阳一带，是周人的老家。自先祖庆节直至太王，数百年间，尽居于此，武王去到豳地，显然是去祭祖。九州州长则既是去述职，也是去陪祭。武王光宅天下，富有四海，顺便也把这些人都领到了老家，也许还对着当初没有跟太王迁徙的，不太识相的父老乡亲们（不知道有没有）炫耀了一番。

他们在豳地的土山上遥望商邑，显然商量着什么。

他们显然在研究怎样才能完全安定天下，消除隐患。

这才是清醒的政治家——与李自成、洪秀全等辈相去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武王回到周都镐京，难以入睡，直到深夜。周公听说后，来到武王的住所。问他：“你怎么还不睡觉？”武王回答说：“我告诉你吧：上天不再接受殷商的祭品，从我姬发还未出生到现在，已经有整整六十年了（这正好说明武王这时只有五十几岁）。荒郊野外怪兽成群，害虫遍野——灾异屡现（这就是天不佑商的明证）。正是因为上天已经不再保佑殷商，所以我们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建立新朝，称王天下。

上天建立殷商，曾经降下三百六十名贤士，供殷王任用，所以殷商才能强盛显赫，维持了五六百年。我现在还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周朝真

正地根基巩固，国运绵永（至少像殷商那样）——以不副上天所托，又怎么能够放心大胆地高卧安眠呢？

我一定要达成上天的殷切希望，要在中原腹地，在便于沟通上天的嵩山附近建都，居地中以御四方，治理天下。那样我们的子孙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就近去求告上天，上天有什么命令，也可以就近送达。”

（“宅兹中国以义民”，“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

“因为害怕人民惊骇，我们没有对殷商的官吏一一进行甄别，殷王受的贪官污吏，股肱爪牙们还隐藏在人民中间，他们在日夜梦想着复辟那个血腥的帝国，继续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挖出来，予以惩罚——只有这样天下才能真正安定。

我要日夜努力勤政，首先确保我们西部本土的强盛（毕竟这时是分封制），然后再推而广之，又安天下。

伊、洛之间，地势平坦，是从前夏朝定居的地方（夏都斟鄩在焉——“昔伊洛竭而夏亡”）。我曾经在南边看过三涂山，北边看过太行山麓的都邑，也观察了黄河、洛水、伊水流域，只有这里与方便通天的天室山相去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于是对在洛邑营建首都进行了测量规划，然后离去。

事实上，商都西亳（偃师二里头）也在洛阳附近。

洛阳只是伊洛之间平坦，周围则有郁山、邙山、青要山、荆紫山、周山、樱山、龙门山、香山、万安山、首阳山、嵩山等多座山脉；境内河渠密布，分属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黄河、洛河、伊河、清河、磁河、铁滦河、涧河、瀍河等 10 余条河流蜿蜒其间，有“四面环山六水并流、八关都邑、十省通衢”之称。由于洛阳地处中原，山川纵横，西依秦岭，出函谷是关中秦川；东临嵩岳；北靠太行且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有宛叶之饶，所以号称“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武王的确很想把殷纣王的余党挖出来，以遏止可能发生的叛乱。但现在没有由头，没有借口，也不好立刻下手，他只好姑且忍耐，等待时机。

他深知大乱之后，民心思定。因此，绝不好大喜功，肆意妄为，相反，他以恬淡虚无的方式垂拱而治，让天下万民得以充分的休养生息。

他分封了大批家人亲眷以为诸侯，似乎颇有私心，然而在那个极重血

缘关系的时代，若不如此，又如何能够纲维天下，建立起一个初步大一统的国家？

他任用官吏唯贤唯能，并不受血缘关系的局限（建官惟贤，位事惟能）。

他用自古以来，薪火相传的“五教”来教化万民，要求在家庭中人人遵守应守的伦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他特别重视人民的三件大事：

- 一、吃饭，
- 二、丧礼，
- 三、祭祀。

——为什么这些都是自古圣王所重？唐代的孔颖达解释说：这是因为“民以食为命，丧礼笃亲爱，祭祀崇教养”。——生、死、死后一并兼顾，人心乃安。

夏商周皆聚族而居，要想团结族人，消弭争端，没有比经常祭天祭祖，强调血缘纽带更高明的方法了——对于这一点，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了。

他提倡做人要敦厚真诚，并在天下大力表彰那些忠臣义士。因此那时的整个社会都尊崇有德之人，国家也尽力报偿有功之臣（崇德报功）。

由于武王修治自身，同时强调教化，委任得人，刚刚开国的大周王朝治理的井井有条——只是各种更具体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完善。

当此之时，天下四方许多国家、部落都慕义来朝——“四夷咸宾，无有远迹，毕献方物。”

譬如，居住在中国东北不咸山（长白山）一带的肃慎来贡“楛（户）矢石磬”，做的很是精致，武王异常珍爱。后来，当自己的大女儿太姬下嫁陈胡公妫满之时，武王把它赐给了太姬，因此此宝最后落到了陈国。

西方的旅国进献了一种大犬——獒（“狗四尺为獒”《尔雅》），武王非常喜欢，大概是经常逗弄它。太保召公奭看了，感到很不高兴。他为此特意上了一道谏章《旅獒》，规劝武王不要“玩物丧志”，告诉他“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君王不应以物为宝，而应以天下贤人为宝。武王听了，虽然舍不得那条大狗（兴许就是藏獒！），但人家说的乃是正理，也只好愉快地（？）接受了。

孔子褒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

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

——可见作为殷人的后代，伟大的孔夫子并没有狭隘的种族思想！

灭商后二年，由于过度辛劳，武王得了重病。

这时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太师姜尚、太保召公、太宰周公、司寇康叔、司空丹季等等王公大臣们，感到非常担心，他们虔诚地占卜，询问天意。

作为武王的爱弟，周公更是忧心。他私下里斋戒沐浴，祈祷上苍，为了给二哥消灾解难，甘愿豁出性命，以身代死。

他筑起三座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好玉，拿着珪，向太王、王季、文王虔诚地祷告。

他说：“列位先祖啊，你们的长孙姬发，现在忽然得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十分凶险。假如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为上帝助祭的职责，需要人手，那就用我姬旦来代替姬发吧！我柔顺巧能，多材多艺，能够很好地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姬发不如我多材多艺（脾气也不太好），难以侍奉鬼神。”

他刚刚被上帝任命，就迅速占领了天下，这就说明姬发他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天下万邦的贵族、百姓看到姬发无不感到敬畏！

唉！不丧失上帝降给我们周邦的神圣使命，我们的历代先王就可以永远有所归依，永远享受祭品了。

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假如你们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就拿着璧、珪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能允准，那我就收回璧珪，也不敢再请了！”

于是，卜问了三龟，都是吉兆。打开锁钥，对照查看占卜秘籍，也都吉利。周公说：“根据龟兆，大王的病将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三位先王已经告诉我，我大周朝的国运是很长久的。现在，我只期待三位先王，能够尽快把我招到天上去（以代替二哥）。”

周公回去，史官把周公祷告的册书保存在金属装饰的匣子里。

第二天，武王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但不久，武王又得了重病，最终还是与世长辞了。

今人推算：武王崩驾于公元前 1043 年，（受命十四年）终年五十四岁。

武王死后葬于毕原，陪伴在他的父亲文王身旁。

他的妻子是太公之女，治乱之臣十人中唯一的女性邑姜，死后被奉为圣母。

武王遗有五子，除了姬诵继位为成王外，尚有邲叔、唐叔、应侯、韩侯。

武王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还是著名的演说家，也能写诗。

他雄材伟略，目光远大，思虑周详，行事果断，外加一表堂堂，口才便给——具有杰出的个人魅力，因此深受臣民爱戴。

他出色地完成了上天交付给他的神圣使命——拯天下黎民百姓出水火，而置之衽席之上。

他继承了文王的伟大事业，高举吊民伐罪的正义旗帜。一声令下，天下诸侯，风聚云屯，如响应声，一戎衣而天下定，使万姓昭苏，天地重光。

他深体上天好生之德，宅心仁厚，罪人不孥，剿灭暴君殷纣而复立其子武庚，以存商祀。

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国运最长的一个王朝，礼乐春秋八百载，影响极其深远。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天子”！

武王这一世身体上的业力很少，因此他的逝世是很突然的，几乎没有一丝痛苦。

他的神识与肉身倏然分离，兀兀腾腾，向上浮起，忽然感到无比的轻松，无限的自在——如茧之化蝶，如鸟之出笼。

还来不及俯瞰王宫中亲人们的捶胸顿足，倾听他们的哀哭（武王这时必定会感到有点可笑），他就看见半空中有大批的神灵，成千上万的仙女正站在云端，侍立恭候，一时天香飘渺、天乐动地，霞光紫雾、漫天极地。在众神的簇拥下，武王骑上一匹雄骏的天马，一迳向天界飞去。

他很快就与文王见了面，他们恢复了好朋友的身份。两人连日畅谈，

抚今追昔，感慨不已！

上天对于祖龙在本次人类中的第一次轮转，评价极高——唯一美中不足的白璧微瑕乃是：武王太过仁慈，没有能够干净彻底地消除殷顽的叛乱隐患。但这主要也是因为上天召回武王过早的缘故——再给天子几年时间，相信这个问题必定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严格说来，也不能算是武王的失误。

——最后算来算去，上天给武王打的几乎是个满分。

当然，从根本上说，上天的安排是极其精密的（天脑有如一台超高级的计算机！）。让武王壮年回天，也是为了给周公一个机会，树立威德，要不人家岂不是白白下去一趟？

——对于祖龙来说，则基本已无此需要。

谈到灵魂出窍，生死轮回，某些已经被洗成脑残的蠢人又要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迷信”二字不由自主，浮现心头。

其实对于生死轮回，伟大的东方宗教——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等早已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得出了确定的结论。

中国古籍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也很多，俯拾即是。

由于全球各地经常有关于生命轮回的实例出现，西方科学界的有识之士在最近几十年也开始密切关注此事。

上个世纪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很多，著名的有美国学者的《东西方轮回事迹汇编》，维吉尼亚大学史蒂文森博士的《二十个有关轮回转世的事实》等等。

以前，印度大学的周祥光教授曾经专门调查此事，他说：“此类轮回转生事情在印度发生甚多，不胜枚举。”印度德里的“香姬·德比事件”即曾引起巨大的轰动。

此外上个世纪发生在土耳其的“阿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田三牛事件”（他没被洗脑，刚出娘胎就能说话），发生在西德的美国肯尼迪总统转世事件等等，皆哄传一时。

古今中外，这类事例非常之多，细心的网友完全可以自己查找。

研究轮回，东方多用禅定开发出来的特异能力。

西方人基本不懂修炼，因此更多是使用催眠术——成果也很丰富。

催眠师使用年龄退回技术，曾经使许多人回忆起了自己的前生经历——大部分都是准确无误，已经用许多事实加以证实。

11

武王英年早逝，天下震恐，人心摇动——大周王朝进入了危险的瓶颈期。

武王原本打算传位给周公，兄终弟及。这在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之前，也很正常。再说危疑之秋，国赖长君。因此他说：这件事无须占卜，我立刻就可以决定，你来接位好啦！

周公却死活也不肯答应，只是泣涕不止——他不愿意抹杀兄长开国的丰功伟绩，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利是视的小人物，让后人指责。武王无奈，只好遗命自己的长子姬诵续立，遗命周公全权辅政。

姬诵登天子位，是为周成王，当时年仅十三岁。

于是冢宰周公开始总领百官，总理内外一切军政要务——由于武王的遗命，他已经位居太公和召公之上，当然也在自己的三哥管叔鲜之上。

天下的骚动是越发厉害了，许多方国、部族大有趁武王崩逝，主少国疑之机揭竿而起之势。

周公知道这是因为成王幼小，不足以震慑天下的缘故，于是决定摄政称王，暂且代替成王治理天下。

这就等于告诉天下所有试图反叛的人士：大周是不会倒下的，倒下的只能是你们！

当然，称王摄政在三代之后基本就等同于篡逆——这种天泽之分未严时期的作法，我们后人已经很难理解了——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周公所制定的礼法固化了。

但当时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你耐心解释，而且当初伊尹就是这么干的。

周公盛养成王，让他每天在宫里学习各种治国之术，自己则每天召见百官、诸侯，处理政务，发布政令、诰命。

这几个月，他都在忙一件大事，那就是举行武王的葬礼——古人葬礼之复杂繁琐，现代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尤其是君王的葬礼。

隆重而漫长的葬礼总算结束了，武王的肉身归葬毕原，所有人总算松了口气。

据说，已经到了成王元年的六月份。

管叔、蔡叔、霍叔是不是来参加葬礼了，我不知道。但我猜想，他们十有八九应该是到场了，到场的甚至还有武庚。

天子死了，天下诸侯岂有不来奔丧会葬之礼？

不管怎么说，三叔是愤怒了，尤其是管叔鲜。

看着自己的弟弟在自己的面前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在他看来），呼叱群臣，他的心中必定感到阵阵刺痛。心说：好你个老四，居然爬到我的头上来了。

父亲在世，父亲偏向；哥哥在世，哥哥偏心，总是在重用你——这不是摆明了说我无能吗？

你还差点兄终弟及——哼！我老三还没死呢，要“弟及”也轮不到你老四呀？

老二刚死，你就给自己封王了，再这么搞下去，我看，你早晚得儿篡位！

估计是回到朝歌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猜想跟两个弟弟说了。两个弟弟估计对于昔日平起平坐的一奶同胞，忽然之间高居于自己之上也是甚为不满，哥仨又成年累月在一起混，感情深厚，倾谈之下，自然是赞同三哥。

商议之后，哥仨决定先打心理战，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那意思就是说周公要篡位。

流言的传播速度在中国历来很快，尤其是有意散播的流言。没有多久，周公旦即将篡位的流言就传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商奄和薄姑的两个国君听到这个消息，极为兴奋，马上来找商君武庚，劝他说：“武王已经死了，小王年幼，周公又被怀疑，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我们赶紧起义吧！”

原来商奄和薄姑乃是殷商最亲密的两个盟国，极有可能就是以前殷王的后代。对于殷商的被剥夺掉天下共主地位，他们早已是忿忿不平、满腔怒火了——必欲改图之而后快。

武庚毕竟是纣王的儿子，父亲被周人逼迫，死于非命，自己的天子大位被夺走，岂有不思报复之理，殷人又历来嗜血好战，悍不畏死，闻听此语，自然是大喜过望，一拍即合。

于是几位老哥又来煽动三叔，当然他们不会说，我们想要复辟，我们想要恢复大商王朝。他们肯定会告诉三叔，我们是来协助你们的，给你们打打下手而已。我们大家只要举起大旗，宣布不服从周公旦那个伪中央，周公就得儿下台，到时候，根本就不用动什么刀兵。

三叔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侄儿的王位，作为武王的弟弟，这是理所当然的，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在串通了淮夷、徐戎、熊、盈、丰、庸、唐等十七国后，他们终于举起了所谓正义的旗帜。

根据笔者本人的体验，流言在我们中国的传播的速度，称得上是快逾奔马，疾逾飘风，子弹不足拟，飞机不足喻——大概也就仅仅低于光速。

流言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镐京，传到了太公、召公和刚刚进入青春反叛期的周成王姬诵的耳朵里——这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听到之后，感觉甚为有理，也不禁起了疑心。

太公胸有城府，老奸巨猾，默不作声，暂且暗中观察。

召公性情耿直，心直口快，虽然也没明说，但他在他的话里话外却已经带了出来——也暗指周公僭越，有篡立之势，而且表情冷淡，态度僵硬。

周公知道召公听到了传言，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于是拉着他，坐下来，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给他讲了一长篇大道理，随侍的史官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名篇——《君奭》。

他从殷商的历史讲起，告诉姬奭君，天子年幼，大臣摄政，乃是自古以来传统。他举出了商臣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贤（与巫咸并非一人）甘盘等人的例子。他深入浅出，多方设喻，费尽唇舌，口沫横飞，经过几个小时的剖析解释，逻辑推理，总算把死脑筋，不开窍，诚恳赣直的君奭整明白了。

一旁的太公可是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心有九窍，玲珑剔透之人，旁听几句，察言观色，暗自揣摩，心中早已一切了然。

三公的意见统一了。

召公和太公转变之后，又去说服成王，告诉他周公摄政，只是为了对得起太王、王季、文王上百年的苦心经营，只是为了保住大周江山。可怜的孩子啊！没有人要抢你的王位，没有人会谋害你，我们大家都

会保护你。我们一定会对得起你刚刚死去的父亲，我们都是你的至亲骨肉啊！

估计姜子牙的女儿，中国的玛丽亚——圣母邑姜也参加了说服工作。

成王年幼，一会明白、一会糊涂，这会也算是暂时明白了。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算是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

不知道又经过多少说服，教育工作，朝廷的文武百官和天下诸侯也纷纷打消了疑虑，站稳了立场。

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择日占卜，出兵平叛。

周公开始征集各地的王室驻军和各诸侯国的军队，集结完毕后，用文王留下的大宝龟进行了多次占卜，卜兆全都吉利。

周公于是以成王的名义发布《大诰》，号召文武群臣和各地诸侯遵从天命，合力东征，在上帝的旗帜指引下，去完成先人所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

这时大概是周成王元年的下半年，也有人说是第二年初。

周军自镐京出发，沿着渭水、黄河以南的大道行进。数万人马，出关中后，直趋成周。

管叔和蔡叔、霍叔的军队据说此刻正盘踞在管城（郑州），并向成周攻击前进——他们显然是想夺取这个尚未建成的新都，占据天下要冲。

周公大军与三叔军接战于成周郊外。三叔的军队原来都是武王的旧部，素来忠于武王，仰慕周公。现在看见周公（也许还有太公）率领大批朝臣（都是老上级，老领导），打着幼主的旗号前来讨伐，哪有战心？所以兵戈方交，一战即溃。

太公当时已与周公恢复昔日的至交，周公让召公以成王的名义授予了太公征伐大权：“东至海，西至河（远比今天靠西），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在这么一大片地方，想砍谁砍谁！所以太公很有可能这一次是与周公一起出征。

管叔见自己的军队崩溃，迫不得已，只好上吊自杀。

其实他知道，以周公那样宽仁的个性，是绝不会杀害自己的兄长的。但管叔姬鲜性情刚烈，不愿意向自己的弟弟低头，因此终于酿成了这一悲剧。

蔡叔、霍叔当场被捕。

周公给蔡叔十辆马车，七十个仆从，命令人押着他去郭邻（？）居住——把他给流放了。

给霍叔大车七乘，仆人若干（那年头，全国才几辆车？可见二人还是中央首长待遇），把他贬为平民，三年不准录用。估计三年之后，还是让他恢复了王族身份，继续当官。

蔡叔留下的国家，日后转给了他的儿子蔡仲（姬胡），这位蔡仲虽然年轻，却甚是贤德，因此周公又把他提拔到中央，作了朝中大臣。

老实说：三叔之乱的引发，周公自己也有很大责任。他称王践祚，显而易见，是有些操之过急了。管叔宣称维护成王，擎旗举事，恐怕是既有公心，又存私怨。

然后，周公指挥大军，渡河北上，逆袭武庚。

武庚叛军此时正徘徊河上，相机而动（其实是举棋不定），骤见周军袭来，大为震惊，稍一交锋，即一哄而散（大概是想起了当年的血流漂杵）。

武庚急忙带领少数残兵退往朝歌。

周军则不依不饶，衔尾而至。

武庚眼见朝歌是无法坚守了，于是把心一横——弃城北逃！（可见他还不如他老爹呢。）

据说他刚刚跑到半道，就被不知从哪里杀出的周军截住了。周军对他可不像对三叔那么客气——咔嚓一刀，就地正法。

武庚空出来的王位，被周公赠送给了自己的好友，殷纣王的大哥微子启。

分封微子的诰命写的特别好，值得引述一下：

成王说（其实是周公说）：“哎！殷王的长子啊（殷王元子），我们考察往古，有尊崇盛德，效法先贤的制度。（你）继承了先王的血统，使用着先王的典章器物（在我们大周就该），做王家的贵宾，与王家同样美好，世世代代，无穷无尽（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啊！你的先祖成汤，恭敬、通达、广大、深远，因此而受到了上天的眷顾，承受了天命。他用宽和的政治来安抚人民，铲除了那些邪恶之

徒。他的功绩施恩于当时，德泽流布于后世（功加于时，德垂后世）。

你能遵循成汤的圣道，早年就有美名在世间传扬。你恭谨诚孝，虔敬上天，热爱百姓。我欣赏赞美你崇高的美德，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因为上帝时常享用你的祭品，商民对你热诚拥戴。因此，我立你为一等公（上公，《周礼》：“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治理东方的宋国。”

“要庄重啊！前去发布你的政令吧，谨慎地行使你上公的职责，遵守法律，维护王室。希望你能发扬伟大先祖成汤的美德，管理好你的臣民。希望你能永远安居上公之位以辅佐我。这样，你的子孙就可以世世享受你的余荫，天下的万邦诸侯也会以你为榜样，扶保我大周永不懈怠！

唉！你走吧，到你的国家去施行善政，不要忘记天子的诰命！”

这篇《微子之命》，虽然明朝的梅鹗（Zhuo）、清代的阎若璩（Qu）等人考证它是伪作——并非周初原文。但与先秦古籍对照，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很多学者都把它当做是已经散失的古代《尚书》的西晋辑佚本，来加以使用。

周军又一次占领了殷都。他们略加休整，就准备掉转兵锋，东征灭奄（山东曲阜）。

辛公甲进谏说：“大国难攻，小邦易克，我们不如先消灭各个小国，这样剩下的大国就孤立无援，独木难支了。”

周公听了，感觉非常有道理。于是挥军东南，首先攻打淮河、泗水之间的以徐戎为首的淮夷各国。

淮夷是东夷的一部分。当时的东夷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域。泛而言之，凡居住在当时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氏族、方国皆被贬称东夷。

到底有多少个东夷国家参加了叛乱，恐怕是难以搞清了。我们只知道这些夷人的军队颇为善战，尤其是在河湖水网地带。这儿地方大概有点像近现代的阿富汗——整个就是一大陷阱。所以他们永远也不打算服从中央，不管你是殷商，还是大周。

周公的大军到此之后，果然是水土不服，战车瘫痪，蒙头转向，四面受敌。

好在夷人政治上不统一，军力又曾被帝乙和纣王父子大大削减。周公

军使尽全身解数，用了将近两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们逼的举手投降了。

而后，周军由南向北，相继攻灭缙、丰等国，剪除商奄的羽翼。此时，毛叔郑奉成王之命，率领另一支周军由西向东进逼商奄。奄君上天下地，走投无路，只好开城出降。

周军乘胜北进，又迫降薄姑诸国。最后向东横扫，直抵海滨，擒杀纣王的旧将，长跑冠军飞廉，三年东征遂告胜利结束。

总计，周公东征，消灭了殷、徐、盈、攸、奄、丰、薄姑等五十个国家。殷商的潜在势力自此全部瓦解，大周王朝在整个中国的统治地位自此才真正确立。

周公东征，并不都是凯歌行进，战事一度也曾经甚为激烈。

《豳风·破斧》说：

“既破我斧，（既砍破了我的战斧）

又缺我斨。（又砍缺了我的战斨）（斨：柄孔是方形的战斧。）

周公东征，（周公东征）

四国是皇。（天下四方胆战心惊）（皇，通惶）

哀我人斯，（可怜我们这些生还的人啊）

亦孔之将。（也还算是幸运）

既破我斧，（既砍破了我的战斧）

又缺我斨。（又砍缺了我的战斨）（斨：长凿形兵器。）

周公东征，（周公东征）

四国是吡。（四国都蒙受周王的教化）[吡(é):教化]

哀我人斯，（可怜我们这些人啊）

亦孔之嘉。（能够生还总算还好）

既破我斧，（既砍破了我的战斧）

又缺我铍。（又刺缺了我的铍矛）[铍(qiu)三面有刃的长矛]

周公东征，（周公东征）

四国是遘。（四国叛军都臣服）

哀我人斯，（可怜我们这些人啊）

亦孔之休。（活着回来多么吉祥）

这首诗是东征的战士，在胜利的归途中所作，既歌颂了周公东征的正义事业，又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激烈，以及在大战之后，将士们普遍感到后怕的微妙心理。

名诗《东山》写的更好：

“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再翻译了。

东山，也叫蒙山，商时属奄国，周公东征，曾在此驻军。后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即是此处。

《东山》是东征的战士所作，这充分显示了下层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但上层人物、英雄豪杰的创造力同样伟大。这不，我们的元圣周公在东征之后，也挥笔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名篇《鸛鸣》——这就用实例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乃是由下层百姓和英雄豪杰所共同创造。

东征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唐叔虞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株怪禾——下面各生于一垄，到上面却合成为一穗。唐叔（那时他还叫姬子于）见之，

深感奇特，就把它献给哥哥。成王看了，心生一计，命令唐叔到东征的大军中，去把它馈赠给周公。

周公看了，知道这是成王示好之意——以前有分歧，以后则精诚合作，合二为一。于是写下了《嘉禾》一文，以记其盛，感谢天子。

周公知道成王心里还有疑虑，稍后，东征刚刚结束，他就写下了《鸛鵙》一诗，回赠成王。申述在王室危殆，四海彷徨的时刻，自己历尽艰辛，扶倾救乱的苦心，以自明心志。

诗曰：

“鸛鵙鸛鵙！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鬻通育；闵，病扰。）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彻，取也。土，杜的借字。女，汝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

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租，菹也，茅草。卒，悴也。

瘁，tu，因疲而病。）

予羽谯谯（qiao），予尾脩脩（xiao），予室翘翘。

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xiao）！”

——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经夺去了我的孩子，再不要毁去我的巢室。

我含辛茹苦，早已为养育雏子又累又病！

我趁着天晴未阴雨，啄取那桑皮杜叶，把门窗修补。

现在你们树下的人，有谁还敢来将我欺辱！

我用拘挛的手爪，采捋茅草花；

蓄积干草垫底，喙角也累得病啦——只为此还未筑好的家。

我的羽毛稀落焦枯，我的尾巴活像一把干草；我的巢儿又险又高，

正在风雨中飘摇，我只能惊恐地哀号！

在这里，周公自比母鸟，以鸛鹑喻武庚，以“我子”喻管、蔡、霍三

叔，以“鬻子”——后来的孩子，喻成王。可谓设喻奇特，感情深挚。

令人读后，唏嘘感叹！

成王接到此诗，读过之后，心中感动，但当时也没再说什么。

《尚书大传》说：“周公相成王，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

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但五年指的是第二次粗略完成，着手开工应该在第四年。

营建东都，第一次是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第二次就是这次；周公归政之后，还另外有第三次——看起来，西方的罗马，东方的洛阳都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最终建成的东都，位于伊洛盆地中心。《逸周书》说：“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郭（外城）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据此，则内城为王城，王城东边就是所谓成周，是喜欢造反的殷顽民建设并居住的地方（看起来古人想拿首都户口，起来造反即可！呵呵）。以此城规模之大推测，其宏敞壮丽恐怕犹在镐京之上。

《尚书·康诰》记载：“惟三月哉生魄，（周成王四年三月初）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天下诸侯，文武百官，殷民周人咸集于此，参加规划、营建。——卫康叔即受封于此时，则“四年建侯卫”，第二次大分封，应该就在此时此地。

《左传》上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那么这一次主要是分封姬姓同族。

《荀子》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也）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则这一次周公又封建了七十一国。但诸子百家为了夸胜于人，喜欢放言高论，顺嘴胡说——反正已经是过去时，谁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总怀疑这里面夹杂着武王第一次分封的封国。

这一次的分封，有新封，有益封，有迁封（远迁以镇守远地）。忙忙碌碌，纷纷扰扰，等于是整个天下又一次大迁徙，大搬家。这一回合制造出来的大国，主要是微子的宋、康叔封的卫，以及稍后唐叔虞的晋。

所封诸国已见上面列表，兹不赘述。

通过这儿次土改，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大圣人的地位完全确立——我要是分你一个国家，你肯定也会整天说我好话，对我赞不绝口，千恩万谢，铭感五内，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你的子子孙孙金堂玉马，钟鸣鼎食，妖姬艳女，魂飞魄散，在其午夜梦回之时，追本溯源之际，同样也会泫然泣下，感恩戴德，

一瓣心香，遥空祷祝！

——春晖寸草之心，白骨再肉之叹，油然生矣！

12

从周公旦三千年不朽的传奇，可以看出：如果本朝某人将土改进行到底，不去干食言自肥，建立人民公社那样的糗事，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大概将不会存在任何争议——谁敢与八九亿死心塌地，竭诚拥戴他的人民为敌，吃饭的家伙不想要了咋地？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了呼应斯大林同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夏商周三朝就开始被贴上了奴隶社会的标签。与两千五、六百年的极口颂赞相反，对于所谓烝蒸三代圣治的评价从此一落千丈，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前三朝，从此成了黑暗地狱的代名词。

然则夏王朝是奴隶社会吗？天下万国岂不仍然是各过各的，有一个天下共主做裁判员而已。生产工具都是石器、木器、骨器，大家在一起抓挠，也就勉强图个温饱。一个民族若要靠强行榨取另一个民族生活，后者非统统饿死不可。

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穿的是破衣烂衫（恶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菲饮食），住的是草屋茅舍（卑宫室），自己整天拎着一把大木锨，带头劳动（身执耒耨，以为民先）。

他沐甚雨、栉疾风，以安置万国，多少次在家门口经过而不敢入，胼手胝足，摩顶放踵，一心为民，大公无私。他在中华大地上奔波了十三年，行山表木，治平水土，奠立九州，功德巍巍，方才被舜帝荐拔，万民推戴，登立为天子。

不仅大禹如此，文王也是这样。作为一方霸主，声震远迩的西伯，“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从事开山垦荒，耕田耨地的劳役。按照郭沫若等人的解释，他还经常放牧牛羊：“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论语》概括说：“禹稷（其意已含文王）躬稼而有天下。”

三代之君，的确已经不再像原始民主时期那样，选贤与能，每次都禅让；但他若想使自己或自己的家族拥有天下，却也必须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一点上，禹汤文武周公与炎黄尧舜并无区别。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农业社会一分为三：

第一阶段：氏族部落时代。

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炎黄的部落联盟。

那时中华大地上人烟稀少，各个氏族部落互不统属，小国寡民，少有接触，不大往来。部族内部血缘姻缘交织，非常民主，土地公有，平均分配，酋长基本上由巫师充任。

第二阶段：封建时代。

我们给它下的准确定义，就是政治上的分权时代（在某一天然统一的地理单元内），包括所谓黄帝王朝和夏商周。此时人口开始稠密，天下有了共主，但层层分权。

这是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社会——即有民主，又有专制。王权要受贵族（譬如辅政大臣）的很大制约，有时也会受到下层民众的强力制约。

土地这时名义上是国有或王有，层层分封，不许买卖（田里不鬻），村社使用，计口授田，盛行劳役地租。

若推而广之，面向整个世界，则封建时代在政治上既有民主制，又有寡头制，也有独裁制。

在生产方式上，在物质资料的获取上，既有以平民为主的，也有以农

奴为主的，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国家则以奴隶为主。

第三阶段：郡县时代，从秦始皇到清末（中央集权时代或帝国时代）。

经济上，土地基本私有。

政治上，官吏委派，一捅到底。

前期承先代余韵，还能注意均田，后期则比较自由放任。

其实全世界的农业社会，都可以这样划分。

如果人类在一千年后毁灭，进行总决算，回头检讨历史，那么，人们会发现：

在五万年左右的本次人类存续期中，人类曾两次进入“轴心时代”。

第一次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那次，再加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提出的基督教时段。那么，就是以古希腊三哲，释迦牟尼、大雄，孔子、老子为中心，再加上耶稣和圣保罗等人，如果我们把雅氏所说的这一开端再向后拉个一二百年，统计这一个轴心期，也就延续了七八百年。

第二轴心时代，则开始于公元 1500 年左右的大航海。人类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明确的全球意识，嗣后是广漠的宇宙意识，然后是清醒的个体意识。睿智的政治意识，透彻的经济意识，谨严的法律意识，精密的科学意识。

我想今后不久，真实的人类历史，真实的精神宇宙的图景，同样也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这个我们身处其中而难以察觉的轴心时代，大约会在二、三百年后结束——这一时代同样耗时约七八百年。

届时，世界在政治、经济、法律乃至文化上，已经完全统一。

生物学上有“寒武纪大爆发”这一术语，比较一下，人们会看到：这两个“轴心时代”都产生于封建时代末期，都出自：“封建末期大爆发”。

比较农业社会这三种制度：

部族时代太过分散，效率不高，固不足取（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中央集权同样也会导致效率缺失，造成社会的平庸化，酱缸化。

唯有分权的封建制度，唯有封建中期、末期的剧烈竞争，可以极大地

提高人类的组织能力、创造能力。使生产飞速发展，使文化高度繁荣。

那是一个指数暴涨的时代！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整个社会思想解放，活力四射。

从我国来说：

学界公认：周秦之际，中国学术全盛，其成就垂两千余载，历二十几朝，直到今天，无法企及。

严复说：“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

梁启超说：那个时代“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至美之文章，至精之政论，至深之哲理并皆出于彼时。

我们今天为了提高国家的知名度，打造软实力，别无选择，也只好打着先哲的招牌，到处去开办所谓“孔子学院”。

你别说，把孔子、老子、孙子拿出去，还真是好使，人家真认。

如果你去开办什么“郭沫若学院”，或者“余秋雨学院”，估计一定是没人鸟你，用不了几天，就得儿关门大吉。

当然，这一次，文明没有升华。

一个又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王朝开始了，这种王朝的特征，是内部必腐，先盛后衰。

开国之时，由于竞争，大抵是杰出甚至伟大的人物占据着舞台中心，国家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一时倒也颇强。

但承平日久，随着人口增长、资源减少，随着财富的两极分化，随着帝王和官吏素质的严重下降，衰退会不可避免地到来。

“没有谁能够摧毁郑和的庞大舰队，摧毁它的是皇帝、朝臣和细菌。用不着想方设法去瘫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十几位后期的庸主已经足够使之瘫痪。”

不幸的是：这样的辉煌，我们的中华民族只经历了一次。

大鼻子的欧洲人，却是两次得到桂冠——无怪乎“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流毒甚广！

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公元 1500 年前后，世界几大文明中心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但“为什么住在欧亚大陆西部分散的和比较落后的人民中，会发生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不可阻止的过程，并不断使之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商业和军事领袖？”

——“这是一个几百年来使学者和其他观察家受到考验的问题！”

是欧洲的人口最多吗？（欧洲 5000 万至 5500 万，而中国是 1 亿到 1.3 亿）

是欧洲的土地最肥沃吗？（请比较印度和中国）

是欧洲的人种最优秀吗？（以前的竞争结果是半斤对八两）

是欧洲的文化最先进吗？

是欧洲的技术最发达吗？（“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比，在文化、数学、工程、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也不能说欧洲占有显著优势。”）

——答案无疑都是否定的。

当然，通过上面几段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秘密就潜藏在它的制度中！

欧洲崛起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分权”二字——而封建社会正是它最好

的制度体现。

“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从来就没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世俗或宗教领袖；相反，欧洲是个大杂烩，里面有许多小王国、小公国、贵族部落和城邦。”

这是一种标准的封建体制，表面上萧条破败，四分五裂，密云不雨，沉寂千年，孰不知其内部却蕴藏着巨大的制度能量，一旦等到中期、末期，链式反应，大爆发来临，欧洲的奇迹就会出现。

再加上从东方传入的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等关键技术，如风助火、如虎添翼，令人不可思议的，蕞尔的欧洲小邦凌驾并统治整个世界的情形，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封建时代”必须从很原始的状态开始，你若想第二次戴上桂冠，必须被打回原形，是以欧洲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

这与全世界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自然而然地进入封建的分权体制区别很大。

本来欧洲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进入了中央集权的郡县时代，已经进入高度文明。为了在日后再一次引领世界，整个欧洲，除了属于拜占庭的一隅，基本上已经被蛮族打成了白地。

仗打完了，人也几乎杀光了，当然要坐下来再造文明，但这时的欧洲人已经近乎是白手起家。

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啊！你应该扪心自问，你愿不愿意为了第二次戴上桂冠，就把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整整一个千年抹去？

你愿意付出那样巨大的牺牲吗？

上天只让你跌入谷底一二百年，马上就让你跃上世界历史的至上巅峰。这是在挤兑你，还是在照顾你？

事实上，“第二轴心时代”并不是欧洲人的禁脔。最高文明的火炬首先在欧洲各民族间传来传去，而后传入美洲，最后则即将传入中国——这一点，上天早已注定。

我们很快会迎来二三百年的壮丽时光！

《左传》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

数百年后的中国人，回头再看历史，我想，他决不会认为上天偏心（唉！上天格外爱我永远都不算偏心！）——说句老实话，每一次人类文明诞生，世界的龙头部分受到的照顾，大概都是最多的。

这一次，虽然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但恐怕也很难例外。

只是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去与非洲、澳洲、南美洲等等边缘地区进行比较。要比就比欧洲，或者美国，总而言之必须是最强的，而且是迄今为止，今天的后面还有什么，他老人家也不愿意劳神去想。

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想要告诉诸君，文武周公奋斗了一辈子，所倾力打造的新王朝，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它在历史坐标系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只有明确了这些，才能说，我们真正懂得了历史。

本人上面的论述实质上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近代科学其实也就是所谓“封建制度”的副产品。

中国大陆现行的历史课本中充斥着谎言，按照袁腾飞先生的估计，谎

言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你只要翻开课本，劈头保证就会看见这样一个谎言：说什么中国人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的后代（有确凿证据吗？），人类历史已经长达二三百万年云云，下面则照例是一大堆其它谎言。

在所有这些系统化的谎言中，以所谓三代“奴隶社会”的谎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至今信奉者犹众。

儒家学者历来推尊三代，不信的话，网友诸君自己可以去翻翻史籍——看看是不是对于三代的褒扬，欲“复三代之制”的呼声，历朝历代不绝于耳？

古人用一句话总结说：“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鼓吹阶级斗争，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理论的普适性，近代中国最有才华的左派学者郭沫若先生，在 1930 年抛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了与欧洲历史取齐，遂大胆断言中国的夏商周三朝也是奴隶社会，为此，他不惜削足适履，断章取义。

为了党派利益，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甚至真的认为洋人的所谓经典代

表着真理。左派学者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人群起响应，力证此事。派外学者则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痛加驳斥，历史学界一时间战云涌起，羽檄交驰，十数年间，僵持不下。

中共建政之后，一切的学术研究都有了一个统一的基本框架——那就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于是真正水火难容的学术争论，悄然停止了——三代奴隶制的社会理论遂成定论。

政治上的封建制度，可以选择以奴隶制、农奴制、庶民制、个体自由民制等各种生产方式为依托。

由于战争频繁，封建社会倾向于拥有奴隶，有时还有很多——这个论点毫无问题。

封建社会的巨大活力，恰恰来自于它有许多的力量中心，许多的邦国部落。这些政治实体，这些政治实体所代表着的个人，因为人的生理本性，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剧烈的冲突、碰撞——从观念上，从语言上，从文字上（百家争鸣），从肢体上（到处都是游侠、武士、骑士），等等等等，最后就会引发全民族的战争。

上古聚族而居，血亲观念牢固，同族之间感情深挚。

古人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即使到了秦汉之后的地缘社会，小家庭早已出现，许多家族仍然是聚族而居——“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

所以，古人的血亲复仇观念是十分强烈的，把战争中的敌人，把杀害父兄同族的敌人，抓来杀掉，抽肠刮骨，食肉寝皮，理所当然，无人指责。如果把他贬为奴隶，从事苦役，则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

那是一个“每一个族众都作为部族的一员而战斗而生存”的时代。部族对内凝聚力很强，对外则排斥力同样很强，人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思想，根深蒂固，连殷商甲骨上的奴隶都要冠以族名。

然而，夏商周三代绝非罗马帝国。

从罗慕洛建国，招聚四方猛男，罗马就以强权著称。它从一开始就依靠对外征服，依靠从外邦、外族夺取财富，夺取土地、夺取奴隶来壮大自己。罗马征服者，“把所有能卖的人都卖为奴隶”。在意大利本土，奴隶庄园甚至排挤掉了个体农民，导致小农破产，兵源枯竭，使

罗马共和国的上层不得不依靠募兵来维持政权。众所周知，这正是“元首”君主制诞生的根本原因。

在内部关系处理上，因为地中海文明区，交通便捷，商业发达。各地很早就出现了“五方杂居”的“陌生人社会”。大家两眼一抹，把脸一黑，谁也不认识谁。为了和平合作，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直接民主，自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至少要比整天杀来砍去要强。经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完善，希腊、罗马那种分权制衡的精巧民主制度，自然会逐渐形成。

三代的中国社会，则与此大不相同。

夏商周各朝，甚至以前的所谓黄帝王朝，立国伊始就奉行民本主义，和平主义政策。以农为本，以地取财，顺天则地，自食自力。强调“一夫不耕，天下有饥”，“一妇不织，天下有寒”。强调安民、保民，以部族，国家，集体的力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抗灾，共同御敌。

对外则强调至德感召，和谐万邦，以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相号召，以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

三代都是宗法制社会，人民以血缘结合，国家以血缘，姻缘联合，斗争中的各国不是竞相占有对方为奴隶，而是相互融合。君主基本上就

是一个大家长。

按照孔老夫子的说法，三代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虽然“兵由此起”，开始有了兼并征战，但由于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些三代之英制礼作乐，“承天之道而治人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总体来说，还是个很不错的社会。

三代征伐的目的，无非是使归附各族“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唯仁之亲。”——像帝辛那样以掠夺奴隶为目的发动战争的混蛋君主，实属个例。

在血缘社会中，由于提倡孝道，提倡尊贤，权力自然要向父兄长辈、向德高望重者集中，等级制度，即由此而起。

三代社会，家国同构，天下之民皆为上天之子，而君王为天之子，长子的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历史课本中的第二个谎言叫做：“人类经过了“原始群”阶段”，并于十万年前结束，转入同辈群婚的血缘家族，最后转入族外婚的氏族公社。

问题是：

十万年前有人类吗？那是我们的祖先吗？就算有人类，你又如何能够知道他是怎么性交，跟谁性交的？难道挖出来的枯骨能告诉你，他的性史？

事实上，在最不开化的原始部落那里，我们都没有看到普遍存在这种性交方式。

“原始群”的含义等于是：父亲和女儿性交，爷爷和孙女性交。母亲和儿子性交，祖母和孙子性交——何以见得人类曾经有过这种制度？

乱伦现在也有，但我们就能据此推断，硬说古人经过了一二百万年的此种岁月吗？

说穿了，这无非就是那些所谓科学家看到猿猴性交后，推想类比出来的——在他们的想象里，认为人既然就是动物，那么最早的时候肯定跟猿猴也没什么区别！

有些中国当代学者，已经习惯于鹦鹉学舌，张口闭口还在说，三代是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劳动力都是奴隶。

我实在是搞不懂，那么多奴隶都是哪来的！

炎黄时代不用说了，战争之后就是融合，这谁都知道。

夏启是借老爸的光，也不用提。

商汤战胜夏桀，奴役夏民了吗？

商汤出征的时候，各国百姓若大旱之望云霓，东伐西怨，南伐北怨，原来都是想抢先一步当商人的奴隶呀！

商汤践天子位，还都，第一件事就是正告天下诸侯：如果你们不能勤于政事，有功于人民，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们，到时候可别埋怨我，说我没有提前打招呼。

也许有人会说，商汤奴役的不是外族，而是自己的本族臣民。

那么商汤宣布战时纪律时，又何必说什么，不服从命令就把你们降为奴隶？这不正好证明他们原来根本就不是奴隶吗？

如果王者把自己的血缘亲族都降为奴隶，那他打仗时依靠谁？

如果臣民是奴隶，盘庚迁殷前后又何必反反复复与他们商量，絮絮叨叨说个没完，自个决定不就完了。

——所以说，这种理论好像只有晋惠帝才能想出来！

殷商有奴隶这不假，但恐怕都是后来抓来的战俘奴隶，而且战俘奴隶，都是互相抓，并不是只有殷人才抓奴隶。甲骨文中，游牧民族前来骚扰边邑的记载就很多，他们前来，除了抢劫财物，恐怕大半是为了来抓人（以后历朝都是这样）。武丁登基后，连年战争，殷商的奴隶数量大增。到了殷纣王时代，战火连天，抓来的奴隶据说已经高达百万之众。只有在这种极特殊的时刻，农业生产的重担才有可能大半落在奴隶身上。——这时候的社会，以生产关系来定义，才可以叫作奴隶社会。

——这也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三代统统称作奴隶社会，即使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是完全错误的。

何况这个定义根本就不适用（那样历史得多么混乱！）。

因此，我们只用政治上的定义。

武王伐纣，同样也没有把殷人贬为种族奴隶；相反，他是古代的玻利瓦尔，是人民的解放者。

古书上说：“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民悦服。”——完全是解放者的形象！

扫荡各地，抓来的战俘，估计教育之后，也予以释放了，否则武王又怎么敢解散部队呢？

你把上百个国家的俘虏扣为奴隶，与之结下深仇，回头又解散自己的大军，那不等于是老先生跳河，活的不耐烦了吗？岂不是自我毁灭！

而且，回国之后，也没有听说这批人的下落。

所以史无记载，我们也可以来点推论。

当然，也许《逸周书》的这篇记载压根就是假的，这些所谓俘虏干脆就是子虚乌有的。

很多殷人在武庚的裹挟下，发动叛乱。这下子，一怒之下，周公应该把他们贬为奴隶了吧——答案却是出乎意料的：同样没有。

周公只是简单地把殷人分开，众分其力以弱之，而且是友民、顽民区别对待。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友民，大概都分配给了微子，让他们在

商丘老家建立宋国，并且给予极高的礼遇——诸君可以回头参看上一页周公以成王名义给微子的诰命，那真是热情洋溢，推崇备至！

参加叛乱的顽民，一部分去修建成周，并定居在那里，以便就近监管；一部分整族整族地西迁关中（并没有拆散他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陕、甘等地发现的西周铜器，有些族徽和铭文，证实就是殷商遗民留下的——他们显然也不是奴隶。

最后一部分殷顽民则分配给自己的弟弟康叔封，让他建立卫国，建都朝歌。

周公告诉他说：康叔封，我的弟弟啊！你英明伟大的父亲文王，历来崇尚德教，慎用刑罚，从来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他畏惧上天，尊重人民，所以才能受命于天；灭亡殷商，则是你的长兄武王努力的结果；你到了殷地，要遍求殷商圣明先王们，用来保护养育老百姓的各种办法。你还要深入思考殷商长者们探查民心的明智教训。你的职责就是宽大地对待王家已经接受、保护的殷民，也就是辅佐王家，揣度天命，革新殷民。

看待人民犯罪，要像自己生了病一样，人民就会抛弃罪恶；保护人民，要像保护婴幼儿一样，人民就会幸福快乐。

但对子不孝，父不义，兄不友，弟不恭的败坏天伦之人，就得严加惩罚，不能宽恕。

要努力施行德政，以安定殷民的心。要顾念他们的善德，宽缓他们的徭役，丰足他们的衣食。这样，人民安宁了，就不会起来责备你啦！

——周人对待起来叛乱的“顽民”、“迷民”，竟然是如此的宽仁！这和罗马帝国的暴徒们，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呀！

殷顽不但没有被降为奴隶，他们甚至还可以当官。

在《尚书·多士》中，周公告诉殷顽，你们到了成周，只要不再造反，完全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田宅，继续自己的事业。

你们在洛邑会有安乐，会有丰年的，你们的子孙也会兴旺发达。

在《尚书·多方》中，周公则告诉殷民，只要你们在洛邑干得好，我们周国就会大大地赏赐你们，把你们引进选拔到朝廷上来，让你们担任重要官职。

——奉行的完全是民族融合政策！

纯粹的理论分析，相当枯燥，相当令人讨厌，但既已上了贼船，我们就不得不完成它。

夏朝的治国理念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禹说：对待老百姓，只可以亲近，不能认为他们卑贱，我认为天下的愚夫愚妇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不愧是民选总统！）。

“王司（嗣）敬民，莫非天胤。”——王者继承帝位，就要尊重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是老天爷的后代子孙。

夏朝的老百姓：“众”、“庶人”、“夏众”、“家众”都是夏王的同族人，都是过去的农村公社成员。

太康因为“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而被推翻，后羿则“因夏民以代夏政”，并没有把夏民当成奴隶（他敢吗？）。

末王夏桀，之所以翻船覆舟，也是因为“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所造成的。

殷商的王族不必说，多子族是与子姓商王同姓而关系稍远的贵族，子姓之下有氏，氏下有宗族，宗族下有家族——这就是百姓，就是众，就是庶民。他们与贵族、王族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他们生活在大邑商等城市以及周围的农村公社，平时劳动，或者戍边，战时随王出征。国王的权力受到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的很大制约。殷纣王失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脱离自己亲族，再加上“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基层民众反抗的结果。

西周的庶人，也是公社社员。《周礼》规定：“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一夫百亩。“三年一换土易居”，以便苦乐平均。

“其庶人力于农穡”（《左传》），庶人有自己的工具，自己的份地，自己的住宅，自己的经济。他们耕种公田作为给国家的劳役地租——“先王制土，藉（借）田以力。”“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贵族，王族对人民当然有管束，有剥削。但由于有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掩盖，也由于在人民的恒产上有制度保障，下层民众的生活较之动不动就两极分化的后世，还是相当稳定的（所以“复三代之制”的呼声，震耳欲聋）。

那时候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很远，天子有大事，往往也需要征询国人的意见，还是相当民主的。

所以前人总结说：“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而私也（没有真正的个人私有），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而私也（也没有后代的绝对

专制)。”

本次人类的历史，所有地球人类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总体历史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历史，又是整个宇宙历史的一部分。

倘能刺穿历史的迷雾，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有规划，很早就有安排，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历史进程”——所有的一切都处在严密的监视和有效的控制之中。

正像我们个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同样有一个脚本，有一个基本的程序设计。沿着时间之轴，随着高级生命的不断操作，随着地球人类的不断反馈，脚本中的内容一一展现呈露。

然而，高级生命也喜欢以更省力的方式来操作，那就是借助于制度的力量。——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就是高级生命巧妙地借助于强有力的封建竞争制度的最好实例。

可惜现代思想家们功力有限，他们既达不到第一种认识，也未曾达至第二种，他们的分析还停留在各种具体要素上，停留在表面上。

对于欧洲的崛起，他们的解释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科学技术的

进步；战争机器的不停歇打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马克思·韦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马克思）现代金融制度的诞生；（费尔南布罗代尔）等等等等，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欧洲与整个世界的巨大反差，正好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

日本的迅速现代化，同样说明了封建制度的巨大潜能！——这种制度既能迅速创新，也能迅速接受。

其实封建制度到了末期必然爆发，必然会有文艺复兴。它在古代欧洲，古代印度，古代中国都曾经爆发过。

你现在取消删帖、封网，开放报禁、书禁，贯彻宪法上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允许民间自由办学。用不了几年，中国照样会人才汹涌，大师辈出，

科学技术犹如九层之台，都是累积而成。

正如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所说：“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我们如果现在去参观最早的蒸汽机，比如纽科门蒸汽机，恐怕一定会对它的粗糙简陋大感震惊！

但只要有竞争，只要制度鼓励竞争，甚至消极地说——不中止竞争，改进就会不断累积，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梦幻般的奇迹。

欧洲战争之剑，经过一千多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锻造，自然是锋利无比，但原因还用细说吗？

资本主义精神这种东西，阿拉伯人从不缺乏。作为地球上最世俗的民族，中国人当然更是不在话下。

所谓现代金融制度在它的萌芽阶段，与我们的山西票号到底有多大区别，真是令人怀疑。

至于大机器生产，作为生产力的代表，那早已是 1500 多少年以后的事了。那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制度的起源，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反驳一下这种可笑的生产力决定论吧：——“从世界历史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之后。

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谈话）。

巨大的生产力，根本就是制度引发出来的！——马克思的推断，纯粹是本末倒置。

13

封建制度的原理探讨完了，我们还是回归正题。

周公最后的大手笔叫做“制礼作乐”，这也是周公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周礼的内容，大都保存在《周官》、《仪礼》、《礼记》这三本书中，范围广大，十分繁缛，足以把我们的脑袋看大。

这是在周公摄政的第六年。他在称王的第七年退位，归政成王，自己则继续完善礼制。

《礼记》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因为成王已于成王五年，迁都于刚刚建好的洛邑（《何尊》为证），所以制礼作乐的主要地点也在洛邑。

礼乐制度，是大周王朝所有国家制度的统称。

它并不是我们的元圣脑袋里灵光一闪，刹那间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

对前朝制度的创造性继承，是鉴于夏商二代而损益之的结果。

因为古代大国必须采用金字塔式的政治模式，所以礼乐的核心是分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等各种内容。

古人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位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总而言之，一切都不能乱来，乱来就是非礼。

“乐”则是庙堂祭祀，朝中宴飨等场合的歌舞配乐。由于后来《乐经》失传，其具体内容我们已无从得知。

殷商早就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礼乐制度，只是“先鬼而后礼”罢了。

例如，周公为什么选择嫡长子继承制。这多半是因为殷商兄终弟及，导致了九世大乱，而康丁之后，殷商已四世传子，都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的缘故。

周公若坚决不让位给成王，这一世因为周公威望极高，大概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但后世必定会天下大乱的。周公毅然归政，既是道德高尚

的表现，也是智谋深远的呈露。这是他为姬家王朝和天下百姓作出的牺牲。——“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王国维）。

周天子的位子是定好了，有条不紊，有章可循。

别的兄弟怎么办？总不能嫡长子吃肉，别的哥哥弟弟们干看着吧，于是就得儿有分封。嫡长子当天子，别的兄弟出去另立门户，当诸侯。

这其实也是殷商的老法子。从史籍和甲骨文上看，殷商的爵位已经相当完备。有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的爵位。商王也分封了相当数量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建立了不少新的方国。譬如说，有攸侯、周侯、杞侯；有沚伯、易伯、宋伯、羊伯；有雀男，有微子、箕子等等。

《诗经·殷武》上说：

“天命多辟（上天命令各国诸侯），
设都于禹之迹（立国在大禹平治的土地上），
岁事来辟（每年按时来朝覲）。

下面一段则曰：“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直接点出了“封建”二字！

商王还曾多次到各个诸侯国去狩猎，诸侯则须上前述职，这大概就是

巡狩制度的殷商形式。

商代亦有大宗、小宗的区别，当时叫“大示”、“小示”，周公把它改造成了严整的宗法制度。“宗法即兄弟之法”，嫡长子为大宗，余子为小宗，在诸侯国，则诸侯为大宗，余子为小宗。以此类推，层层分封，化家为国，政治与血缘完全交织成了一体。

如果说希腊、罗马偏向地缘政治，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则更加倾向于血缘政治——君臣关系都是从亲缘关系推论出来的。

周公制礼，更是大大加强了这一倾向。

孝亲是中国人的道德本位，由孝亲推而忠君。父为家君，君为国父，“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同宗子孙由于血缘亲疏自动编排出尊卑等级。温情脉脉的血亲面纱往往掩盖，甚至淹没了阶级关系，三代就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的下层起义。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与我们今天截然相反。

王国维说，宗法制度的目的，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这就是周公制礼的目的。

周公制礼，对于刑法则“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后来孔夫子提倡礼

治，反对法治，正是继承了周公的衣钵。

近代马教学者使用欧美的进口概念去生搬硬套古代中国，往往是凿枘难投，驴唇不对马嘴。而经过近现代西方文化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对于我们的祖先，则基本上已经不能理解了。

周公摄政了七年，大约是在公元前 1036 年左右，成王二十岁，已经成人，可以独立听政了。应该是在宗庙内举行的隆重冠礼上，周公正式把周天子的大权交还给了成王，自己则退居臣位，被任命为太师，辅佐成王。

周公归政前谆谆告诫成王：要关心小民疾苦，要懂得稼穡之艰难。不要纵情声色，不要游玩田猎，不要贪图安逸。老百姓心里有了怨恨，开口咒骂你的时候，不要去报复人家，而是要反躬自省，检讨自己的不是。决不要乱罚无过之人，绝不能乱杀无罪之人，否则你就会众怨丛集，成为大周的不孝子孙。

周公归政不久，又有小人在成王的耳边编造周公的坏话，成王毕竟年轻识浅，也开始疑惑起来。周公一气之下，自己逃到了偏远的南方楚地——这就等于是自我放逐，告诉成王，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野心。

这时正好是秋天，田野上谷物成熟，但还没有收获的时节。有一天，天空中雷电大作，刮起了阵阵狂风，把田野里的庄稼吹的遍地倒伏，把许多的大树连根拔起。周国的君臣百姓见了这一幕，大为惊恐，意识到是朝廷有了失政之处。

成王和大臣们赶紧穿上朝服，打开放册书的金滕宝匣，准备向上天祷告，询问因由。不经意间，成王发现了周公先前放进去的两份册书。一份是武王重病时，周公请求上天，欲为武王代死的，另一份则是成王小时候，得了大病，周公亲自剪自己的指甲沉于黄河，请求河神，欲为成王代死的。成王见了这两份册书，如雷电轰顶、目瞪口呆，继而嚎啕大哭、痛悔不已。

他马上命人去接回周公，自己也恭恭敬敬，亲自出郊，备齐法驾卤簿，去迎接四叔。叔侄相见，相顾而涕，亲情流露，各诉衷曲，真是恩礼绸缪，备极欢洽。一天云雾，完全散尽。

两人在群臣的簇拥下，扬鞭策马，携手还朝。说来奇怪，这时候，大风的风向也开始反转，倒伏于地的庄稼又都立了起来。这一年，大周天下，又是一个大丰收的好年景。

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有不少的所谓聪明人跳出来指斥说，“金滕代死”完全是一场闹剧，那是周公这只老狐狸埋下的伏笔。连

这种小小的把戏都识不破，可见周成王真是缺心眼的！

——唉！要不在下怎么说，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古人了呢，这不就是十分鲜明的一例吗！

周公致政三年后，回到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他遗命说：我死之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明我依恋成王的至诚之心。

几天后，周公薨逝，在赶来迎接的众神陪伴下，他的真灵上升天界，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接收自己应得的无限荣光！

成王把周公葬在毕原，葬在了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身旁，以表示自己只是后生晚辈，岂敢以功盖天地，德被万世的叔叔为臣子。

成王给周公上谥号为“周文公”，以彰显周公重光天下，制礼作乐的辉煌功业！

命令周公次子君陈继任为下一位周公，辅佐王家。特命周公长子鲁公伯禽可以郊祭文王，可以使用天子礼乐，以褒扬周公大公无私的美德！

由于周公制礼作乐，为大周王朝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典章制度（仿佛拿破仑法典）。由于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中央与地方，

王侯与百姓的关系都有详明的礼制可以遵循。西周王朝在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周康王时期，进入了自己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史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是中国历史在殷商的武丁治世之后的又一座巅峰！

周公一生的艰辛奋斗和伟大创造，为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极其深远！

“文圣人”周公回天去了，“武圣人”姜子牙此时却正在把自己的国家齐国治理的蒸蒸日上、风生水起。

姜太公大概经常要在王都和齐国之间两地奔波。此际的太公已经被大周朝君臣和齐国人民奉为神明，号称“天齐至尊”，《封神演义》大概就是由此滥觞。

太公寿命很长，逝世回天时已是周康王六年，大概已经是一百一十岁左右（公元前 1015 年）。他卒于镐京，归葬于文王、武王陵旁。

这位伟大的左群文星（四大八方有文星，品物咸亨一样形）被接回天之后，回到了左龙身边。两人联袂并肩、畅谈终日，又开始规画下一生的轮转之事。

本篇到此就结束了。

最后

有人问，为什么鄙人说的几个帝王都是“龙”，而不是其他的神兽呢？当时在下未经师父允准，只得含糊回答。

现在，既然师父已经允许，我就来彻底澄清此事。

我所说的左龙，严格说来，根本就不是龙，也不是其他神兽。他其实就是一个神，是从我们的大宇宙最高主宰身上分析出来的一位真神（也可以说是他造的）。他的层次极高，远在一般神佛之上，属于超高级生命。

我们的大宇宙有许许多多空间，有许许多多层次。每一个层次看下面的层次，有如中学课本上的基本粒子（严格说来是没有什么粒子的）。整个宇宙之庞大复杂，若尝试加以思考，足以使我们凡人的头脑，陷入崩溃！

佛经与道典已经暗示了超级生命存在层次，譬如提出阿弥陀佛，大日如来这些大佛。但由于这是天机，也没有明示。

宇宙最后、最高的层次，修炼界称为原始神，也叫上帝（并非基督教

的上帝)。祂其实就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灵气团，但祂是活的，在宏观上控制着整个宇宙的一切，主持天道的至尊神可以说就是祂的一个化身。

人道的无数行星则由左龙负主要责任，作为上天的爱子，他造化并统治着无数的人类。左龙的三个弟弟则从旁协助他。

左龙的身上带有一种先天罡气，刚猛凌厉，威力无比。这种罡气往往会在左龙这个人的身后幻化出一条金龙的形象，非常凶猛、令人畏惧。

所以，天上概以真龙呼之。

很多天神身上的气体都会在他们身后幻化成各种动物，比如麒麟，比如狮子，比如狼，比如白兔。事实上他们都不是动物，把他们说成是某某动物，其实是带有玩笑色彩。

——当然，天上也是有很多动物的，但这是两码事。

我们说超级生命也存在层次，只是说他们在功力，修为上有差异。在神格上，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在超级生命那里，并不存在真正的等级社会，一切都靠至德感召，是极其自由的。除非你魔性大发，想毁了宇宙，大家联手制止你。

左龙是天子，其实我们所有人也都是天子，也都分有宇宙本体的一部分，分有上帝的一部分。区别仅仅在于秉气薄厚有所不同而已，但经过无止境的修炼，我们的秉赋也会越来越厚，有些古佛，古神也会达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所谓左龙的统治，说穿了，也就像是长子下来帮助余子，因为早期的人类并不成熟，需要扶持和帮助。武王这次做的就很好；有时候做的则不大好。总在人类里混，也被污染了，起了贪心恶念。

人类成熟以后，采用民主制度，不需要帝王了，左龙或者其他的龙，其他的神灵，再出生时，就很有可能改换一种角色。他们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家，可能是启迪人类的杰出思想家，也可能是其他角色。但左龙第七次轮转，落在中国，已成定局（看了这句话，诸网友应该能够了悟此意）。

左龙分身极多，而无数次分身的结果，势必会导致分身的功力衰减，质量下降，因此乍看上去，左龙好像与地球上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在能力上也相差无几，有时似乎还不如他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假象——因为如果别的神灵也能这样分身的话，恐怕早就把自己分零碎了。

左龙下来的是一个分身，又要把所有功力拿掉，无怪乎人们有时把他

与“天龙八部”中的“天龙”混为一谈。

但二者之间的差别，细心体察，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真正的真龙，观其文辞，则英华秀发，波澜浩荡，仿佛天纵，若有神助；观其气概，则睥睨万物，吞吐天地，有迥超三界，稊米宇宙，不可一世之慨！

相比之下，神兽算老几呀？

——二者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原始宗教成千上万，几乎哪个民族都有，绝大部分的宗教都主张是自己的主神创造了人类。

然则创造人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创造人类只是简单地创造出人的肉体吗？

我不愿意去攻击原始宗教或者神话传说。

但老实说，一般的神佛根本创造不了人类，因为造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很多先天的东西都必须压入人体，譬如，时间感、空间感、美感、基本的道德法则。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些配置，送下来的就不是人而只是人形野兽。但整件事极其困难，需要极高的功力，如果不是宇宙众神中的顶尖高手，想要做好这件事，还真是非常吃力。

宇宙间的高级生命我们可以统称为神，也可以把他们狭义地分成佛、道、神、魔各派。地球上的道家、道教实际上就是由上界流衍而来。

在很多有人类存在的行星上，都有道家、道教的存在，这其实就是道家神灵下去教化的结果。

高级生命帮助人类的最高境界，叫做参赞天地化育。

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都是道家最杰出的人物。

与其说他们是从地上修上去的，不如说他们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当然他们也可能表现的和我们一样，和我们凡人一样投胎转世。

人类在最原始的时候，在两三万年以前，禀赋都是非常淳厚的，生而为人、死则归天，基本上不需要教化。

其后智识渐开、秉炁转薄，人类开始慢慢沉沦。

高级生命看见这种情况以后，悲悯众生，也开始派人下界渡人。因此，在上古时代地球上就已经有了仙人，也已经有了学仙之人，他们比我国传说中的广成子等人要早很多。

地球上层次最高的道家真人，其实上早已成为超级生命，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做一个大千世界的法王，甚至得到更高的地位。

他们可以任意居住在地球上，居住在外星，居住在各个天国。有些天国甚至都有特意为他们建造的住所（有特定的名称）。

如果他们愿意，几乎可以任意会见各个层次的高级生命，浏览天上信息库中的各种图书和影像资料。为了特殊的目的，甚至可以下传。

按部就班修炼的地球上的修道者，要想达到这种层次非常困难（也有达到的）。要想突破宇宙间的重重阻碍，得到高层天界的各种信息也很困难。

我说上面有图书馆、资料库，恐怕是没人相信，那么请诸君参考一下以下的材料。

看过《天龙八部》的人士都知道：王语嫣家的曼陀山庄里，有一个家庭图书馆，叫做“琅嬛玉洞”，里面都是武林秘籍。

这显然是从元代伊世珍《琅嬛记》中得到的灵感。

在《琅嬛记》中，西晋张华（《博物志》作者）偶然进入了一个秘洞，每室各有奇书，惟一室屋颇高，封识甚严，有二犬守之。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也就是说，里面都是天书。

阿根廷作家乔治·路易斯·博杰斯曾经写过一个有名的短篇小说《圣经图书馆》。他描写了一个奇妙的图书馆，里面拥有宇宙间一切知识和信息，甚至还有“关于未来的详细历史”，仿佛是美洲的《琅嬛记》。

所有人都会说：你说的只是神话故事啊！但神话故事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包孕着真理呢？

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856年 - 1943年）则直接告诉我们，天上有图书馆、资料库。

拼摘一段网上的话：

科学界有一个普遍共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公认的旷世天才：达·芬奇和尼古拉·特斯拉。

1882年，尼古拉·特斯拉继爱迪生发明直流电（DC）后不久，发明了交流电（AC），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并创立了多相电力传输技术。

1895年，他替美国尼加拉瓜水电站制造发电机组，致使该电站至今仍是世界著名水电站之一。

1897年，他使马可尼的无线电通信理论成为现实。

1898年，他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艘无线电遥控船，无线电遥控技术取得专利（美国专利号#613.809）。

1899年，他发明了X光(X-Ray)摄影技术。其他发明包括：收音机、雷达、传真机、真空管、霓虹灯管、飞弹导航、星球防御系统等，是一位发明了交流发电和供电系统的天才发明家。

这位发明家还发明了无线电的基本装置：荧光灯、遥控制导装置、可调机械振动装置、短距离无线电输电装置等。特斯拉率先提出的概念有电子显微镜、激光、电视、移动电话，互联网和许多其他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

神秘的“通古斯大爆炸”，据说就是他的杰作。

尼古拉·特斯拉不仅是一位发明家，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特异功能并力图解释其功能现象的人。特斯拉在国际上特别受到崇拜，国外至今还有很多人探索他那些失传了的技艺。而他在百年前制造的设备，随着他的死亡而毁灭，至今无法复制。

当代的许多人，把他当成神灵一样进行崇拜，称之为“特神”！

在自传中，尼古拉·特斯拉说：“……在宇宙中的任何一小部分，都包含着整个宇宙的所有信息。在其中藏着的某个神秘的资料库又保存着宇宙的总体信息。我只是很幸运的可以进入这个资料库，去获取信息而已。”

“太空中存在着一切东西的核心机密，它是我们知识和灵感的来源。我没能彻底了解这个核心众多的秘密，但它的存在不容置疑！”

各位网友可以回顾在下论述《易经》那段话：周易的占卜，就是从宇

宙阿赖耶识中提取信息。

这个“阿赖耶识”其实就是大道本身，强调阿赖耶（藏）不过是强调道体本身还有能够储存巨量信息的一面。特斯拉所说的第一句，正是占卜得以成功的缘由。

这个道体表面上若有若无，但在高级生命的眼里，它是毫无孔隙，极其均匀的。这就是科学家们以前所说的“以太”，是一种遍布宇宙连续介质。

他的第二段话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宇宙并不仅仅有一个资料库，而是很多。很多的天国，佛国都有自己的资料库，好比我们所说的县级图书资料馆、市级图书资料馆、省级图书资料馆、国家级图书资料馆。

由于尼古拉·特斯拉的知识直接来自高级生命的输入，他的很多观点是值得重视的。譬如：

一、以太理论。这个理论科学界早晚会重新认识的；

二、我们可以从宇宙的任意一点获取能量——其实高级生命修炼利用的就是这一原理；

三、平行世界理论，不同的振动频率构成不同的物质世界（物质就是波），它们共存于一个空间（佛经中早就说过，一室千灯，互不干扰）；

四、道德规范是宇宙的法则（佛经中早就说过）；

五、宇宙的最大速度决不是光速（佛经中同样说过）；

六、“太阳系有防护罩”，公元 2005 年，无人太空船首次证实太阳系的内圈皮壳至少有九十亿公里，且至少有五层。这就是宇宙中的一种能量栅栏。也就是本人在上面所说：“宇宙间的重重阻碍”之一。

七、共振规律是宇宙最普遍的自然规律（因为一切都是波呀！）。

现代物理学所认识的真空，其实已经十分接近佛学的洞见：“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也证实了老子所说无中可以生有。

实验证明：即使我们把一个空间的气体全都抽干，还是会发现不时有基本粒子在真空中出现又迅即消失——无中生有。

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物理上的真空实际上是一片不停波动的能量之海。当能量达到波峰，能量转化为一对对正反基本粒子，当能量达到波谷，一对对正反基本粒子又相互湮灭，转化为能量。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能量保持不变。

现代量子场论告诉我们：每一种粒子都对应于一种量子场，粒子就是对应的场量子化的场量子。当空间存在某种粒子时，表明那种量子场处于激发态；反之不存在粒子时，就意味着这个场处于基态。因此，真空是没有任何场量子被激发的状态，或者说真空是量子场系统的基

态。

超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不是象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这样的粒子，这些看起来象粒子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小的弦的闭合圈。闭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就给出这些不同的基本粒子。

从本质上说：物质就是能量的振动，就是波。

正因为如此，所以佛经才说：真如佛性，非有非空，色空不二。

这大概就是张伯端真人所说：“见了真空空不空，圆明何处不圆通。”

至于佛经所说：一切都是虚幻的。它应该指的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这其实是怕我们执著，不能成佛。其实到了佛的境界，肯定还是另外一种存在形式，佛经上不是说：涅槃尚有常乐我净四德吗？

网上有一篇文章，我认为很有见地，要点供诸君参考：

“以太场是通统、和化一切的最基础存在，是宇宙及其所有物质的基态，是一切存在和现象的最终本质。

从根本上说，宇宙间除此永恒的活的以太场外别无任何存在，以太场

合和运动形成时空，形成一切事物、一切现象。

也可以用现象学的话说，“表层（现象）以下无物存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以太场的“物化”或“幻相”，而本质只有唯一的以太场本身——我们所认为的“物质”（现代科学中的实物和各种场），充其量只是对以太场运动结构人为给出定解条件（序参量）的大泛定方程的定解，“非线性统一场方程的定域脉冲解”（爱因斯坦语）。

把以太场称为“一”、“纯有”或“无”、“空”——“纯有即无”（此句为黑格尔哲学名言，而佛教之“空”本身就是“真如”的），称为“道”、“道体”、“气（炁）”、“永恒活火”、“数”、“最高实体”、“单子”、“绝对精神”、“物质”、“存在”、“本体”、“造物主”、“宇宙主宰”等等，都能表达它的一定深意。”

——以太理论的复活，在鄙人看来，乃是迟早之事！

特拉斯确信：

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大到银河系，小到电子，都具有智能。整个宇宙也是带有智能的有机生命体。

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有思想的。

来自印度的瑜伽大师维维卡南达描述说：

“他对电就像是对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一样，他和它交谈，命令它。”

“毫无疑问，它具有最高水平的灵性，他能召唤来我们的神。在他多彩的电光里，我看到了我们所有的神，毗湿奴，湿婆，……梵天的存在。”

“我与来自上帝的最高层次的人通了话。”

——这与修炼到法眼层次的修炼者的认识完全一致——所有物质都是活的！

尼古拉·特斯拉的宇宙观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下面是网上文章的摘录，谨供网友们参考：

“别的行星上有生物，这是确凿无疑的。”——特斯拉说。

“特斯拉认为，星际间通信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将来总有一天，必定会发现宇宙当中还有别的人类，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工作、受苦、拼搏，这会地球上的人类带来神奇的影响，并为建立宇宙的大同世界和人类本身一样长久存在的宇宙大同世界奠定基础。

特斯拉充满了乌托邦般的幻想：地球摆脱了饥饿和劳苦、进行全球通信轻而易举、天气可以控制、能量取之不尽、光源用之不竭……还很重要的一点：与他所说的在别的行星上存在的生命形态取得联系。特斯拉认为，有火星，那是确定无疑的。”

文章的作者评论说：

“他的成就在过去的 100 年里悄悄的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改变人类世界，改变人类的认知，颠覆我们所知道的学院派物理理论甚至人类历史. ……”

他是一位堪称“神的代言人”的科学家，他揭开了电光火球状 UFO 之谜，他是人类第一个通过科技手段研究外星文明的科学先驱，他是世界 UFO 科学之父尼古拉·特斯拉。”

总而言之，上面有图书馆，下面有人可以上去，或者接收。就是这么回事——爱信不信吧！

人间的科学基本上都是传下来的，譬如，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就是梦中所得，几乎所有科学家的灵机一动其实也是这么回事。

宋代的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说：天上的道经在写好之后，都秘密收藏在天上的“七宝玄台”，有缘者方得仙人传授（请参看上面所说“天上有图书馆”）。

王重阳的弟子郝大通真人，曾得神人梦中传授《周易秘义》一书，从此占卜算卦，十分灵验。

——这也证明了在下在本文第一页所说：《周易》另有秘义，并非天上的原文。

但“天上重道不重法”，过分的崇尚科学弊多利少，那种东西很可能让你今生的考试不及格。

如果科学发达到了可以直接与高级生命对话的地步，文明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人类历史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地上的东西，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宗教和科学都是这样。

网友诸君慢慢分辨吧！

当代中国人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若能复得天眷，自然能够开先天未有之境，立百代不刊之论，启地球一统之机。

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来的当代英杰正复不少，只是许多人自己并不知道。

人是符号的动物，参照某种更完善的文字，改造汉字，以便为世界的基本符号统一奠立基础的工作已经完成一大半，为此本人花掉了十几年时间。

这就是中国崛起在文化上的创新之一。

左龙的第一次轮转就写到这里吧，感谢各位网友的大力支持！

本人在此叩谢！

（全文完）

附录

崔治平作品集

- 《人类从哪里来》（2010年2月24日）
《真龙天子的七回轮转——祖龙》（2010年5月18日）
《真龙天子的第二次轮转——秦始皇帝》（2011年3月21日）
《什么是“千年王国”》（2010年11月12日）
《上天为什么要创造美国》（美国的历史使命）（2012年6月20日）
《中国崛起，台湾至关重要》（2012年2月29日）
《叙利亚战局走向》（2012年8月12日）
《宇宙的秘密》（众神眼中的宇宙）（2012年9月22日）
《太阳系与地球的起源》（2012年12月7日）
《是谁创造了生命》（2013年1月29日）
《「正义论」简评》（2013年5月1日）
《柏拉图政治理论概述》（2013年5月9日）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2013年5月21日）
《伊壁鸠鲁学派与社会契约论》（2013年7月4日）
《斯多葛哲学与自然法》（2013年8月16日）
《终极答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2014年2月14日）
《论「旧约·创世记」》（2014年5月26日）
《天赋人权都有哪些》（2015年2月12日）
《各国宪法中几种“权利法案”之比较》（2015年7月20日）
《宪法与国家机构》（2016年8月17日）
《近现代欧美政治学名著泛读》（2017年8月6日）
《“汉末三国”这个历史时代，到底特殊在哪里》（2019年03月4日）
《东汉末年的名士、隐士——庞德公，到底是何方神圣》（2019年4月6日）
《宇宙中反物质消失之谜的破解》（2018年10月23日）
《盘古、伏羲的原型是谁，创造本期人类的那一位到底是谁》（2019年7月1日）

短文

- 《潼关道的形成》
《幸福是什么》
《现在是盛世吗》

诗集